

#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1714

1714

1714

1714



MG  
D441.9  
1

英國喬治著  
胡學勳譯

研究會叢書

女  
人  
的  
故  
事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1923



3 1798 3051 2



# 目次

## 第一章 歷史以前的婦女

- 一 緒言.....一
  - 二 新石器時代.....二
  - 三 戀愛.....五
  - 四 新石器時代的家庭.....一
  - 五 接吻.....二四
- 
- ## 第二章 族長政治時代
- 一 古時的巴力斯坦.....二七

二 國家的建設.....	三〇
三 道德律.....	三四
四 婦女的地位.....	三六
五 一個猶太的少女.....	四一
六 妻的由來.....	四三
七 枕近的爪哇.....	四七

### 第三章 崇高與偉大

一 往古.....	五〇
二 貴婦人的由來.....	五五
三 希臘的主婦.....	五八
四 賴娼妓的救濟.....	六〇

五	古羅馬	六四
六	留克黎逾	六七
七	程度的提高	七〇
八	婚姻	七五

#### 第四章 曙光

一	基督教	八〇
二	真義	八五
三	婦女的地位	八八
四	婚姻	九二
五	基督教生活	九七
六	黑暗時代	一〇〇

## 第五章 再生

- 一 文藝復興期……………一〇七
- 二 脫魯巴陀……………一〇九
- 三 風化與世道……………一一三
- 四 躊躇……………一二九
- 五 教育與感情……………一二四
- 六 奇才……………一三二
- 七 宗教改革……………一三五

## 第六章 批評的時期

- 一 十七世紀……………一三八



二 『人類生就是善的』……………	一四八
三 幾個出名的婦女……………	一五六

## 第七章 反抗與尊嚴

一 初期的反抗……………	一六六
二 結婚生活……………	一七二
三 工作……………	一七六
四 亞美利加……………	一七九
五 尊嚴……………	一八一

## 第八章 到將來的路上

一 正式的反叛……………	一九五
--------------	-----

二	男性同盟者	101
三	戰鬪派	111
四	現在與將來	116
	跋	123

# 第一章 歷史以前的婦女

## 一 緒言

讀者當涉獵此文時，須先認知婦女全部歷史的縮寫和白描，是一件困難的事。著者的願望，想把婦女的智能和婦女的地位，從最初回憶的「猿」以至居里夫人之間連續着的過程指示出來。

因此著者覺得自己處在兩重的危險之間。他會被迷在對於女性心理發展毫無影響的一大堆零碎事件裏面；在別一方面，或者會忽略了他考慮着的時代的環境，因而把清楚的描寫婦女進化所必需的事件遺漏許多了。

所以這見得是需耍了，如果只寬泛的講，便是要指示婦女所以自覺的概況，竭力給

她一個顯明的地位；尤其要努力表明的，不單是婦人在各時代中的地位，更其是與那些地位有關的情形。這便是說，主要的目的，不在充分的描寫一個歷史以前的婦女和描寫一個麥利安多尼德（Marie Antoinette）——譬如說：却在乎表明婦女的地位在各時代的如何差異，和婦女的身分如何增高。讀者必須記得：幾千年來，差不多直到現在，無論那一種婦女地位的研究，是研究着戀愛，婚姻，和產兒；當婦女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發展起來的時候，讀者的忍耐便也急迫起來了。同時，這也是很明白的，婦女的智能革命並不是一件新的事情，我們必須遠遠的回溯到希臘，羅馬去找尋，而且也許在人類歷史的朦朧的區域裏面。

## 二 新石器時代

人類的歷史已經非常久長。他的起頭，我們只能一瞥，在這里要考究古人的發達是不可能的。惠爾斯（H. G. Wells）已經勇敢的搜羅在他的歷史大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裏面了。很可以說，我們現在不相信人是從什麼叫做猿的東西變化出來的。要不然，這也是一隻高等的猿罷。人類的起原和猿不同；這是可以臆測的，在某一個時候，譬如說四萬年以前，有各種的猿并且也許有各種的人。境遇殺死了幾種，境遇優容了幾種，這被優容的人類的支脈便是我們的根源了。

在那麼遠古的時期，婦女和男子同樣的是動物的一種；存在於男女間的差異和現今存在於雄虎和雌虎間的差異一般。那個時代是充滿着不確定的事情。我們須得遠遠的過去纔達到這一點，在這里纔有所謂婦女問題，在這里男子感知婦女纔和雄的感知的有些兩樣。因此我們必須酌量一個較近的歷史以前的時代，這便叫做新石器時代 (the neolithic period)，說是起於一萬二千年以前。在那個時代之前，世界上認知有人。遠在二萬五千年之前，世界上認知有相當的進化樣子的人了。那就是叫做古石器時代 (the paleolithic period)。那時的痕跡我們有些找到。惠爾斯想：那時的民族能够養馬，但再沒有別的家畜了；他們知道怎樣好好的繪畫和油漆；他們用飾物、食品、和武器來埋葬

他們的屍體，所以他們是有不朽或長生的模糊的意識了；他們有很好的燧石的武器和精美的槍矛；他們能够整理一隻貯油的燈；他們是獵人，但一點不知道耕種；他們沒有陶瓷，也沒有建築，或者祇有皮製的篷帳。

顯然的，在這麼古遠的一個社會，我們不能夠估量婦女的正確的地位。我們最好置身在那個新石器時代，纔可以知道得多一點。這是在一萬二千年以前，我們找到有養狗、牛、羊、豕等家畜的人類了。惠爾斯想：他們定能耕地和種麥，雖然他們的大多數仍靠着漁獵生活。到後來，人發明了弓矢；他磨琢石製的器具和武器，有柄的斧。他知道怎樣的紡織，造網，和製陶瓷。他大概住在湖邊。他的言語簡單；大概當一個物件在他的心裏發生一個意念時，他纔思想。他懼怕他自己部族的長輩，便是那管有所有的婦女的領袖。從接觸婦女的禁忌便發生近親禁止律的根源。

於惠爾斯的這個顯明的解析之外，著者也得加上幾句：那時候的人發見了蔬菜，和狗發見草的價值一般。他也必定認知了鹽，猶如現今的一羣一羣的鹿很遠的走去吮吸

天然的洗滌物，他會和用藥一般的用鹽，却不會和在食物中。除上述的幾種獸類以外，馴鹿和牛也是有的，而且必定還有更小的動物。在那時候，凡是人能殺死的，都是他的食物。

### 三 戀愛

在一個小湖的中央，也許在密奈瑣達，也許在瑞士，站着一座湖心的住宅。許多互相接連着的篷帳羣聚在一座平臺上面，這平臺是用木樁架起來的，並且有一條橋通到岸上；橋面在晚間可以移開，這樣居住者纔可以安然睡覺，不用忌憚野獸或侵掠的人。少數的小船，木榦被火鑿空了的，用皮帶縛住在木樁上面。這是早晨。在火的上面，這火因為發火困難的緣故，從沒有熄過，婦人們把放在夾鏟上的一塊一塊的肉烤着。克利夫 (Kliff)，部落的長輩，看守着她們，肩上荷着一枝長槍，手裏握着一枝棍棒，這是預備懲罰偷懶的婦人，或者趕走那膽敢用手指去蘸落下的脂肪的一個貪饞的小孩的。

克利夫是住宅裏面唯一的成年男子。他是非常高大而且精壯，他的淡棕色的皮膚

被太陽曬焦，而且纏着攪雜少許灰色的黑頭髮。他的頭髮長長的，編成奇怪的式樣，用貝殼和乾的紅漿果裝飾着。他的臉上和身上烙着各樣的獸像，他又惺忪又清醒的坐着，而他的婦人們則非常忙碌。這些婦人們，大概有半打是完全長成的，和一羣小孩子，男孩和女孩，全都赤着身，環集在住宅裏面。婦女們祇著那從野獸身上拿來的縫紉，和她們自造的髮飾。有兩個翻着那笨重的炙鏟，一個交腿坐着修理一張網，別的一個重換一枝槍柄。還有一個，用一根叉形的枝條，掃起昨夜喫剩的野獸的臟腑，丟到湖裏去。年長的小孩們，小手裏握着尖銳的燧石，不停的磨成刀片和斧口。在這一切的工作上面，勇武的獵人和全體的主人的克列夫給予懶懶的一瞥。他被飢餓占據着，貪饒的嗅那烤着的肉。他寬容的注視着兩個小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那男孩用一枝小棒試着擊那假扮水獺的小女孩。有時男孩擊女孩太利害了，但她並不號哭。她像一隻小野獸的奔向他來，抓他的臉。他們滾着，克列夫看得笑起來了。他是人。他能夠笑，發出一種別的動物不能夠發的聲音。他看了一會，那女孩賽而（*Wan*），把兩個小孩子拆開來，捏緊拳頭擊着兩人，他們這纔



咆哮着跑開了。他承認賽而是可愛。她和她的年紀一般的高大，大概十三歲，纖弱，但已是一個婦人了。她的捲縮的黑髮圍成一個卵形的面龐，有小小的口鼻和黑而帶笑的眼睛。克列夫喊了一聲，她立刻答應了，走向他去，俯着頭。克列夫沒有野蠻的神氣。他一隻手握住她的臂膀，賽視着。這瞬間，年長的婦人們脫下夾鏈，把肉塊放在一隻乾泥的碟子上面。克列夫忘記了賽而，對着肉塊俯下去，他便開始放肆起來，把碎片塞進嘴裏去。所有的孩子們都走了進來，和婦人們一起的侍候着，到那領袖喫飽了為止。

賽而不是常常有工作幹的。有時要磨的石頭沒有了，而她又太年輕，不能做那削木榦或捕魚一類的工作。她走出去到平臺上面，汎覽全湖，那邊有微薄的藍色的雲霧罩住了樹叢。天氣柔暖而且溫暖。她覺得快活了。她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於是她覺知一個欲羅要和她的姊妹瑞格 (Nura) 遊嬉去了。她叫做瑞格，因為她是這樣的肥胖，正和賽而的得名因為她有像一條魚般游泳的才能一樣。瑞格的習慣很有規則，飯後一小時，她老是在婦人們的篷帳裏面的。賽而叫她，沒有回答。賽而不會想到瑞格，或者不在裏面；她斷定

是瑞格不肯回答。她便沿着吊橋走過岸上去。她有些害怕了，因為她知道會有人來捉了她去。可是她喜歡纏在髮間的紅漿果已經失却了。她爲着自己的緣故喜歡紅漿果，當牠們在她頭上時，她便覺得高貴了。

好幾天過去了。克列夫忙着打獵，因為近來捕魚不大佳妙，而且他打來的一隻野牛沉落到湖裏，再也找不起來了。養而已經理會得克列夫的接觸了。她已經到了走進婦人的篷帳裏面做克列夫的一個妻的時候了。這個意識在她內部不發生怨恨，也不發生抵抗。她是這麼熟知了生和死，至於不會發生什麼奇異了。至於克列夫，他是他，是領袖，不但必須服從的，而且也沒有人反抗過他。和她在一起的祇是些小男孩們，從沒有男子攪擾過她的。她記得在不久之前，她的一個兄弟，比她長的，曾被克列夫殺死了拋到湖裏，因爲他親近了一個婦人的緣故。她知道別的人也會脫離了住宅，到外邊去自己找尋一個妻。在一個部落裏，只容許有一個男子；一個男孩子長大到需要一個伴侶的時候，他不是離去便是死。

現在，她一壁沿着岸走，一壁運用着簡單的思想。天氣正熱。這里有幾顆漿果，但牠們是枯萎了的，不中她的意了。一條蛇攔住她的路；她不去觸牠，因為牠是不好喫的。當她向住宅回來時，她看見短樹叢中有什麼東西，使她喫驚而且受着刺戟了。這是一個陌生人，他遠遠的站着伺候她。他不是屬於她的部落的，因為在他的臂上她聽見一個新奇的烙印。因此她恐怖而麻木了。他曾把她捉了去。但在他的臉上，畢竟有什麼東西使她停住了。他是恩太（Antar），大概十六歲，但已和成人一般的健壯，他是新近從他的部落透出來的。賽而使得他歡喜，把她捉住的衝動臨到他了。但她離吊橋太近了些，穿過短樹叢，他便望見克列夫的背身，一隻肩上升着槍。他在恐怖和欲望的中間躊躇着；而賽而，恢復了自制，跑向吊橋去，消失在一個篷帳裏面了。

恩太不能把她丟開他的心。他沒有美的評判。他不知道她是美麗。她是一個女子，他娶一個女子罷了。而且，她的吸引他，和別的他所能够在平臺上面望見的一兩個婦人有些兩樣。他整日而且整夜的伺候着，像一隻野獸。他不需要食物；他好幾天的出來到外邊

找尋一個配偶是慣常了。賽而呢，幾乎整個的那天，一壁磨着石子，一壁唱着一首小歌或兩首短文。別人和起來，全篷帳裏面滾着單調的吟唱。她覺得愈加快活了，她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她恐怖，但恐怖裏面含着愉快。夜深了，似乎被命運驅使似的，她靜悄悄的爬出了篷帳，到平臺上面對着岸望去。她站着，月光映出她的動人的影像。她等待着，她不知道爲着什麼。走到克列夫這邊去，要是他要她，這於她是慣常的，然而她仍然等候着新奇的經驗。於是，銀色的油般的月光映着的水撥開來，她瞧見一個黑色的頭——一件東西靜靜的拍着水向她游過來。不久，她瞧見的那人雙手捧住一枝木樁的頂而且對着她仰望，他的眼睛閃爍着，他的嘴因微笑而張開着。他使得她愉快了。賽而看中他捧起的粗大而棕色的筋肉。賽而不會知道「愛」字的意義，但她知道這個年輕的人使她愉快，使她充滿模糊的疼痛。他們靜默着，因爲誰也不過占有三四十句言語，但他們却使着全力，相互的拉了攏來。那男子已經不聲不響的爬到樁子上面，他的膝踝捧住樁子了。賽而恐怖起來，而恐怖使得她從來不會理會的胸部的奇怪的疼痛，也愈加利害起來。於是恩太伸出一隻

空手握住她的手腕，他的指甲便刺進她的皮膚了，賽而領略了那甘美的疼痛的一種奇異的熱烈，但她已是婦人了，雖然仍和野獸這麼相近。她掙脫她的手腕，帶着勝利的神氣旋轉身。她仍然不逃。過了一會，她又近攆來，似乎被好奇心移動的。她看到那男子快要跳到平臺上面來了。她想念克列夫，一個劇烈的恐怖占據了她，她便捉住樁子溜下去。一隻手接觸她的粗糙的捲髮。一起的，像蛇的緩緩的而且靜悄悄的，他們溜落到水裏，並靠着緩緩的游泳着，他們到達岸邊了。恩太把她抱了起來，輕捷的奔着，帶她到隱祕的短樹叢中去了。當他走過去時候，賽而的臉擦着他的肩膀，她的手臂圍着他的脖子。

#### 四 新石器時代的家庭

這正是一個特別的時候，一個特別的樣式，和一個特別的地方。著者以為就大概而論，如上述的這樣情形必得應用到很廣泛的範圍，因為他們正符合男子的通常的性質，欲望的而且沈默的；和女子的通常的性質，恐怖的而且誘惑的。可是因為在歐洲，北美洲，

亞洲的全部還有新石器時代的遺跡，因為我們會臆測到那時不會發見白令海峽，因此歐洲和美洲的交通須得遠遠的經過亞洲的北部，因為這樣，我們須得假定，那氣候，感覺，尤其因距離而起的種種不同，必定是有的了。人須得知道，新石器時代也正像我們現在這樣參差不齊的。當我們想到一百年來我們所經歷的鐵道，汽輪，書籍和傳道師等等劇烈的交通時，如果我們一想到伯諾亞勒（Buenos Ayres）和安陀登島（Andaman Island）的開化的居民中間現存的差異，便能斷定生活的差異是難以磨滅的。雖然有近代的種種利便，但中國人和坎拿大人的生活終究這樣的不同，那麼，在新石器時代，無所謂國家，實際上也無所謂部落，從這一洲邊移到那一洲是一回五千英里的旅行，那時生活方法的有極大的差異，我們當然可以臆測的了。

就大概而論，如果上節所描寫的生活是普通的，那我們還可以從現今未開化的方式根究別別的生活方式來，這其間的有些事情是必須說及的。讀者如果有志於更徹底的研究，必須留心着不要從現今未開化部落的生活下一個斷語。雖然一羣居民也許已

經長久隔絕在一個島上，但我們知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這些居民的生活方式不會得老是和從前一般無二的。惠爾斯在歷史大綱裏，下過這麼重要的一個觀察，我們須得完全把他引述出來：『原始的人類在言語還沒有發達之前是僅有些微的或竟沒有傳說的。現今的一切未開化和古式的人民，恰好相反，是浸潤在傳說之中的——幾乎千代的傳說。他們也許有和他們的遠祖一般的軍器，以及和他們一般的方法，但在他們祖先的心裏是微小而且淺薄的印象，到了現在，經過這其間一代一代的磨練，已經成爲深刻而且錯綜的溝渠了。』

然而，如果我們承認這句話，現今未開化人的生活方式也正使我們得到可能的論斷。關於這一類事的最重要的搜集可以向弗令荷歐 (Fletcher) 的原始人民的兩性生活 (Sexual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 裏去找尋。我們可以斷定，歷史以前的人民是不曾知道我們叫做羞恥的一回事的。關於羞恥這一回事，照弗令荷歐說，申古印第安人 (King Indians) 一點不隱蔽的講談隨便什麼性的事件；澳洲的年輕土人，男的和

女的，不經意的赤着身體；中央婆羅洲（Central Borneo）的土人也是這樣。住在雪的薩  
帳裏面的北美的土人也是這樣。弗令辯歐記錄弗勒得令（Friederich）地方的考察，其  
結果，當作因羞恥而起的許多物件，祇是供裝飾的或保護的。弗令辯歐以為愛人找求隱  
蔽的傾向，或者因為怕她們被人傾心的時候受人襲擊的緣故。至於宴會，他以為只是遵  
守儀式，並且他記錄在野蠻人中間是很少有公開的放蕩的。我們可以臆測，這大多數是  
新石器時代的情形，那時候的婦女，在她們坦白的心目中，是不把身體的顯露當作可注  
意的一回事的。那時候的婦女大抵具獸的表現，並且大抵佔有獸的衝動。羞恥是最近的  
創作，法郎士（M. Anatole France）把他當作惡魔，也許是對的。

我們可以更進而斷定，在新石器時代是不會有和近代同樣的婚姻觀念的，除掉婦  
女為男子所有這一點，關於這個，我們可以在近代白人的世界裏覺得些勝於遺跡的東  
西。從這個觀點看來，凡是未開化的種族是不十分殊異的。現近在有些部落中間，男子是  
被強迫和他的孩子的母親結婚的；有些不是這樣。這當然值得重要的記載：在野蠻人中



間，孩子不是像文明社會一般視為擔負的，却是一個有力的謀生者無疑的。在新石器時代，一個不生子的妻子在她惹人愛，或者完成有用的家務的期間，儘是被保留的；但由孩子的重要這一個觀念，她是很難得到和爲人母親的同樣的社會地位。當母親一到了不惹人愛的時候，她或者變成更重要的人了，因爲那部落的老人很容易找到新的女兒們給他嬉弄，而他却本能的知道，他的食物的滿意的素飪，是更難得的一種本領。把近代的道德當作同樣的存在於新石器時代的東西，這也是沒有理由的。便在今日，我們可以找到大大的放縱在克什米爾 (Kashmir)，亞格拉 (Agra)，烏多 (Udu)，柏賴 (Baran) 和 南印度的下等階級的婚姻中間，在柏洛特 (Baroda) 的土人中間，我們找到試驗婚姻

的習俗，試驗這觀念大抵和奉行這觀念相關連的，因爲有些部落，他們是不承認試驗婚姻的，他們常把一個優於不能產兒的婦女的地位給予產兒的婦女。她的地位完全是由於這樣一件事實，便是她產出一件有價值的資產；這個觀念大概是起源於新石器時代的。

至於婚姻，我們也得承認，部落的婦女們是附屬於領袖的；雖然他和現今一夫一婦制的婚姻不同，但他却建設了一種模糊形式的婚姻。雖然在那時用石棒一擊就完成離婚的手續，但我們却沒有理由去想，新石器時代的男子比現今的雄獅更野蠻些，這雄獅並不規定的虐待雌獅，而且，實在的，還得替她掠食，當她懷胎的時候。婚姻的主要觀念，便是婦女的忠實，確是存在於新石器時代的。男子的忠實當然不會想到，即在現今以前，也絲毫不是實際的。

我們從未開化的部落中間，找出更多的如弗令辯歐所想像的新石器時代的大概的暗示。我們幾乎到處看見已婚的婦女被期望忠實；這是這樣的平常，至於偶然有些例外便值得敘述了。例如，俾路芝人（Baluchistan）很不注意婚姻的貞節；蘇打拉薩人（Madras）更甚；他們負債的時候便押賣他們的妻子。這些是少數的例子。在另一方面，錫蘭人是守一夫一婦制的，誘姦婦女的人大概被處死刑。可以說，現今大多數的部落是守一夫一婦制的。我們在非洲的中部和印度的北部更發見有一妻多夫的，但這很稀罕。我

們必須假定，在新石器時代沒有一妻多夫制，因為那部落的長輩決不會容忍一個敵手的。這或者在很近的一個時期內起來，譬如說五六千年以前，那時近親禁制律使妻妾成爲困難的事，那時老人的年輕敵手們，從部落驅逐出來，決定合作的用力獲得一個妻子，隨後便公平的分享着她。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便是風行的意見以爲有一個歷史以前的時期，那時的婦女變得這麼重要，至於統轄部族。這叫做女家長制度 (the matriarchate)。關於女家長制度的討論，已經很多很多。我們也看到名家如萊斯脫華特 (Leser Ward) 和愛金遜 (G. J. Atkinson) 互相劇烈的辯論。實在的位置大概是在二者之間。在新石器時代，婦女不是主宰，也不是奴隸。當領袖出外狩獵的時候，做母親的自然而然的管理小孩和家務。因爲在那時期家務便是政治，年長的母親們決斷應該做的事情，這是意料得到的。如果那領袖出外長久，女性共和政治的發生是可能的了。這也是可能的；當那領袖回來的時候，他發見掌握政權的困難，因爲關於育兒，捕魚，建築等等的許多事情接連着，在這裏

而他是沒有份的。有時，那領袖會得強暴的，用一枝棍奪回他的權力；但有時，平和些，他也會得不顧念他的位置，覺得沒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便容忍女性管治了。這樣看來，女家長制度或者是曾經有過的，但以爲統轄權握在婦女的手裏，那纔是妄想了。不管她們會怎樣的活動，會佔有怎樣的勢力，但男子終究保留着那牢固的否認權。

關於一夫一婦制，須得說幾句。我們曾經描寫那部落的長輩是一夫多妻的。這固然無疑，但在別一方面，這也是或者有的事：當狩獵不大佳妙的時候，領袖便發見爲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們獲得足夠的糧食是困難的一回事。把他自己的部分節省下來是決不會有的事。這樣他便停止贍養這麼多的妻子們，而採用謀斃成人和殺嬰的簡單方法了。新石器時代的婦女是把這方法看作正當的，而且不會轉身和領袖抵敵，因爲他的手是用血染污了的。所以，因爲人數倍增起來，因爲部落建設起來，佔有多數的妻這一件事，變成漸漸不方便起來了。一夫一婦制起來了，這不是因爲道徳的本性，却是一件利便的事情。一夫一婦制只是一個食的問題；如果我們想像有一場瘟疫把十分之九的人類毀滅了，

那就一夫多妻制再被視爲恢復世界人口的自然法則了。有很充足的理由去想：在新石器時代，一對一對的配偶和現在鳥兒一般的溫柔的結合着，在這里所謂純潔，與其說是被戀愛維繫着，倒不如說是被習慣維繫着更爲愜當。我們只消把未開化人考察一下，便發見幾件古怪的事情。許多部落是守一夫一婦制的，不貞潔便受死刑的處分。在別一方面，許多澳洲部落裏面的一個婦人可以重嫁：先嫁給一個年長的正式的給她報酬的丈夫，再嫁給一個任意的情人。這兩件婚姻都是被許可的。并且弗令、緬歐記載：有時年輕的情人竟把年長的丈夫殺死了。這是一個重要的痕跡，因爲他表徵那部落的長逝的結果：有一天，當他變得懦弱起來的時候，那年輕的人走進來，殺死他，便接管了他的婦女們。別的都落，如亞洲北部的土人，對於這個問題有奇特的見解，并且殺斃不純正的小孩。在巴西的西北部，我們發見新石器時代思想的開化的發展：那長輩把他的孩兒們移交給一個年輕的人，他必須贍養他們。這是家長制度的遺跡；那領袖享受着對待婦女們的權力，但却免除了關係。

從這推想起來，在新石器時代，一個女子是當作一件珍貴的財產她保留這個個性。直到前世紀的起頭，那時她開始做家庭以外的工作了。婦女的經濟獨立造成了婦女的價值。在新石器時代，她是一件財產，所受的待遇可以到處適用於珍貴的馬。也許，現今野蠻的求婚習俗指示新石器時代的見解。在現今許多部落中間，我們看到做新郎的和他的朋友們必須演出一齣佯裝的捕捉，一方面有新娘的親屬的武力和她的呼號和眼淚的抗拒。弗令辯歐不以爲這必定是新石器時代掠奪婚姻的習俗的遺跡，却以爲是女兒們常常被迫違反自己意志這事實的表徵。可是他的意見累次被人辯駁；最合宜的說，這通行的習俗確是表示新石器時代的妻的掠奪。這是值得記載的，在亞薩的土人中間，被捕捉的却是新郎；弗令辯歐不以爲這是指示母的支配 (mother-rule)，別的人類學者也和他同意；在目前的作者以爲這是指示什麼，却不能說。

把這個問題，連帶着多妻制度，姑且放置不論，我們更須把另外一種情形考慮一下，這情形在新石器時代的末期或者已經起頭，這便是所謂亂交 (Promiscuity) 亂交，便

是在一個部落裏面男女間混雜的關係，在現世界還有存在；有時這是規定的限制在一個家族裏面，有時是一般的。我們已經講過俾路芝和蘇打拉薩的土人。我們更須說，有許多部落，對於我們叫做亂倫這一件事，是不十分理會的。亂交在今日不是一般的制度；這早先存在於北美印第安人中間，現今在亞洲北部的小民族中間也還通行。照弗令辯歐的意見，這是部落發展的一種狀態。著者却以為亂交是反常的，牠的起來，只是因為人口異常變動的緣故；譬如許多陌生的婦女捉了進來，幾個部落爲了戰爭的緣故結合起來，發生瘟疫的時候，或者因戰事而死傷許多人的時候；換句話說，便是在不安定的時期。一到人民安定的時期，某種有規則的制度，如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開始通行起來，於是亂交便消滅了。我們可以想像，在新石器時代，雖然那部落的長輩決不容忍一個勁敵，但他會被人殺死奪去位置，這樣在一個婦人的一生中間，可以變換長輩到五六次或五六次以上；那也算不得是亂交。實在講起來，當那算是變換新石器時代的重要原動力的異族結婚起來的時候，亂交便滅絕了。

異族結婚，意思是強迫一個男子從烙着他自己的不同的獸像的人羣中間挑選一個妻子，是種族和國家的結合的根源。這大概開始於新石器時代的末期，也許已經在黃銅時代，那時小小的人羣，戴着一個領袖，知道共同的生活了。我們還可以找到遺跡，尤其在沙羅門羣島 (Solomon Islands) 那里沒有一個女子可以和一個男子發生關係，除非他是屬於異族的：這便是說，屬於不同血統的一個家族的。弗令辯歐指示出來，這種習俗不一定是<sup>4</sup>不許同族結婚這個概念的遺跡；他以為我們必須把異族結婚當作一種男子的歷史以前的趨勢。弗令辯歐在這個題目上面有一個有趣味的理論：異族結婚或者是出於偶然的，一個青年男子會爲了他自己的部落裏邊女子稀少的緣故到自己的部落外找尋一個妻子。他更推測，女子是會得稀少的，因爲殺女嬰通行的緣故；女嬰孩常被殺死，這纔當部落遷徙或戰爭的時候可以沒有阻礙了。他想，那時的部落會覺察到近親蕃殖的壞影響，雖然他還疑慮他們能否懂得這些。他最後歸到兩個主要的觀察點：一個是在發展到某程度的家族裏面，小孩子們聚集在一塊兒，大家赤着身體，這便把家族裏



而固定的兩性吸引的神祕性減低了。換句話說，部落裏面的青年，因為彼此熟識了，所以一看到陌生人，便覺到異常的神祕和吸引。所以，在新石器時代，那被驅逐出來的青年男子，雖然他們是被強迫的向別的部落找尋妻子，却也說不定是他們歡喜這樣做。妻的掠奪，與其說是被強迫，倒不如說是被吸引較為切當。照這層意思看來，也可以斷定妻子不是常常要從掠奪而來，她會把自己放在掠奪者的面前的。弗令辯歐的別的一個觀察點更帶點人類學的色彩。雖然他不值得辯論的意見，以為亂倫必定會減低兒童身心兩方面的價值，但他却也懸揣，異種接合的畜類格外來得壯健，所以異族結婚產生出來的小孩也是一樣。由不同血統的父母產生出來的人民會在他們內部具有一種本能。他們得到一種遺傳性，這遺傳性教訓他們更向不同血統的民族裏找尋他們的妻子。漸漸兒漸漸兒的，這個免除自己家族裏面發生關係的本能，變成我們對於這樣意思的憎惡的感覺了。

## 五 接吻

這是所願望的，由上所述，讀者已得到對於在歷史以前朦朧時代的婦女地位的概念。這僅是銳敏的臆測，此外是不可能的了。大概的情形，是關於一個被優容的奴隸，有時被殘忍的待遇，但因為有好的智力，所以要求權利。我們切不可把這些百姓看做太近於獸類。發明火的人，首先想到紡紗的人，他們不但是有一點不愚笨，而且差不多是非常的人——奇才；在今日一個配做奇才的人可以參考幾千年來的圖書、經驗、和傳說。歷史以前的人類是一點都沒有的，但他們却從一點都沒有做成了幾件事。無疑的也會有非常才能的婦女，而且無疑的她們也會要求權利。

關於情緒方面她們被怎樣的待遇，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從這一點看來，她們是奴隸；而現在的意義，以為她們是被愛，這是可以疑慮的。我們可以因一個特別的理由斷定這一個：據我們所知道，那接吻，非色情的表現而却是愛的符號，乃是最近的創作。

讀者會得驚奇，在現世界的大部分，接吻這一回事是不慣常的。照愛理斯所說，在亞洲東部，除日本以外，接吻是沒有的。中國的母親，甚至恐嚇他們的頑皮孩子，說他們將要給予他們「白人的接吻」。在批萊勞意斯（Pierre Louys）所作的戀美之神（Aphrodite）裏，台密屈史（Demetrios）走進娼婦的花園裏，發見「黃種的姑娘拒絕男子的唇」。又，在約瑟夫康來特（Joseph Conrad）所作的愛耳美尤的愚慧（Almayer's Holly）裏，我們看到，當納奈（Nina）接但安（Dain）的吻時，她竟因不慣常而驚跳起來。馬來的婦女，聽說和她們的小孩接吻的，但這和雌虎用鼻嗅擦她們的雛兒差不多是一樣。

我們從許多希臘的作者找到對於這件事的解釋。他們鄙夷那一點不知道愛的精鍊（refinements of love）的未開化人。尤其在亞歷山大黎亞（Alexandria）的下等希臘人中間，我們找到這樣的輕蔑。本來，男女的關係——這當然適用於新石器時代——單獨被性的衝動所支配；和獸類關係的某種的類似，使得反省的視察者斷定：在不能指定的時期，總有一個爲着各樣的經常形式的要求起來。但照原來的情形看來，接吻是一件

不可能的事，這大概只出於偶然。後來因為人類於此得到快意，接吻便變為固定的事了。漸漸兒的，接吻和色情的意味脫離，却成為愛情的符號。牠成為完全獨立的一種撫愛，而慢慢的幾乎變得平淡無奇了。

讓我們總結的說，這接吻的簡短的解析，不是和新石器時代的婦女地位沒有關係的。未有接吻以前，現今意義的所謂愛是沒有的，有的祇是機能的演習。這想起來是悲慘的，在今日還有許多的男子是在新石器時代的狀態；許多勞動階級的婦女永不會從她們的丈夫領受一回接吻，除非他願意玩弄愛人的時候。這樣，講到新石器時代的婦女，我們可以說，她們大概不會知道接吻，所以她們不會知道愛的精鍊。她們也許是忠實，犧牲，但精妙 (Galicy) 却是沒有。支配婦女歷史的愛，還未曾產出。社會還須經過許多進化，纔會有這樣難以捉摸的東西閃爍於其間。

## 第二章 族長政治時代

### 一 古時的巴力斯坦

有一首詩，是爲猶太人古國的田野生活而寫的。勞勃生斯密史（W. Roberson Smith）對於此國作一個簡單而理想的描寫，說有『海洋和沙漠，荒蕪的牧場和向陽的山上的階層的葡萄田，里巴能（Lebanon）的柏樹，無花果樹，和石南樹，耶里耳（Jeruel）的玉蜀黍田，以及塔波（Tabor）的夾着橡樹的蔭道；叢生夾竹桃林的額里里（Galilee）湖濱，耶里哥（Jericho）的炎熱的籐叢和棕樹林。』在這熾熱的太陽之下，勤勉的家務是到處皆然；這在六千年前被放置在這樣精緻描畫的風景之中；這確是配稱文明的最古的文明。

猶太人也許不是首先成就社會組織的人民。他們大概比中國人來得古老，但比埃及人來得少許幼稚。依照賓夕爾佛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急進的情形，他們比尼波爾 (Zipporah) 的文化也來得幼稚。但無論如何，依我們的知識所及——這知識，當然是不廣大的——猶太人是最早覺悟國家生命中的道德基礎的人。這便是著者選擇他們作為聯接新石器時代和我們中間的鎖鏈的第一環的理由。比較猶太社會更古老的別的種族，似乎認知了武力，祇是武力，當作他們社會建築的接合物。猶太人在那除武力外不知有他的世界上，當然是免不了武力的，但他們更要求做最早認識秩序和平等觀念的種族，這些都是轉近國家的基礎，雖然不無懷疑的地方，但究是完全一樣的據為基礎。猶太人首先趨於近代化，關於婦女，他們建設了一個新的見解。

猶太人從什麼地方來的，這是難說，臆測起來，他們和許多別的部落一般從美索波達米亞 (Mesopotamia) 出發而發見迦南 (Canaan)，在埃及受了苦，於是他們知道偉大戰爭與俘虜。他們是為遊牧而來，趕着一羣獸畜在他們前面。他們走進了羣集着後來

叫做迦南人、馬勃人 (Moabites)、恩蒙人 (Ammonites)、腓力斯替亞人 (Philistines) 的居民的一處地方。長串的詩描寫猶太人向西方進行，經過乾涸無水的沙漠，野獸常住的荒野，最後來到豐腴的迦南。漸漸兒的，充盈的水量和柔輦的空氣使安居成爲可能，猶太人遂丟棄了他們遊牧的習俗。他們不再靠他們的獸畜生活，却來墾植土地，靠近他們的城市，出現種植穀類的地方；附着他們的房屋，懸掛橄欖樹林的蔭影。這便是那個居留地，使得猶太人能够組織一種社會生活。在這里，婦人有了她的地位，在這里，婚姻有了一個意義。而且，因爲密切的居住着，他們不得不學習怎樣的生活。這便是說，公道和正義因必需而建設爲法律了。

的確，猶太人在他們的早期，沒有像埃及人的受威權的管治。在埃及，五六千年以前，除專制政治之外，更有受教育的官吏階級，法定的捐稅，和公共事業的部局。在這意義上，猶太人是比較的原始。當作侵略者和戰勝者的走進一塊空曠的土地，他們天然採用屬部落的土地所有權，這是在東方通行的一種制度，在阿剌伯和北非洲，仍然流行這種制

度。直到較近，這還存在於紅種印第安部落羣處的區域。無疑的，隨着時間的進行，巴力斯坦的生活因工業和商業而複雜起來，部落的權力便變得幽黯了。臆測起來，土地租給部落裏面一個特別的家族，並且承襲下去，和原有的財產一般。這是可以臆測的，那家族會得把土地賣掉，而更可想像的，是他只能賣給部落裏面的一員。賣，買，承襲，以及一般的有時辨證『銀行事業』的字義的錢幣借貸——凡此種種，都傾向於表示土地是一件貿易的品物。未到猶太歷史的後期，我們便遇到無產的人。他是隨着猶太的貴族而來的，他們的財富和奢侈的生活足夠破壞古時的農業社會了。

## 二 國家的建設

那時的社會生活和怎樣的社會生活相類似，這却難說。在猶太歷史的中期，差不多四千年以前，似乎已經有很多的饗宴，飲酒，跳舞，伴着絃器和竹笛的歌喉。他們這一部份的歷史是不大確實的，因為在猶太的部落聯成國家之先，我們所知道於他們的，是很



微很微。

現在我們發見一個最重要的情狀，這與猶太種族的強健和發展極有關係，因此與其婦女的地位也有關係。

讀者須得認實，在漂泊的部落中間，婦女的地位，因柔弱和擔負產兒的緣故，必定是低劣的。如果在猶太社會婦女比從前昇高起來，這便是因為部落因族長的活動慢慢的結合為國家的緣故。許多族長的名字，我們不會知道；每一個村莊總有他的族長。這些孤零而星散的領袖們從事組織以色列的雛形的毅力和穩健，不得不使人驚訝罷。

猶太人成爲一個國家，是因兩種主要的方法：（一）和別的部落隔絕；（二）道德律。猶太人是首先把非猶太人當作不潔淨和應該規避的民族。四週的種族似乎不但把別的民族當作奴隸，並且完全平等的相互結婚。猶太人自始至終是理想的完全排外的。他們不會把平等給予他們克服的土民。在征服迦南人的早期，他們十分自由的和土番混合，但這漸漸的滅絕，或者是被禁止的。法律和公共意見牢固的反對和非猶太人結婚。從紀

元前二千年以往，他們是比較的單純的種族。

這必定是起因於戰勝的驕傲。猶太人在他們內部有一種道德的衝動，以自別於周圍的民族。使他們羣聚廝守，使他們成爲偉大的戰鬪的民族，而同時阻礙他們的進化的。便是這件東西。這使他們自始至終不會變樣；這阻礙他們社會的進步和他們創造的習慣，但這却顯得是統一的接合物。對於種族混淆的憎惡，成爲他們抵抗其他民族的防禦。猶太人反對雜種的感覺是這樣的堅強，甚至當也里哥、哀埃（*Elie*）和其他城鎮陷落時，不單是男性的居民被屠殺，連女性的也一起在內。這樣做，他們顯得和別的亞細亞部落不同了。在那時候，被陷的城鎮的男性居民，常被殺戮，而婦女通常是做了戰勝者的眷屬。早期的猶太人似乎曾經抗拒這個容易的誘惑。實在，他們對於和外族結婚的抗拒，甚至當他們做奴隸時，也是堅持的；猶太人當耶路撒冷被毀於尼布甲尼撒（*Nebuchad-nazzar*）而他們做了巴比倫的俘虜時，也似乎不會變樣。巴比倫的習俗，不會影響猶太人的天性；當他們被釋回來的時候，猶太人要有異國的妻的，全被殺死。這是值得記載的：

這件事的發生已經遲至紀元前五百年的時候，這意思是從他們歷史的起頭到結尾猶太人的見解是始終不變的。

從父親到兒子，猶太人把禁律傳下去，便是不准和迦南以及其他外國的婦女結婚。也有少許的例外，例如國王和外國的王家的女兒結婚，但這是不關重要的。這樣的婚姻，大概是有政治關係的；在任何時這是被承認的；當一個國家需要同盟的時候必須間或安排一回王家的婚姻。而且，此外還有片面的見解，關於考察巴力斯坦的婦女地位是頗重要的一個猶太人固然不會娶一個異族的妻子，但却不絕對的反對把一個猶太女兒給予重要的外國人。理由是十分明白的。第一，婦女不及男子的重要，因為她是可以被管治的；第二，在亞細亞民族中間，種族不是婦女的種族，乃是男子的種族。因此，一個猶太女兒可以拋棄給外國人生育成爲異族的孩兒，而一個猶太的男子決不要異族的血混入孩兒的脈管中，他們是要承襲他的財產和永續他的遺澤的。

### 三 道德律

上面的見解並不指示卑下的狀況；這完全是屬論理的。婦女的純潔固然是重要，但照猶太人的眼光看來男子的純潔更加來得重要，因為男子便是種族。在這意義上，猶太人顯示他們是偉大的民族：處在亂倫和放縱的東方，他們却把一個本能擴張到社會的道德的組織。猶太人生活的整個的趨向是倫理的。選擇一個女子作妻，為她的美不及為她的某種性質——謙遜，節儉或慈愛。如果我們思量猶太社會生活的法律和規則，我們便得到一個社會的形像，頗和早先清教徒時候的新英吉利相類似。工作，澁泊的自奉，不竊他人的貨物，以及保守法律；在這堅固而清淨的基礎上面，猶太人建設了一個當得起發忍和偶然的非法的國家，但却免除了許多東方的淫慾，污穢，和惡毒。

自然，人類的性質不會從此造就黃金時代。不顧一切的訓導，而許多惡弊仍然貫達猶太的歷史；個人們似乎已經從迦南人那里取得偶像崇拜和可憎惡的宗教的夜宴。尤

其在耶路撒冷的尊嚴時代，奢侈和因此而起的惡弊的形式不停的衝決出來了。那原是不能免的；關係緊要的是加於道德條件的接連的壓迫，這些道德條件，就大體說，正是我們現今努力維持的。

這樣，我們發見許多衛生法律，禁食駱駝，家兔，野兔，豬，貝類，肉食鳥，蜥蜴，鼯鼠等等。這些都是聰明的，尤其是在炎熱的時候。我們發見處理癲瘋症和保守清潔的規則。尤其是——並且這對於問題有更密切的道德的關係——我們發見猶太人認知近親結婚的惡劣的種族影響。在三千五百年之前，猶太人知道一個男子不應娶他的母親，繼母，姑母，異父母姊妹，孫女或繼女。這在現今似乎簡單得很，但如果我們回憶到猶太人生活在類似野獸的民族中間，我們便承認及於種族的進步和可能的效果了。

猶太的基礎是道德的。猶太人拒絕摹仿別的亞細亞人：他們禁止毀滅外形。後來，單獨在東方，他們給予婦女貞潔的價值和給予妻的不同。恩儀 (Amnon) 姦淫他的姊妹太適 (Tamar)，他的兄弟阿勒賽隆 (Absalom) 便把他弄死。又，西蒙 (Simeon) 和萊維

(Levi) 因為希謙 (Shchem) 姦淫了他們的姊妹迪奈 (Dinah), 便向他報仇。換句話說, 猶太人怨恨他的姊妹的品位墮落和怨恨一個放縱婦女的墮落一般。他創造一個新的見解; 他不僅僅找求報復, 因為女兒是資產的一部; 純潔的觀念已侵入他的心中了。這樣我們找得加死刑於婚姻不忠實和誘姦已訂約女兒的法律。婚姻的觀念也產生了一個誘姦未訂約女兒的男子必須付給她的身價并且拿她當作妻子, 這些律條不應該視為野蠻, 雖然有死刑的處罰, 因為照猶太的制度一夫多妻常是可能, 一個男子可以獲得多數的婦女。這樣, 如果他趨於不忠實, 趨於姦誘或過咎, 他的罪戾要比如果他只有一個婦人來得重大些。總之, 猶太人遠不及四周的部落來得野蠻。不管野蠻與否, 他究竟給與婦女一個地位, 自地球有生命以來她絕不曾享受過的。

#### 四 婦女的地位

一個膚淺的學生, 當他讀猶太文學的時候, 必然斷定在巴力斯坦的婦女地位是低

劣的。這誠然是低劣，但須記得，這在巴力斯坦却比在別國來得高，而且猶太人待遇婦女和新石器時代的人待遇婦女這其間的差別，是和我們今日給予人類和獸類的待遇的差別相等。重要的一點是猶太人不會施行閹割制度；雖然生長在亞細亞，他們把自由給予他們的婦女，這在今日印度和土耳其的婦女還沒得享受。婦女們單獨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行走，即年輕的姑娘們也是這樣。她們羣聚在牆旁自相談話，有時還和年青的男子談話。這不是說猶太人是不防禦顯見的危險的；他們和我們一樣知道「一個男子和一個少女的行爲」。他們盼望一個女子的行動自由，並且重視一個有識別力的女子。他們對於她在世上的位置也有明白的觀念，以爲是效用的一種；在一個體面的猶太家族中間，婦女的職分是紡織羊毛，貯藏食物，烹飪，縫紉，種植葡萄等等——簡括的說，便是完成在十九世紀早期的任何農村婦女的職能。

然而這是須得承認的，雖然也許有多數婦女關涉民間生活，雖然也許有多數婦女有時管治她們的丈夫，但這在猶太人的計畫裏完全是偶然的事。我們可以從巴力斯坦

家族的家譜裏看出這個來。決沒有一個女兒記載在表上；種族是由男子保存起來；記錄說明誰是父親，但不及母親。母親要有影響家族的動作時纔有名。實在，我們很少有猶太的妻的記錄，大概因為她們的地位使得她們很難得到申訴的機會。

大概，巴力斯坦的婦女是一件資產，而且有時是一件可以虐待的資產。有一件記載的事實：一個利未族人把一個女子割成十二段，將這些塊段，作為部落集合的標記。這是不受罰的。但這是必須說明的，這件偶然的事發生在擾亂的時候，在戰爭焚掠的期間。而且這更把心理的光映到通行的猶太人的見解上面。我們快要看到，沒有一個猶太人是這樣的待遇他的妻的，但女子須到了結婚之後纔得存在。例如，在一個特別的情形裏，一個女兒曾被她的父親弄死，作為焚燒的貢物。值得重要的說明，是女兒自己以為這是正當而自然。那時的女子不會伸張自己；她把自已看作奴隸一類，直到她做了人妻為止。

我們從一切的猶太記錄裏發見這個見解。例如，我們看到一個父親被暴徒打擊的時候便捨棄他的女兒作為貢獻物。換句話說，女兒是一件買賣和使用的貨物。這見解是



這樣的堅強，甚至已婚的婦女也必須和她做小姑娘時候一般的忍受着卑下試看喬模 (Joachim) 的妻的事實。當她不服從兩個男子而被他們控告不貞潔的時候，她來到會院面前，控告立即准了。在那時期，審判似乎已經普遍；但由法庭執行的還不及由村民組織的大審判機關執行的來得多。在這樣情形之下，當婦女出現在她的同伴面前，她的辯訴還沒有提出，會院已准了原告，因為他們是男子。要是沒有後來把見證考查一番，那婦女雖然無辜也要遭難了。

猶太人的假定，女子是低劣於男子的。猶太人所謂好男子的意義，是一個保護者，他注意女子的飼養，和容許她過和平的生活。為報答起見，她必須馴服。要是一個好男子娶了她，他賜給她榮寵，而她必須保持着順從他。

這裡我們便又歸到區別猶太人和別的亞細亞人的說明了。他們難免把婦女看作劣等，因為這是時代的趨勢，然而他們的道德律能使他們超昇於這謬誤的見解上面。例如，當偶然旅行時候，如果猶太人對一個已婚女子讓步，他必把自己看作犯罪，并且恐懼

無兒的災殃會得臨到他身上。他沒有什麼對於未婚女子的躊躇，所以道德的見解是不完全的，但經過許多時候，一個男子纔贊同尊重別人的妻是他道德的責任。這或者與婦女地位的昇高多少有點關係。有些猶太婦女顯得關心民衆；有一個著名的，曾經領導一個部落，並且曾經安排和平的開端。尤迭忒（Judith）也是這樣。她是一個富有和受人重視的寡婦。她受猶太的首領們尊敬的聽從，當他們被阿羅塞（Holofernes）脅迫的時候。我們更發見關涉婦女的有些猶太法律裏面的博愛主義的曙光。殺死奴隸的猶太人要受嚴重的懲罰；如果他傷害他的奴隸，他便被追釋放她自由；母親的虐待，是一件很重大的犯罪。關於奴隸的某種規條，不論猶太人或外國人，允許一個奴隸到七年之後獲得自由；並且，一個不中意的奴隸不是被殺死的，却是得自由的。

對於女兒們也給予某種的保護。和一個猶太少女的祕密關係引起結婚，報償，或強迫結婚。要是一個男子誣蔑了他新婦的榮譽，他須拿出賠款，並且被迫娶她。要是控告證明是確實的，那女兒便遭殺死。凡此都顯得非常愚鈍，但這提示在猶太社會，雖然婦女是

怎樣的蹣跚却努力進到一個改善的地位。妻子確實不受奴隸般的看待，雖然別的女人會得被這樣的待遇；實在，一個女兒也許被賣作僕人，但這不會踐踏了她，因為主僕之間似乎沒有階級的區別。主人和一個猶太僕女結婚，是常有的事。這情形現在還到處通行於鄉民之間。這也是值得說明的，雖然反抗兩親的女兒要嚴酷的受苦，但她不一定要結自己不同意的婚姻。壓力固然要加到她身上來，但也不至於定然被強迫的。

## 五 一個猶太的少女

忍娜 (Zinar) 是一個富人的女兒。她管有許多地皮和畜牧；在她的地窖裏，放着許多貯香油或里巴能紅酒的泥瓶。她有許多著棕色亞麻衣服的侍婢，她們的頭髮編結的比她簡單。是在早晨，她躺在牙牀上面；黎明的清新，被深紅和紫色的軟羊毛被罩隔住了。她的腳邊，坐着她的寵嬖的侍婢，她們在胡琴上面弄出單調的音腔來，如吟如泣的沿着不完全的音階。她神氣頹唐。單調的生活使她覺得痛苦。這是她嫁人的時候了。她差不多

是十四歲。

後來，音樂聽得厭煩了，忍娜把她的瘦而棕色的手裝起一個手勢，手指上閃耀着未經磨琢的寶石。一個侍婢，知道她的女主人要起來了，拿給她一盆水，這裏面洗了她的手。隨後，在一隻鑿空的藍石杯子裏，她拿來壓碎了的樹脂做的珍貴的藥膏，把這塗抹。忍娜的皮膚使她柔軟。她們編結她的頭髮。她們幫助她著上衣服和飾物。空氣裏起了溫暖；耶路撒冷街上的熱鬧傳到屋子裏來，牛車的轟轟聲，和大鐘的叮噠聲。

「我要出去，」忍娜說。她的侍婢們跟了她去。

她沿街走去。這是一個燦爛的景象。她肩上掛着深紅色的披肩。金製的別針紐住她的黑頭髮。在她頭上帽子的下面，一塊翡翠和黃金的飾物，在飄動的捲髮中間；從帽的邊沿掛下一張面幕，從這裏面看出一張微笑而紅色的嘴，和一對東張西望的眼睛。胸前佩着銀和金的鏈索。膝上一簇金的，青銅的，璉玉的踝鐲，當她走起來時候鏗鏘的響着。聚在她手腕的臂釧隨她走着擁護她的移動。她的侍婢們跟着，她們的頭覆着白色的圍頭。

布。

忍娜緩緩的沿街走去，懶洋洋的向沒有嵌玻璃的窗子窺望，這裏面售賣衣服，香料，用具，也有波斯的貓和印度的獅，這些都是富有的少女可以頑耍的。隨後她走着，她的眼睛碰着別的一雙，也和她的眼睛一般棕色。這是一個穿飄動的白衣的青年，黑皮膚的，有着捲曲的頭髮和灰黑色的鬍鬚。他們的眼睛會遇了。她警開去。忍娜伸長頸項，高傲的走去，似乎不會看見他，但她這樣走，使得她的身子可以如船在海上的搖擺，忍娜的腳步輕輕的行走，而她的踝鐲叮噠的響着。然而當忍娜和她的侍婢們轉入一條邊街的時候，忍娜望後看了。那穿白衣的青年還站在和她分離的地方，注視着她。她的眼睛裏，現出一縷喜悅的熱情，她是放浪而怕羞。她警開去了。

## 六 妻的由來

在猶太道德律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實，是創造妻的觀念。埃及人確實有類似的見解，

但是他們執持非常模糊的道德理論，絕不會把地位給予妻子，這在巴力斯坦是已經得到的。但猶太人所謂妻的精確的意義却不很容易懂得，因為一夫一婦的觀念還不曾進入東方的心理。猶太的記錄沒有一處敘述結婚的儀式。實在，固定的儀式差不多是沒有的；兩造的後見人走攏來；女兒的價值（或者是禮物，但這要很遲纔有）講定了，婚事便用契約來訂結。這也是有趣味的，便是婚姻可以名譽結合，像現在還通行於蘇格蘭。要是一個女子同住的猶太人宣布她是他的妻，她便是他合法的妻了。這便是說，如巴力斯坦的法律所至，婚姻的被法律支配，不及被習慣支配。

關緊要的，不是詳說而是要旨；猶太人對於妻的見解，是從新石器時代把妻祇當作一件擄掠品這見解出發的。所以這是確實的，猶太人的妻是不會和我們今日叫做妻的同樣的考慮她的權利的。她容忍多妻制；雖然有時覺得妒忌，但她絕不計較是非。她更願丈夫隨意蓄置女奴是正當的事。在一件記載的事實裏，一個猶太的王有八十八個妻和女奴；但地位的差別似乎已經存在，因為這些婦人當中的十八個是放在一邊，並且標明

是妻。因此，猶太人的妻是已經得到明確的認識了。

其結果如何，是非常的模糊，但這是可以猜想的，妻的地位是與財產的觀念相關連。這大概起因於猶太人娶妻須選擇門第，而女奴只要買來就得。所以，如果兩方面都有財產，誰是繼承人必須依法解決。雖然有大部分財產歸公共所有這樣一件事實，但這不妨礙只有一個能够管理多數財產的通例。必須是繼承人總是管理者，并且這當然要從妻——有地位的婦人——的兒子中間選擇出來，不是從女奴的兒子中間選擇出來的。我們應當作這樣猜想，因為在某種事實裏，當嫡妻產生了一個兒子時候，女奴的兒子們可以用贈物遣散。那些兒子們是卑下的，而嫡子的前途是固定的。

我們從一切的記載找得非嫡妻的卑下的證據。尤其遇到侵略別個部落的時候，猶太人把他們的女奴和她們的孩兒置在他們的妻和嫡子的前面。所以妻是比較的寶貴，必須用女奴的身子來保護。妻得享受某種的保證。猶太人可以和他的妻離婚，但是如果對她沒有過失可擊，他必須把他的價值遺給她的家族。而且，猶太人不會娶一個已和他

人結過婚的婦人。這保證一個孀居的婦人不至於再售作實際的奴隸。要是一個猶太人娶了好幾個妻，他必須供給她們全體的食物、衣服和愛情。實際，約在紀元前一五二〇年，規定男子在娶妻後一年內禁止旅行；他必須住在家裏，歡娛他的妻。這很明白，妻站在婦女中間的地位，便是嫡系的產生者。這也不辯自明，如果妻沒有兒子，而丈夫的女奴給他生了兒子的時候，她會得失却她的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如果無兒的妻到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她便有權把女奴和她的孩兒逐出部落之外，或賣掉。照猶太人的見解，無兒是最大的苦難，也是罪孽的正當報應。這在一個發達起來的國家裏面是一個自然的論斷，那里較多的手便是較好的收穫，尤其在懦弱的部落，很需要人力來和土民繼續作戰。

這需要是這樣的利害，至於猶太人強迫一個男子當他哥哥死後娶了她的嫂子。這後來也成爲非法，但公衆的感覺會得阻止法律的應用。每個婦人都須產生一個兒子替她的丈夫傳種，大家把這看作非常重要。一個失職的女子便失去光榮。這見解現今還保留在東方的各地。關心的人們可以在一部叫做摩洛哥的土民叢書（*Saadia, la*



Marceline) 的小說裏，找得一個東方女郎，被卜者算定她是不會生育的。女郎的眼睛便失去了光明。她覺得被咒咀了。統觀猶太人的歷史，他們始終保守這個見解；甚至於常有不生育的妻把她的侍婢給予丈夫，似乎她可以經過別一個婦人之手來完成她所以被選的爲母的職能。這在一方面表示妻的地位是怎樣的高尚，因爲她使用侍婢如同無價值的器具，而深信她自己是有堅固的妻的地位的。

## 七 較近的爪哇

對於猶太婦女地位的明白見解，可以從一本書裏找出來，書名叫做爪哇公主的書簡 (Letters of a Javanese Princess)，於一九一一年出版，在這本書裏，卡替尼 (Kartini) 公主敘述爪哇婦人的生活，這和五六千年以前猶太婦人的生活相差不十分遠。爪哇的女兒實在是在囚牢獄裏面，如同回教徒的受嚴密的約束。她被給予從來不會見面過的陌生的新郎。她不許離開她的鄉里，甚至不許離開她的住宅；她很難得到出外旅行的機

會；雖然她也許受高等的教育，但她的造詣總不能超出家庭之外。結婚之後，她可以被丈夫任意離婚，她便從此失却社會的地位。但她却不能和丈夫離婚。她生活在苛虐的禮節下面。當她走過兄或姊的面前時候，她必須鞠躬而爬行；年長者講了每一句話，她必須行禮；她笑時不能露齒。

卡替尼是在相近十年前反抗這樣制度兼且努力破壞的人。她的書簡讀之令人傷感。讓我們簡略的引述如下：

『啊！你們不知道愛這時代，這新時代，是怎樣一回事，用心和靈魂去愛，但却被縛住了手足，繫鏈着法律，習慣，和地方的風俗。』

『但我們必須結婚，必須，必須。不結婚是最大的罪戾，只有回教徒婦人能行的。』

『愛！我們懂得愛是什麼？我們怎樣能夠和一個從來不曾認識的男子結婚？』

最後還有一段引述，這啓示多妻制度的別一方面宣示即在巴力斯坦的馴服的婦女也已經感到我們現今的婦女所感到的痛苦：

「你們試想一個女子要忍受怎樣的沉痛，當她的丈夫帶了別一個女子來——一個敵手，她必須承認是他合法的妻的？他能夠置她於死地，隨意的虐待她；要是他不喜歡給她回復自由，那就她只能向明月呼籲了。」

在這從近代的東方牢獄發出來的呼聲中間，我們更聽到從死海濱起來的別種呼聲的應和。這些還是婦女的悲慘時期，雖然猶太人努力把婦女從獸的地位昇到人的地位，雖然她們超過東方的一切，無限的昇高起來，她們却依然是黎明的旅客，而女性自由的顯豁的日光依然幾百年的伏在地平線的下面哩。

### 第三章 崇高與偉大

#### 一 往古

以德加愛蘭坡 (Edgar Allan Poe) 當他祈禱海倫 (Helen) 的時候，曾這樣的歌頌：  
……那崇高 (glory) 這便是希臘。

和那偉大 (grandeur) 這便是羅馬……

他說的略略平泛些，而且僅有一部分是真實的。的確，在希臘有許多崇高的，在羅馬有許多偉大的，可是在希臘也有偉大；在羅馬也有崇高；在別一方面，殘忍，獸性的愚昧，笨拙和迷信，是兩處俱有的。我們受了美麗的往古的傳說的影響，把湧現在詩上的希臘和羅馬的可憎厭的方面忘却了。

誰也難禁這樣的被感動。試一思弗洛里亞饗宴 (Feast of Floria)，少年和少女披着飄動的白色的外衣，長而閃耀的卷髮戴着花冠；他們穿過橄欖樹叢來到一塊隱密的空地，這里豎着白大理石的神壇。在這上面，他們當作神的貢物般的放着耐克索斯 (Nexos) 的酒和哈密忒斯 (Hymettus) 的蜜。這些都是刺耳的名詞，而當我們知道這些歌唱着穿過蔭道的青年們是塗紅了嘴唇的時候，一種愉快，半文雅，半野蠻的暗示便起來了。

羅馬和希臘的地位是不朽的；便是，這永遠是不朽的。今日對我們陳說的塗了紅的嘴唇，把腐敗的情形瞞過了。單就婦女而論，可以說希臘和羅馬於她們沒有什麼益處，至少羅馬只在衰頹的當兒，曾和待遇男子一般的待遇婦女。羅馬比希臘格外寬縱婦女，但實際上在雅典和羅馬的婦女的進步，是由她們自己的人格得來的。

然而在辨認婦女中間却有一層困難，便是『希臘』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名詞，古時是沒有真實的希臘的。有一個雅典城，有一個哥林德城，有一個斯巴達城；但他們都是對

手，常常是仇敵，只偶然是聯盟。還有一層困難，便是希臘有久長的歷史，從斯巴達的第一個國王里退克史（Lydus）到羅馬征服希臘，其間差不多經過一千四百年。所以變化是可想得到的，而且當我們說希臘的時候，我們必須指定一個特別的處所和一個特別的時期。

但這是我們做不到的，還是簡單的來考察從一時期到一時期的大概的情形罷。當荷馬的時候，大概三千多年以前，在希臘的生活方法，是和後來的情形差得極遠的。除幾個如荷馬的歌唱者之外，很少有文藝，繪畫和建築；差不多沒有哲學家，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家當然是沒有了。那些希臘人不過是不大密切的聚合着的一羣部落，和現今有些亞拉伯的部落一般。

然而，這些希臘人會有某程度的磨鍊。著名的是他們會說適合的謊話，猶太人的道德的見解於他們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伊利亞特（Iliad）與奧德賽（Odyssey）裏面，滿是說謊的人，勇敢的奧列塞斯（Olyseus）是一等的欺騙者。但在別一方面，他們又顯示

野蠻人的殘忍。正和荷馬在恩特羅梅克 (Andromache, Hector 的寡婦) 的事件裏的深情相反。希臘人有時把他們不需要的孩子丟棄在荒野，任其死去。老年人不是被殺死，便是餓死。戀愛的觀念，據我們現今知道的，是非常的淡薄。當一個城邑被掠奪的時候，尊貴的和美麗的婦女，不論已婚或獨身，都送給勝利者作奴隸。

這是有趣味的，這樣的送給勝利者的婦女是沒有什麼恥辱的。勃里昔 (Briseis) 不會因為她成為希臘人的玩物而被人輕視；門涅勞斯 (Menelaus) 把海倫安靜的取回來，在她已和派里 (Paris) 和迭福勃 (Deiphobus) 同居之後。在伊利亞特，海倫悔恨因她而起的流血，但並不為她的失節。

早期的希臘婦女只是服從武力的。她是一件裝飾，是一件裝飾的家畜。這樣的見解在早期的希臘文學上顯得十分清楚。在後期的色諾芬 (Xenophon) 的作品裏，我們也可以看出這個來，他對於妻被敵人掠奪的意見，以為「如果一個女子沒有自己的過失而遇到這樣的不測的事情，她是一點不丟掉榮譽的。」她原是不該丟掉榮譽的，但奇異

的是缺乏嫉妒。對於早期的希臘人，女子是一個女子正和椅子是一把椅子一樣。到了後來，個人的嫉妒漸漸堅強起來，但大概是因為女子是一件資產的緣故。這是奇異的，比較的優雅的人民還保持着這樣的見解；早期的希臘人在餐前洗淨他們的手，用海絨拭他們的桌，喝香甜的酒，喝的不十分醉，待客週到，并且雇一個詩人歌唱着侍餐。我們因此斷定希臘人是早已亞細亞化的了。隨着時間的進行，隨着奢侈的增進，隨着他們的逐漸和神脫離，他們愈趨於亞細亞化。這個更值得重視，當我們到了尊嚴的雅典時代，大概在紀元前三百年；那時風俗和服飾都變得非常奢華，少數的人住在鄉村，多數的人住在城市；婦女們穿着精緻的亞麻布衣服，髮上插着金器。但這是政治與軍事的時期；婦女失了勢；她們連在野蠻的荷馬時代所有的起碼地位都失掉了。她們被怎樣看待，我們不久便可看到。在目前引用都普迭地（Thucydides）的話是足夠的，他說：『最少被男子談論好壞的女子，便是最好的女子。』



## 二 貴婦人的由來

據我們所知道，因門第和教育而增高身價這意識，在猶太人中間是沒有的。「亞當耕而夏娃織，誰也不是誰的主人。」這一句英國的古話，於希臘是不適用的。希臘人從早就理會了階級觀念。統治階級的婦女常受優容的待遇，而賈達希臘的全部歷史，下等地位的婦女却受最殘酷的虐待，被買賣，被隔離她們的孩子，被笞打，被處磔刑。希臘人大概從這樣一件事實獲得了階級觀念：便是，他們的部落是被多少世襲的領袖所指揮。因此，貴族階級的婦女也獲得較優的地位。

那較優的地位，半由自由而顯著。在荷馬時代，一個已婚的婦人是不被拘禁的；亞來脫（Arae）和瑙昔加（Nausicaa）隨意的在街上行走，并且瑙昔加當奧列塞斯經過的時候，故意裝出邂逅相遇的神氣來。陌生的男子可以接近她們；誠然，一個陌生人誘拐了海倫。荷馬不會告訴我們比較貧窮的婦女的情形，關心此等婦女的人們，可以在希臘

亞 (Hesiod) 的作品中找出幾件事實來，雖然他寫得很遲。他對於婦女的見解，不是殘忍，却是粗鹵，因為希西亞說：『你必須豫備一匹馬，一個妻和一匹牛去耕種。』他對於妻的地位也有鋒利的眼光，因為他說，和丈夫共餐的是一個壞妻。

隨着時間的進行，在某種意味上情形是變得更壞了。希臘人因了殖民多島海 (the Aegean) 外而愈趨於亞細亞化，並且因此獲得閨閣的意識。他們的婦女不是被拘禁的，却是被監督的。但在婦女中間會起一回紛擾。似乎也有幾個著名的婦人，其中最出色的要算薩福 (Sappho) 了。她在列斯保島 (Island of Lesbos) 上，似乎統率過一個婦女的自由民主國，也可以說是一個學院。這是可以臆測的，她反抗東方的見解，因為我們看到一個男子爲了說話的時候紅着臉不對她直視而受她的非難；又她膽敢攻擊她的兄弟，因為他愛上了一個放縱的女子。那是和亞洲的婦女卑劣的意見差得很遠的。

無論如何，希臘婦女所成就的是不願希臘的社會而成就的。就大體說，希臘的哲學家蔑視女性的一切。我們看到亞里士多德說：『男子對於女子的關係，是統治者對於受

治者的關係。柏拉圖，他比亞里士多德優雅得多，而且能夠理會比別種粗野的性的關係更微妙的男女間的關係，然而他的指導希臘人，也不脫亞里士多德的見解，他說：「女子的美德可以概括在幾個字裏面，她只要好好的治家，保守家內的東西，并且服從她的丈夫。」柏拉圖并不完全輕視婦女，他以爲她們有和男子同樣的智能，不過程度稍差；他又以爲她們受產兒的束縛，這一點他是和他的主師蘇格拉底一致的。柏拉圖讚美斯巴達的訓練，那里男兒和女兒共同受教育，賽跑和角力。斯巴達把新式的教育給予女兒們，而同時雅典却以爲這樣的意見是逆情的，是只和斯巴達的野蠻人相適合的；於此足見希臘的文明是非常混雜的了。

後期希臘的婦女狀況是頗難概述的，因爲法律時常爲了赦免而破壞。直到他們最後的歷史，希臘人把已經歸他人所有的婦女安靜的拿回來；他們殺死那些不忠實的；他們在妻的身傍養育娼妓；他們仍然如牲畜般的待遇婦女，派與(Pastor)在他臨終的牀上，把他的妻和一份遺產遺給他的朋友福密沃(Phormio)；做妻的常常轉嫁給已死的

丈夫的受託人。在這意味上，希臘人沒有十分超過猶太人的地方。然而他們的所爲，引導婚姻的儀式，和更顯明的婚姻法律。我們可以粗略的說：猶太人創造 *matrimony*；而創造 *marriage* 的是希臘人。

### 三 希臘的主婦

這是重要的事實：在猶太婚姻是一種家庭的事務，而在希臘乃是一種公共的關係。一個雅典人不許娶一個不屬於雅典的女子；他可以把她當作女奴，但不能當作合法的妻。希臘人對於他們合法的妻的關係是和猶太人不同的；猶太人是倫理的，而希臘人是形式的。

無論如何，希臘人決不放棄他們的男性的特權；遇到不忠實的事件，雅典人有權殺死他的妻，并且控訴她的姘夫要求賠償損失。這是不適用於男子的，對於他們的不忠實，是沒有手段可施的。到了雅典的後期，大概在二千年以前，婦女因自己的努力而少許前

進，妻的獲得離婚和恢復她的財產，便成爲可能，然而不信任常加於她的身上，雖然她的丈夫是犯罪的一方。這也無庸使我們十分奇怪，即在英國和美國，不過三四十年以前，對於離異犯罪的丈夫的婦女，也還受着模糊的輕視。

總之，妻的待遇還是非常粗野。這固然是確實的。賴歐脫（Tratet）拒絕尤烈克里（Enryclia）的誘惑，因爲他不願困惱他的妻子；但就大體說，希臘的妻常受猶太人不會受到的侮辱。美術方面，希臘人固然超過猶太人，但在倫理方面却是不及。舉一個例：亞爾西比台（Alcibiades）把放縱的婦人這樣接連的帶進家裏來，至於他的妻，一個良家女子，只得要求官家的保護。她提起訴訟，請求離婚。但亞爾西比台和他的朋友把她誘了去……對他終於沒有手段。亞爾西比台在當時頗受人欽慕，但時常顯露他卑劣的品性；例如，他買了一個希臘的女奴，這樣便奴視了一個他的本國女子了。凱里亞（Callia）幹得更壞：娶了一個良家的女兒，不到一年，他又把她的母親帶到家裏作第二妻。年輕的妻試着自殺，但終於被阻，而且被她的母親逐出了。安德魯（Androcles）告訴這個可惡的故

事；和這類似的還有許多。

緩和的說，希臘的妻是一個非常卑賤的動物。她到了十五歲，或者還不到，便從一個家庭——這里她受着庇護，見不到男子，聽不到討論，受不到教育，只學得紡織和烹飪，從這樣的一個家庭被人家娶了去。她於是成了主婦。到了頹廢時期，她少許解放一些，但實際上真實的勢力却移到娼妓方面去了。

#### 四 類娼妓的救濟

這是對於希臘生活看去似乎矛盾而實際含有真理的奇說的一個，便是：真有價值的不是正式的妻，却是娼妓。在希臘文學裏面，我們很難找到受教育的妻的暗示；別一方面，我們却發見許多受教育的娼妓，例如阿斯巴西（Aspasia），拉斯丁尼（Lasthenia），她是從柏拉圖學習的，雷盎欣（Leontion），伊壁鳩魯的生徒，腓林（Phryne，非狄亞斯的模特兒），萊斯（Lais）等等。良家的女子這樣的不受教育，至於沒有男子可以和牠談

話，除掉爲了熨魚和製孩衣這些事情，要是不記住這一點，一個近代人是不會了解希臘，尤其是雅典的情形的。因爲願與美麗而且聰明的婦女交際是男子的本能，所以爲着比妻不大笨拙些的什麼東西的要求，自然而然的起來了。

就一般說，希臘的娼妓總是一個外方人，或者是一個被釋放的女奴。她本來沒有社會上的地位可失；所以她的行動自由，并且她從許多哲學家 and 聖人那里，獲得多量的教育。一個博學的希臘人也許忽視女性的生徒，但總不至於把她逐走。良家的女兒是從來不許聽從柏拉圖的，而娼妓却獲得了一切的知識。

這等女子，在希臘的尊嚴時代臨末的當兒，必定貢獻一種新奇的東方的景象，伴着她們的假髮，她們的高跟鞋，她們的胭脂，和她們的珍珠粉。可是她們所依恃的，她們的美遠不及她們的心。比較優美式樣的人，如蘇格拉底和色諾芬固然到阿斯巴西的家裏去，但同時她也招接主婦們，這是頗值得注意的；色諾芬報告阿斯巴西講演丈夫和妻的責任，以及婦女的社會地位的改善。我們從她和薩福那里，找得婦女革命的最早的暗示；我

們從亞里斯多德那里搜集得更多，他嘲笑當時的參政婦女，說她們要穿了男子的衣服走入國會，并且要制定管轄男子的法律。

那是重要的：這樣的事情不會在猶太發生的。在希臘，我們纔發見婦女在遼長的路上的第一次顛厥。

阿斯巴西似乎是個出衆的女子。她大概對於希臘宗教的鄙陋有顯明的反抗；色諾芬帶了他的妻去訪問她這一件事實，指示她必定有優美的模樣。希臘文學上對於她的侮辱大概因為她是外方人的緣故。又，舊式的妻當然也憎厭而且嫉妒她的出衆的地位。

也許，希臘的普通情況，便是對於婦女的輕蔑，會和我們對於阿斯巴西的判斷相抵觸；希臘人似乎很難承認婦女的心靈的藝能的。不論她們怎樣的高貴和純潔，她們繼續忍受着歐里裨得 (Euripides) 的劇本主人翁的咒罵。梅提 (Medea) 確實是忿激，海爾門 (Hermione) 確實是浮躁，但她們却是例外：大多數的她們努力於好好的做人；阿而梭 (Alceste) 是緻密的，衣來克太 (Electra) 是慷慨的，灰特賴 (Phaedra) 繼續抵抗愛



羅羅迭忒 (Aphrodite) 壓迫在她身上的熱情：

美術的希臘人重視他們的婦女。許多優美的文學，表示希臘人對於婦女有一種感情，這感情常常是美術的，而且常常是精練的。試舉阿司爾批亞 (Asclepiades) 的動人的 Laus Veneris 作一個例：『一個口渴的人喝着夏天的雪，是甘美的；水手看到冬後的春光，是甘美的；但最甘美的，是當一件外套罩住兩個愛人，並誦着愛神的讚美時候。』

還有梅里格 (Meisger) 的愛的花冠 (Love's Garland) 有一段說：『我要綴了白的紫蘿蘭，我要綴了抽着綠芽的秀美的水仙，我要綴了含笑的百合，我要綴了芬芳的番紅花，我要綴了深紅的玉簪花，我要綴了戀人的玫瑰。這樣，當我的花冠戴在海麗沃陀賴 (Heliodora) 的頭上時，她的卷髮上便披著各色的花瓣。』

最後，還有希臘人遺給我們的情書中的一封，誰看了都會感動的：

『勒弗奴 (Rufinus) 問侯愛耳批 (Bria)，我最親愛的。要是你和我隔別是好的，那麼讓你好啊。可是我再也不能，而且在你看來也是不能的，忍受我和你的寂寞而孤獨的

隔離。尤其使我落淚的是當我到考來蘇 (Corasus) 或者到埃替米 (Artemis) 寺院去的時候。幸而明天我的家來接我了，我就要奔到你的面前了。祝你千倍的平安！

概述希臘婦女比較概述猶太婦女更加困難，因為我們的道德文明和猶太的關聯比較和阿林玻斯的關聯更加密切些。自巴力斯坦以往，我們不能把多大的進步歸與希臘；我們只記得，一種臃腫的活動，漸漸兒的在希臘婦女中間顯著出來，從此誕生一件神祕的東西，這東西有的叫做進步，有的叫做頹廢。

## 五 古羅馬

羅馬對於婦女問題有什麼貢獻是很難說，因為如果沒有雅典，我們不能知道羅馬的情形將怎麼樣。如果希臘的風尚不會老大的影響羅馬人，如果偉大的拉丁民族不會征服希臘的城市，那就說不定羅馬會產生他自己的一種文明，也許在待遇婦女上面有非常的進步，這在希臘乃是惡劣的。但和希臘人比較，羅馬人是未成熟的民族，他們極羸

仿他們所能征服而不能同化的人民。羅馬的地位正和十八世紀中葉柏林的地位相似。那時大弗雷德烈 (Frederick the Great) 設置法國式的法廷，法國式的宮院，法國式的花園，彷彿日耳曼野豬的嘴可以用維薩里 (Versailles) 的紅帶縛住似的。

羅馬人採用希臘的文化，也許因為他們是忙碌的職務的民族，他們沒有自己創造文化的工夫；羅馬必定和白宮或華盛頓相類似。這樣，羅馬人的誇大，與其說是立足在理智上面，還不如說是立足在活動的人，將軍，官吏，殖民地行政官等等上面，來得愜當。他們處理婚姻和婦女比希臘人更加密切，因為他們是處理一切的事的。羅馬人是非常公務的；他們各樣的活動，自衣服以至祈禱都有組織。因此，他們對於婦女的待遇不及熱情的希臘人的殘忍，但却是更冷峻，少受感情的鼓動，少發生浪漫的美。

讀者須得想像：羅馬是一個大理石和磚石的大城市，有美好的街道，某種的警察制度，住着官吏的公共建築物。街市是熱鬧，牛拖的車轉運着繁盛的貿易；幾個優雅的婦人戴在沒有遮蔽的人力車裏，時常經過街上，訪問她們的朋友去。有大的浴室，裝璜得比我

們的更奢華，深長的走廊和寬闊的洋臺遮蔽着日光。

羅馬人是到了某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因為他們學得精美的飲食，這是表示有禮儀的第一種記號。富裕的人喫高貴橄欖，路克林奴湖（Lake Lucrinus）的牡蠣，烤肉，水菓，麵食，蜜。有時，在筵席上，竟有烤孔雀或一盤的夜鶯舌。這些都和着荷拉達（Horace）所歌詠的 Falernian 酒吞嚥下去。

各階級的情況是非常差異的。在一端，女奴們被笞打，被牛馬般待遇，被視作生育器，有時也被重視，如果她們擅長抄寫或烹飪；多數的女奴是在鄉野工作的。稍勝於她們的是大羣的平民，自由，貧寒，負苛稅，在貴族面前無權力，享受馬戲場的娛樂。在別的一端，即在羅馬社會的極端，是無窮的奢華，爵位與黃金，Bacchus（酒神名）的崇拜，有酒有女子的夜飲。筵席上有關於哲學的討論，從這看來似乎他們的聚餐比我們更有高尚的意義；但當一個羅馬紳士喫的太多了些的時候，他便跑到外面去嘔吐，回來又喫。這樣強烈的矛盾給我們一個羅馬社會的理想，並且指示羅馬婦女所必須抵抗的是什麼。

關於婦女，羅馬人似乎一直是清教徒，直到帝國的版圖自西班牙擴充到土耳其，併吞了北亞非利加，這狂熱纔昏迷了他們的心。在那時以前，婦女禁止飲酒，依據瓦勒利馬希默（Valerius Maximus）一個名叫意夸歇墨的流（Equatius Metellus）的男子遇見他的妻在飲酒，便殺死她。他終於免罪。畢克特（Rabius Pictor）敘述一件同樣的禁酒事例。在別一方面，早期的羅馬人似乎重視他們的婦女。在她們面前不得有無禮的談話；禮貌教他們在街上讓路給婦女，即高等官吏也都遵守這個習慣。早期的羅馬人把清淨教帶到家裏來；在女兒面前，丈夫不得和妻接吻；曼留（Mantius）確實被逐出元老院，因為犯了這個罪。

## 六 留克黎逾

這也得知道，早期的羅馬婦女是非常自尊的。留克黎逾（Lucretia）的一件事啓示某種羅馬主婦的見解，錯誤的但是美麗的；這指示羅馬人重視的是什麼。留克黎逾是一

備慘遭不幸的上等地位的婦人。讓我們引述威廉斯密史博士 (Dr. William Smith) 的簡單的記載：

國王的兒子們和他們的表兄柯拉替努 (Tarquinius Collatinus) 共在燕飲；席間起了一個涉及他們的妻的美德的爭論。他們騎上馬突然的去巡視他們的家。他們先到了羅馬，那里他們給正在盛宴的國王的女兒們喫一驚。他們便趕到可來達 (Collatia) 那里，雖在深夜，他們看到柯拉替努的妻留克黎適還在和她的侍婢們紡織着。留克黎適的美與德激動了息士多 (Sextus) 的邪念。幾天之後，他回到可來適來，留克黎適殷勤款待，當作她丈夫的親戚看待。夜深時，他走入她的臥室裏，拔刀威嚇；如果她不肯屈從他的欲望，他便立即殺死她，并且割斷一個奴隸的喉管，把他放在她身旁，聲言他殺死了他們兩個，因為他們通姦的緣故。這樣的一個羞恥的恐怖強迫留克黎適屈從了；但是，息士多一離開，他立即召請她的丈夫和父親。不慮多 (T. Brutus) 伴着柯來替努來，她的父親，留克黎適，帶了瓦利留 (P. Valerius)

來。他們見她十分慘苦。她把發生的事故告訴他們，並且囑託他們爲她的失貞復讐，最後便刺胸而死。

誰也不能這樣猜想：所有的羅馬主婦全數和留克黎迥相類似，除她們，例如葛拉基（Gracch）的母親，把她們的孩子叫做她們的珍寶以外。但在這裏，我們發見一件比我們在希臘發見的更清淨更高尙更時新的什麼東西，在希臘凡俗的縱慾祇稀薄的罩上一層不朽的藝術的紗（art-mesh）。到了羅馬變成希臘化，亞細亞化的時候，到了他被財富與權勢昏迷的時候，這一點也便失去了。我們可以想像奧古士都（Augustus）時代的一個時髦的主婦。她戴着一塊頭巾，這下面她啓齒微笑，穿着一件隨風飄蕩的外衣。她裹着一件軟羊毛製成的長外衣（stola），這給她示別於只穿寬袍（togae）的娼妓。她的衣服裏面有編織的 stola，這纏在肩上，露出一隻臂膀。白的，深紅的，紫色的 stola。長外衣從她的兩肩披下來，顯露着她的內衣。她脚上的半統靴是精美的皮用絲縫成的。她的頭髮罩在精細的金屬網裏面；她有金耳環，鏈索，珠頭圍。她的肘套着一隻臂釧；她的手指戴

着許多雕玉的指環。她的臉塗着脂粉；她的眉毛塗着黑墨；她的皮膚用珍珠粉擦白；或者她做俄尼羅（Nero）的妻頗披（Poppoia），在驢乳裏沐浴。這些都是沒有用處的；她是一個肉感的形像；她引起羅馬的顛覆；那些野蠻人現在已在門外的，不久便將壓倒羅馬城了。

## 七 程度的提高

羅馬婦女的途徑頗與希臘婦女相似，祇是前者有組織的傾向，因而獲得利益。羅馬女子不是一個公民，但她却可以做一個城市的保護者，有時因為捐助公益，人家還得給她豎立雕像。這樣的背馳並不是十分奇異的事情，因為即在英國，當一九一九年時，未滿三十歲的女子無選舉權，但二十一歲的女子却得當選國會。所以羅馬人不單是未開化，他們還是矛盾的，這也是人類自然的命運罷。羅馬的主婦理想上是她丈夫的勳產，并且受着冷淡的待遇；多量的金錢可以花費在她身上，像現今化費在某種的妻身上一般，但



把可以向別方面發揮的情慾濫費在妻子上面却不算是好的禮貌。實際上，一個羅馬的妻是誇大，好空談，奢侈。雖然在羅馬歷史的最早期婦女不准承襲財產，但她們漸漸兒獲得了這個，也沒有人反對。當愷撒（Cæsar）當權時，婦女得受些教育，不單是烹飪和紡織，還有跳舞，音樂，以及荷馬的詩歌。也有幾個著名的羅馬婦女，康尼黎亞（Cornelia），勞貝（Pompey）的妻精於算學，文學，與哲學；甲爾巴尼（Calpurnia），普利尼（Pliny）的妻，將她的丈夫的詩編入樂譜；這個女子，和在她周圍的許多女子，度着一個理想的忠實的婚姻生活。在塞納加（Seneca）是一個唯心論者，并且相信男女是同等的，這一點比柏拉圖更進一層的周圍，住着一羣婦女，是親戚和朋友，如海耳維亞（Helvia），保靈娜（Paulina），瑪希亞（Marcia）等等，她們都顯得聰明，坦白，而且和平。亞力比李（Aspasia）寫述的傳記，打基達（Thucydides，羅馬歷史家）引作典據。對於羅馬的娼妓可以說一句同樣的話，雖然就大體論她們遠不及希臘的娼妓。盧修安（Lucian）描寫班提（Pantia），不單是她的美，更及她的嗜好音樂，詩文，政治，和辯論。

從這些事實可以得到一個暗示：形式上希臘和羅馬的妻智力都不及娼妓，而在實際上羅馬的妻比希臘的妻超勝得多。這也不必為希臘人抱愧，因為我們知道希臘是被羅馬征服而且壓倒的，而且後者還有五百年的發達的期間。但是，在事實上，羅馬人對於婦女的態度，雖然複雜了些，却比希臘人的態度也稍微寬洪一些罷了。羅馬人幹的事和希臘人差不多；他們蓄置女奴，她們的婚姻是不承認為正式的；她們被穿耳，身體被用滾熱的鐵烙印着標記。羅馬人更蓄貞女（Vestals），她們遵守三十年的貞潔的誓願，她們在寺院裏禱告，供奉，服役。要是背棄了誓願，那貞女便被活活的埋死，而她的情人則被撻斃。

和這貞女的觀念相關的是朦朧的認識婦女有某種特別的性質。貞女是深受尊敬；她做爭吵事件的公正人；赴法場就刑的罪犯，要是路上遇見一個貞女，便被釋放。在這些見解裏，在男子的本能的深蔭裏，藏着這樣的一個見解，便是女子的貞潔是貴重的，而且在某意義是一件神聖的東西。這樣，一個娛悅的女奴和娼妓的王國的混雜的影響漸

漸的黯淡下去；後者的大多數是已釋放的女奴，伶俐而不關重要她們崇奉 *Isis*（女神名）和 *Bacchus*（酒神名）。她們是粗俗而且迷信。但也有愛存在。蘇多紐（*Suetonius*）欣然的敘述哀克推（*Acte*）對於尼羅的熱情。哀克推愛戀着這個犯罪的狂人，這個鬻髮的孔雀，這個染着血污的懦夫。雖然有他的母親亞力比拿和他的妻顏披（*Boppaea*），但照顧他的遺骸的還是哀克推哩。

不但是愛；在羅馬，我們可以比在希臘更多發見婦女的智力的競勝。我們藉着誹謗她的人們深知她，藉着耶必克丟（*Epictetus*），他譏笑涉獵哲學的婦女，帶着輕易的侮蔑說她們所領悟於柏拉圖的祇是『一些皮毛。』我們從猶維那耳（*Juvenal*）在紀元一百年時候所寫的著作裏知道得更清楚。著者須得引用特勒顛（*Dryden*）翻譯的風刺文第六篇（*Satire VI*）的斷一片：

你道這些可怕的罪惡從那里來的？

從前是貧窮所以是貞節從前，

我們的主婦是這樣的：奢侈走不進

低矮，四壁空空的屋子裏來；

白天，她們的手困於工作，

晚上，僅夠有限的睡眠。

貧乏迫着她們，她們的飢餓把持着她們，

當漢尼保爾 (Hannibal) 徘徊門外的時候。

但現在是放縱了，侵占着我們的安樂，

我們遭受一切妨害平和的痼疾……

這里，我們記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印革 (Inge)，吉羅特夫人 (Mrs. K. F.

Genoul)，這些都是英美的嚴肅人物；他們悲嘆着現代的女兒，這個現代的女兒，在古羅馬時代被人家侮辱，正和今日一樣。但是，不管猶維那耳怎樣的嘲笑婦女，而最後自笑的還是婦女哩。

## 八 婚姻

羅馬人因爲有組織的美德，所以他們的婚姻也比希臘人更是公務的了。他們和斯巴達人一般的懲罰獨身者，這樣使婚姻幾乎成爲強迫的；他們對於已婚的人給予特殊的尊榮，一半因爲他們希望抑制縱欲，一半因爲他們希望蕃殖公民。在戲院裏，已婚的看客的坐位，和兵士的坐位隔離。已婚的官吏比獨身的高貴；在就奪職務的時候，他們占得便宜。在這個見解裏並沒有一點道德的意義；當法蘭西革命時，流行一個傳說，包含羅馬的勇敢，純潔，公平等等美德；實際上，羅馬人比較別的民族並無特異之點，只是他們堅持着婚姻是一種常規的條件這見解，他們的欲望是要使世界合於常規，他們論理的斷定人民必須結婚。

他們的婚姻儀式比任何希臘人所意思的複雜得多；照本文的觀察所及，他們是注

重儀式的。在舉行婚禮之先，他們詢問卜徵官（Ursus），斷定這件婚姻是否神所祝福。有許多日期是不吉利的。經過長時間的談判，纔將婚事訂定，新婦方面，祇經過她的父親的諮詢。立一張契約，由雙方家長簽名蓋章。在有些例子，婚事由職業的受酬的媒妁安排，經過詳細的查詢，兩家便結為親戚。羅馬人在婚姻上表現一種現代的精神，便是他們禁止童婚，這在近時的東方仍然通行，與古士都禁止兩造不到可婚年齡訂結婚姻，只有女兒可以在十歲許嫁，十二歲出嫁。這是很簡單的，也是很重要的，我們畢竟在羅馬找得現在我們叫做同意年齡的一件東西的端緒。實際上，羅馬的女兒許嫁是頗遲的。雖然不經過她自己的同意，但父母總是照顧她的；一個十三歲的羅馬女兒也許參預一點意見，如果是一個鍾愛的女兒，她也許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

這里，我們不及詳述羅馬婚禮的繁重的儀式，鎗端揉開新婦的頭髮，戴的結婚戒指，麥粉，鹽，和水製成的餅，等等。這些都是不關重要的；關重要的只是舉行儀式罷了，因為婚姻儀式的存在是一件新的事實。在有些例子，儀式是不舉行的，因為他們持着與蘇格

蘭人同樣的見解，以為兩人如果公開的當作丈夫和妻的同居着，他們便是合法的夫婦了；婚姻也可以由公開的宣告而訂結。但這是不適用於有地位的家族；一個貴族娶一個平民，這在羅馬歷史的早期是流行的，常用宣告代替儀式，但高等地位的人總是執意要有一個繁重的儀式的。

理想上，羅馬人是一夫一婦的；實際上却有例外。習尚參差不一，有時一個重婚的男子須受熱鐵烙印的刑罰。就大體說，他們實行一夫一婦，比猶太人更甚；所以他們是本能的趨向將要臨到他們的基督教道德的。實在，他們創設了對於妻的重視，這在希臘是沒有的；他們把她們當作公務的妻 (official wife) 看待；依照早先的法律，如果丈夫已死，不留遺囑，妻得承襲遺產；他有子女遺留時，妻便和他們均分遺產。羅馬人的財產觀念的發展，表現在愷撒法 (Julian law) 上面，依照這法律，一個不忠實的妻失去她的嫁奩的一半，及其他任何財產的三分之一，又被驅逐。這是重要的，因為比羅馬人更東方的意見是要把不忠實的妻的財產全部奪去的。但是，羅馬的妻的地位也不見得固定。她也許被僱

容的待遇，她也許參預公共的宴會；她也許和丈夫及他的友人共同飲酒；要是我們把這些和東方的閨閣制度比較起來，顯然發見非常的進步，但是婚姻的自身絕不爲羅馬的妻保障。她會輕易的被丈夫離棄。例如旁貝宣告慕西亞（Mancia）的無從證明的不忠實，和她離婚；西塞祿（Cicero）和他林休（Tarentia）同居了三十年，終於離棄她，另娶一個年輕的女兒小喀拖（Calo the Younger）和瑪希亞（Marcia）離婚，使他的友人荷騰休斯（Hortensius）可以娶她。一個婦人可以被離婚，爲着無兒，爲着不和睦，爲着任何理由。羅馬的丈夫祇須寫一張字條給他的妻：「拿了你所有的去。」

唯一的調劑是應許女子可以和男子一樣的獲得離婚，但是當她們援引法律時，她們便和希臘女子一般忍受着社會的苦痛。她們生活着的社會仍然是女子居下風的社會，除非她是羅馬市民的女兒，便是這樣，她也難得充分的自由。她生活在一個激擾，戰爭，放蕩的世界，生活在一個充塞着公然註冊的娼妓的城市，便是皇家的女子如麥薩來那（Messalina）也難免紛擾。在愷撒之前，婚姻規則久被蔑視，情形漸趨腐敗，共和的羅



馬的嚴肅的狀態逐漸被皇族的東方的浮華蒙蔽着，他們注目於殘酷的景象，光亮的戰車，東方的野蠻的娛樂，獅和人的戰鬪。這當然不是婦女爭公道的世界。但公道却臨到她們身上來了，因為羅馬人，無論他們怎樣兇蠻，是幻想着一個有秩序的世界的。婦女是弱者；那些有秩序的世界的端緒，開始給予她們一個安全的端緒。『開始給予一個端緒』這是不夠的，婦女們須得緩緩的沿着一條沒有止境的道路進行。

## 第四章 曙光

### 一 基督教

這是不能否認的，無論我們考慮婦女或男子，基督教的來臨是全部歷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其他重要的信仰，例如佛教，婆羅門教，回教，也曾統馭無數的人們，而且也有永存的影響；這些信仰是持久的，却沒有一個具有像我們所見於基督教的適應優越人種——即白種——的需要的特殊能力。沒有一個顯得有進化的能力：他們在當初傳道時是怎樣，現在仍然是怎樣；基督教的強勢存在於這一件事實，便是他能勝任我們叫做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的重大的運轉，而且即在今日也有被非教（dissect）與維新轉移着的趨勢。

基督教最初侵入羅馬帝國，隨後侵入巴巴利人 (the Barbarians)，隨後逐漸逐漸的傳遍整個白人世界了，因為他是一個活動的信仰，尤其因為他適應舊信仰所不理會的需要。這是可驚的：基督教在羅馬失去法律保護與羅馬皇改信宗教這兩件事實的間隔只不過三百年；就轉移人心而論，三百年實在是一個短時期罷。他依附舊神，因為他怕權新的；所以，在基督教裏面必定有什麼東西無限的控訴着。實在，當基督教傳到小亞細亞，傳到羅馬，傳到希臘的時候，他找得信奉者，因為在那里沒有抵抗他的東西了。舊羅馬世界已經不信伊馬斯 (Mars, 羅馬軍神)，維奴斯 (Venus, 司美麗與愛情之女神)，尤撥德 (Jupiter, 主神)，以及那些具人面，作狎昵狀，司妒與愛的無稽的神明了。羣衆仍然禮拜寺院，但異教的世界已非內心信仰了。人們訪謁寺院，因為這是伴爲的事，因為這是好的禮貌。常常，當基督教徒被帶到官吏面前，被勒告捨棄他們的基督教信仰的時候，官吏通知他們不必詳細地辯駁，并且告訴他們當真並沒有人要迫害他們；這差不多暗示他們說，他們可以一樣的供奉異教的神，因為官吏們也並不真的信仰，因為法官們，貴族

們也並不真的信仰。在那時，宗教祇是一種程式罷了。

基督教徒是無敵的，因為他們不會把宗教當作一種有體面的事業看待。基督教徒祇熱誠的相信，他們的信仰對於他們生前死後的一切都有關係的。侮辱，困苦，和死，他們都願意忍受。沒有東西能夠搖動他們的信仰：和異教（即偶像教）爭執時他們使出氣力來，前者便顯得沒有比舞臺上的佈景更堅固些。基督教起初傳播在奴隸，窮人，和婦女中間。這是因為異教是勢利的信仰，因為包括婦女在內的下等人在異教的計劃裏是沒有地位的。而且她們是悲慘的；奴隸和婦女可以被賣離開她們的家屬，被笞打，被苛責，被處磔刑，被殺害；即使是已婚的婦人，地位也屬平庸；一個下等階級的羅馬婦人可以被她丈夫離棄，而在實際上她却不能夠脫離他的束縛。一個信仰起來了，這信仰宣言男子和女子精神上是平等的，即使世俗上不十分平等；這是一個信仰，他維持永久的婚姻，他把以前只加在婦女身上的義務加在男子的身上；基督教是宣告男子須得忠實的第一個信仰。因此，在早期，婦女熱誠的投入基督教。有許多做了宣教師；克羅太爾（Chlothide）

感化了她的丈夫克羅維斯 (Clovis) 法蘭族人甘德 (Ken) 的白太 (Bertha) 和匈牙利  
的幾希賴 (Gisela) 把基督教傳入他們的地域，後來還有別的婦女感化了波蘭公爵  
和耶里斯拉夫皇帝 (Tsar Jarislav) 而且在婦女中間也有許多聖徒 (Saint)。

聖徒的存在是基督教最初權力的牢固的證據。聖徒錄的編者們已經搜集了二萬  
五千個聖徒的行述。但是，因為這些博學的人屏除了很多很多他們視為詐欺者的聖徒，  
並且因為他們只參考拉丁文的歷史，所以還有好幾千的聖徒不曾記載。聖徒是這樣的一  
個人，他或她為下世的緣故厭棄今世；他或她度着一個理想的生活，以十分的淡漠容  
忍着貧窮，寂寞，侮辱。在一個意義上，他們是一生以誘惑作籠的武士。他們代表在今日造  
成社會改造者的理想；他們生活在飢餓，黑暗，污穢裏面，這樣給人們做一個蔑視物質世  
界的榜樣。在這裏關係緊要的，不是聖徒的實際的行爲，却是他們的能夠產生，而在同時  
羅馬和希臘大抵產生優美的犬儒學派和顯赫的智者。

但是，不要這樣想：基督教從起頭便感到效力。在一個長時期內，基督教徒是遭社會

的屏棄的；而且，雖然基督教到達羅馬是在六三年，但這傳到蘇格蘭是在二一二年，法蘭西是在四九六年，薩克遜是在七八五年，俄羅斯是在九四〇年。挪威和瑞典在世紀還屬異教，而在一二二七年十字軍之後基督教總到達普魯士。這想起來是可驚的。塔西佗 (Tacitus) 所發見的一夫多妻的日耳曼部落，繼續這情形直到一二四九年。基督教是緩緩的蔓延的；這信仰，以及追隨他的道德，如油斑一般的蔓延開來，但是他們延到那里便停留在那里。

所以，要研究早期基督教及於婦女的影響，我們必須記得幾百年的差異的情狀，必須記得當君士坦丁優屬基督教時歐洲北部還不曾聽到教義的宣傳。我們也須記得早期的基督教徒組成一個混雜的社會。恰和猶太人保持着一個種族不和別人混雜相反。基督教徒散遍古時的全世界。有的是猶太人，有的是希臘人，羅馬人，腓尼基人，埃及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高爾人及其他。甚至含有斯拉夫人，從非洲中部和北部來的黑人，以及古時的大不列顛人。這樣，當這些種族努力於基督教生活時，他們不能同時丟棄幾百年

來的習俗。一個希臘人和一個野蠻的韃靼人會得同是基督教徒，但在待遇他們的婦女上面，他們的種族的傳統作用着。當我們解析婚姻和婦女狀況時，這一點是必須牢記的。

## 二 異義

基督教的真義，從精神的觀點看來，我們可以置之不論，因為在今日誰都知道基督教的觀念是什麼。爲目下的研究起見，我們所關涉的却還是基督教及於那時期的道德的影響。基督教還沒有起來時，已經有道德的生活，美麗的，貞節的，自己犧牲的生活，尤其是在希臘人中間；但是在基督教以前却從來沒有爲維持美德起見集中的努力。在一世紀的早期曾有抵抗羅馬社會的惡德的強烈的反動；慕沙尼斯 (Musonius) 在這方面顯得特別的利害。但基督教徒却更加果決。最活動的一個，基利沙斯頓 (Chrysostom)，誕生於安提阿 (Antioch)，他是一個詭辯家的門徒，做了十年的基督教徒和隱士。最後，做了君士坦丁堡的大僧正，他膽敢提出訓戒，反抗帝國法院 (Imperial Court)。他抗辯

女奴的販賣，並且能夠抑制貿易；他甚至膽敢攻擊公舉他的教士們的道德。貫達基督教的全部歷史，我們看到這個清淨生活的嚴格的主張。聖阿達爾柏（St. Adalbert）和後來的教士彭非爾（Pampin）把抑制在波希米亞（Bohemia）的不道德作為他們終身的事業；就大體論，那些大僧正們雖然容忍婚姻，却強迫信仰者在他們的結合上面重精神而輕實體。基督教的見解並不是完全新奇的，他只是存在於羅馬帝國以及墨西哥、波斯、加那列羣島等等地方的真女的見解的重申。基督教未來時，猶太的 *Israhel* 教徒已經保持禁慾的見解，但推廣這見解的乃是基督教。

自然，像基督教徒的民衆，信奉着完全新的教義，難免趨於偏狹，但他們的價值却在容納任何人。恰和猶太人視非猶太人爲不潔淨相反，早期的基督教徒一律容納凡是信奉基督教的男女們。這表示非常的進步。關於婦女，可以說基督教首先建設精神的德讓。克拉西。基督教徒具有猶太道德律的權勢，具有猶太人的熱誠和鍛鍊，但他們不被束縛在他們自己的信仰裏面；他們的救濟不限於基督教徒；他們把這伸張到任何種族，無論



富的或貧的，貴的或賤的

勸人信教與超度人的志願有重大的影響及於早期的基督教生活，這大抵是純潔的，理由有兩層：第一，自稱基督教徒的男子或婦女須得懺悔他們的前愆纔被容納，這意思是：因悔罪而起的修行生活，必須絕對的純潔。第二層理由是：勸人信教須得自己力行。一個早期的基督教徒須得給人家做一個好榜樣，這便強迫他度着清淨的生活。許多基督教的反對者指出在早期的基督教徒中間有幾個是罪犯；這是確實的，但實在的情形是這樣：感悟了的罪犯不能獲得異教的安慰，而基督教却能夠赦免而且刷新他們，這樣有幾個罪犯終於成爲聖徒了。爲概述信仰赦免與清淨的精神起見，我們可以說，在拉丁與希臘的文學中間找不出些微讚美清淨生活的意見。在別一方面，基督教徒却覺得情慾是污損而且貶黜他們的東西，覺得公衆的禮拜堂是犧牲他們以爲惡劣的一切衝動的一個適合的地方。早期的基督教徒不免已甚些；他們的禁慾主義，爲了他們厭棄塵世的緣故，引導他們離開美與愛，但這却是一個必經的時間；他們不當過被奇責，因爲他們

是在一個勇於爲惡的世界上勇於爲善。

### 三 婦女的地位

早期的基督教有一種奇異的情狀，便是基督教徒同時覺得婦女是可輕蔑的也是可尊敬的。這常常引起老大的誤會。一個男子雖然做了基督教徒，他也許是一個阿非利加人或者是一個斯拉夫人。理想上，基督教徒企望着比從前格外優待婦女些；但要他們必須符合他們的較高的理想，這是不能期待的。基督教徒因襲着對於婦女的亞細亞見解；這是難免的，因爲此外再沒有別的見解了。許多早期基督教徒的意見可以從厄克來 休斯替庫 (Ecclesiasticus, Sirach 的兒子)——他在紀元前二百年時候頗有權勢——找出來，厄克來休斯替庫囑咐男子不當嫉妒他的妻，但須謹防他的靈魂給她奪去。他須謹防歌唱的女子。他須避開美麗的女子，因爲美麗是網羅。他不當瞧視別人的妻子。他須畏懼酒和女子。厄克來休斯替庫顯然憎恨而且畏懼婦女。他說一切的那惡都及不

上婦女的邪惡；他說多言的女子是討厭的；他又說婦女祇是一個報償或責罰。在傳道書（Ecclesiastes）上申述着同樣的意見，他描寫女子是一個危險物，聖潔的男子纔能脫免。他能夠在一千個人裏面找出一個好男子，却找不出一個女子。

這些雖是基督教以前的見解，却渲染了基督教的見解。幾乎所有基督教的名人都把女子看做危險物，爲這緣故便不得不憎恨她了。這樣，忒滔良（Tertullian）說：「女子，你祇配永遠穿着囚服與破衣行走，你的眼睛充滿着懺悔的淚。」這樣的見解直到紀元1100年還存在着，那時我們看到馬霸特（Marbod，勒內的大僧正）這麼說：「女子，如痛快的賣打一般，如蜂房一般，如毒劑一般，用了塗着蜜的刀，刺入即使是聰明人的心窩。勸誘我們的始祖嘗禁果的是誰？是女子。強迫她的女兒們損害她們的生命的是誰？是女子。鉗奪了一個強壯的男子的頭髮而淪落他的是誰？是女子。割去無罪的男子的頭的是誰？是女子。」這樣的例證可以無限的類推。早期的基督教徒仍然保持舊時猶太人，希臘人，及羅馬人的見解，以爲人類是男子的，女子是附屬物，是次一等的人。而且，基督教徒

究不能漠視女子的嬌媚；她的眼睛的閃爍，她的頭髮的光亮，她的櫻唇的微笑，她的眼淚的奪人，她的驕誇的刺戟，她的甘美的一切，她的迷人的一切，在她們看來祇是世間陷阱中的一個。婦女是阻礙物，是他們必須克服的誘惑，是志在墮落他們的魔鬼所差遣的殘忍的仇敵。他們覺得憎恨她是爲難的，因爲他們愛她；同時他們覺得憎恨她是容易的，因爲他們畏她。

早期的基督教徒確信在男子的內部含有某種神聖的火，確信男子是取悅於神的，而女子祇含有屬於男子的什麼東西；確信女子是遠離神聖的火的，確信女子是取悅於男子而不是取悅於神的。他們以爲婦女是爲男子而生，爲他的安慰與勤勞而生；她必須順從他，而他的全部義務是在愛她。這樣的見解沒有一點是基督教所獨有的；他祇是亞細亞的與古代的。基督教和其他古代見解不同的地方是在承認婦女的人格。例如，他們不否認男子和婦女同樣可以達到靈感（*Inspiration*）的地步；早期的基督教由信徒的會議管治；在這些會議中，一個自以爲感悟的女子可以站起來，講話，而且受尊敬的聽聽。

這情形一直繼續到由會議舉出了牧師，指定了大僧正。在早期基督教徒中間的嚴密管治的創設，重又把婦女降落到次等的地位，但在早期她是精神上被視為同等的；她的靈從資格是被承認的；在宣教師的書牘裏她被優雅的記載着。所以在基督教社會的婦女的地位，概括的說起來，是一個賦與希望的次等的地位。希臘和羅馬幻想一個未來的境界，名字叫樂園 (Elysian Fields)，這裏面祇有男子可以進去；早期的基督教徒打量一個捨棄物質的下世 (after-life)，那里男子和婦女不再成為男子和婦女，祇是精神的生物，所以是這樣的平等，至於無所謂主從，無所謂貴賤，除神聖的閃爍外沒有別的東西了。在下一段裏，著者將要試着表明在婚姻上面對於婦女的物質的見解是怎樣，但在這裏著者可以斷言，從精神的觀點看來，婦女的地位藉着在精神的區域裏婦女不受性的妨礙，這一個理想無限的昇高了；這樣，基督教徒破壞了幾世紀來維繫着的一個嚴重的束縛。

#### 四 婚姻

關於婚姻，基督教徒提出三種意見，完全新穎的，而且有重大的影響及於婦女的。第一種意見是婚姻是非欲望的；第二，婚姻一經結合便不能解散；第三，是一夫一婦，便是一個男子不能有一個以上的妻。

讀者如果不忘本文的前三章，當能認知這樣的見解將在婦女的地位上發生怎樣的改變。在第一個基督教傳道師說話以前，我們還是在往古的深淵之中；過了幾年我們纔發見和現今差不多的婚姻。隨着基督教，我們由往古跳入接近「奴隸的婦女」變爲「婦女」了。這不是說基督教解放了婦女舊時的束縛，祇是基督教改變了婚姻的觀念。十分奇異，基督教徒創設了婚姻的新制度，却同時嚴重的反對婚姻是必需的。基督教的理論，是世上一切愉快都是邪惡的，是世界繼續到不多幾年之後便被毀滅，所以這是他們自然的理想，以爲延續種族不但是邪惡的，而且是荒謬的。一切虔誠的人的自然的行徑

是爲未來的緣故準備他們的靈魂，換句話說，婚姻是不在基督教的「下世」的概念之內的。但在別一方面，基督教的領袖們承認至高的生活不是常常適合於至下的人的；他們明白太嚴厲的規則不能持久；於是他們承認也許有一個自然的生活方法，雖然不及精神生活的高尚，却也不一定是邪惡的。

有幾個基督教的長老自然地執持極端的見解。例如，哲羅姆（Jerome）說：「婚姻至多是一件罪惡。」阿利振（Origen）說：「婚姻是不聖不潔的。」有幾個基督教的支派比主體更加嚴厲。例如馬桑人（Marcionites）完全禁止婚姻，并且拒絕給已婚者施洗禮。這些見解被一般人執持着，至於在基督教裏面有整千的保守信誓的人們，不像在羅馬，難得保存六個貞女。基督教的信誓的激昂產生了同樣的男聖徒和女聖徒。這是重要的，因爲在基督教以前，像底波拉（Deborah）或阿斯波西一般的一個女子也許會有權力，但她却不能獲得精神的平等。在聖徒的生活裏很多如得克賴（Thecla）脚下臥着尊敬她的聖潔的狂暴的獅子一類的事例。

但是，逐漸逐漸的，基督教伸張開來，婚姻被容許着於是發生嚴重的討論而有一派起來寬縱婚姻了。在四世紀，干格拉（Gaula）公會規定獨身固然是最好，但婚姻也不一定阻礙超度。舊時的觀念依然存在，所以佐維寧（Zovian）爲了否認獨身的價值而被逐出公會；祇是婚姻多了一層法律的容忍。婚姻依然是一種方便，却是合法的方便。

而且，在牧師與教徒之間，起初沒有清楚的辨別；所以起初牧師不一定要保守獨身。牧師的獨身是緩緩的發達起來的；最早，他們不准妻死後再娶，而且不准娶寡婦；在四世紀，哀耳維賴（Aivira）僧正會容許下級牧師的婚姻，僧正則必須獨身。直到格列高里第七（Gregory VII）繞各級的牧師都須保守獨身。而且便是那時阻力也很多，所以在十三世紀以前獨身不曾實現。用強迫度非常的生活的方法，命令牧師獨身，這樣給他們堅立專門的道心；這和湯麥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見解相脗合，他並不責咎婚姻，祇把他視爲超度的阻礙，因爲他把個人的愛和精力耗費在塵務上面了。

基督教這一部分的改革不是全然有利於婦女的。固然把女子視爲男子的誘惑和



網羅，但男子是女子的誘惑和網羅，這一層却没有弄清楚，獨身的宣傳固然沒有低落女子的地位，也沒有擡高她。她依然是一件危險物。但是昇高婦女的地位的却是一夫一婦的創立。基督教未到來時，全世界的男子都有數個的妻子和愛人；妻子祇是一件動產。在基督教的法典下，一個妻和一個丈夫合成一個完全的精神的整個。基督教徒雖然沒有把這件事實作正式的宣告，但他們不實行多妻，逐漸逐漸的，「一夫一妻」便成爲法式了。也有少許例外。在六世紀我們找到一個有兩個妻的愛爾蘭王；關於多妻的法蘭王的記載也有，但大體的傾向是趨於嚴格的一夫一婦。這及於婦女的影响是可注意的。從此，當她變得衰老時，她的地位可以不再給別的年輕女子奪去了；她可以不再忍受地位的低下；她不但是合法的妻，簡直是「妻」了。這在基督教的家庭裏所給與她的權力是容易想像得到的。

最後離婚問題起來了，而他的解決更使婦女的地位穩固。早期的基督教徒不但視婚姻爲不容解散的，并且反對續娶或再醮。後面的一個見解雖然不能持久，但在基督教

法規之下一個男子要離棄他的妻是萬萬做不到的。即使一個基督教徒的丈夫或妻不是一個信徒，他或她也是不能離棄的。逐漸逐漸的，法規是這樣，續娶或再醮是容許的，但當一造生存時，別的一造便不能再娶或再嫁。變動是有的；有權勢的人逃越嚴密的法規是難免的；但是可以說，到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組織教會之後，離婚和重婚便絕跡了。到了後來，基督教徒便不能這麼完全的保守他們的嚴密的法規。德林特（*Trent*）公會為順從人類的天性起見，容許在某種事例上婚姻得由教皇的諭旨而解除。但這時已到了十六世紀，那時基督教的組織已發生重大的改變，那時的情形和基督教長老的情形是一點都比不來的。我們可以概括的說，貫達基督教的早期，已婚的人可以分居，但不能離異。

這及於婦女的影響是容易了解的。離棄別一個，有這個權力和濫用這權力的人，常常是男子；這情形一直繼續着到一八六〇年。在基督教以前，因離婚而失敗的常是女子，因為離婚後她便失却她的社會上的地位，這在男子却不是這樣；有時她甚至失却生計，

真的變成一個奴隸了。嚴密的婚姻是保護婦女的，而離婚（直到較近却一直給男子的浮騾做奴隸。基督教規定恆久的婚姻，這把婦女的地位幾乎昇到物質的平等。

## 五 基督教生活

雖然在基督教徒中間確實有許多是淺薄的，或者利用宗教作他們進取的手段，但就大體說，早期的基督教徒創設了一個生活，這生活可以作為他們那時代的模型。他們幾乎牢不可破地重視婚姻的約束。他們的貞節的理想趨於這樣的極端，至於君士坦丁（Constantine）規定對待不忠實的死刑，這是不但適用於婦女兼且適用於男子的刑罰。這刑罰不是常常應用的，因為遠在君士坦丁以前，基督教徒已用「斥逐」對待任何犯罪的教徒。我們可以想像，大多數的基督教徒實行純潔，澹泊，儉約，節制等等美德。熱誠的傳道師，因為願望着吸引週圍的異教徒改信他們的宗教，所以實行這些美德。給人家做一個榜樣；他們以奇異的，猛烈的誇做實行這些美德；他們把誇做來替代基督

教的謙卑。誇傲不是一件惡事，反而擴張他們的美德。常常，他們公平的經營買賣，便是和異教徒的交易也是公平的。他們這麼生活着，猶如他們生活在一個理想社會裏面；實在最早的百年間，他們甚至將他們財產充作公用，賣去他們的所有物，和同教徒共享。漸漸兒的，制度確定了，財產共有隨着停止，換取多量贈與教會的形式。尤其當四世紀的擾亂時期，那時野蠻人擁擠在羅馬的門外，巨大的財產歸入教會的手中，這便堅立了支配中世紀的教權的基礎。

也許有人懷疑：像這樣瀟泊這樣純潔的百姓何至於不洽輿情而且受人家的迫害（persecuted）呢？理由是這樣：基督教的禁慾思想是和古羅馬的窮奢極欲不相容的。基督教徒脫離了異教，也便脫離了羅馬的享樂生活。因為祈禱異教的神是通常的事情，基督教徒便免除社交生活，不到競技場去；他們憎恨異教的藝術，異教的詩歌，異教的雄辯，因為他們排斥異教的神，他們便自動的成爲嚴格者了。他們甚至拒絕參與羅馬的祝祭，因為這些是託庇於偶像的神之下的。廣泛的說，基督教徒是反對無補於超度之任何知

識的；他們反對言語的輕捷，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他們期望着生命的短期保有 (short tenure)；這却使他們不宜於交際。他們視一切的美爲縱慾，所以他們憎恨他。我們看到長老們排斥彩色的衣服，樂器，金瓶，白麵包，洋酒，溫浴，以及公共的祝賀。他們憎恨任何取悅於人身的東西，這樣便受羅馬貴族的嘲笑，說窮人比富人容易得道。這是不確實的，因爲有許多貴族也做了基督教徒，但羅馬人的憎恨而且迫害基督教徒於此得到某程度的解釋了。還有別種理由：因爲基督教徒以天國的歸化者自命，所以他們對於在異教管治之下的民事和軍事的職務都拒絕不就。他們的全部忠誠傾向於教會，他們的全部奮鬥是昇高等級。這也須記得：早期的基督教徒不能完全拋棄他們的人性；他們有時不自覺地炫耀他們自己的尊貴；忒洛良會寫一首長篇的論文，詳述異教徒在下世須遭受的種種慘苦。早期的基督教徒很喜歡對異教徒宣傳這類的事情，這便惹起異教徒的憎恨，而遭他們的迫害，一半因爲他們教義不同，一半因爲他們互爭高尚。

而且，對於這些純潔，澹泊的生活是有某種理想的和迷戀的見解的。早期的基督教徒

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相信魔鬼，而且不絕地看到自己被化作種種誘惑的魔鬼們追逐着；他相信自己受幻像的支配；他採納神異的治療；他幻想一個在他的嚴肅生活的後面的神祕的背景。早期的基督教徒是他那時代的產兒，所以他難免迷信。然而他是在往古的污穢與恐怖之中從事向上的努力；他也許是痛苦的，確實是朦朧的，但他却是努力的；以趨赴的脚步和暗鈍的眼光，沒有一些見傳說跟隨他的後面，他努力爲他自己和他的女輩開闢一個純潔的，端嚴的，和勇敢的世界。

## 六 黑暗時代

時間進行着，羅馬覆滅了。從德意志來的野蠻人蜂擁到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而進入阿非利加，沿途焚燒與殺戮。在他們的面前文化變成了火焰；知識消失了；一個凶蠻的時期到臨了；逐漸逐漸的，從四〇〇年至一〇〇〇年，爲人類而設的一切已成的文明都毀滅了。藝術，哲學，文物，羅馬的帝國的組織，一切都隨着由遠北來的蠻人的狂潮而消失。

了。印華說得好，中世紀是「有史以來人類所經歷的最悠長和最悲慘的挫折」依普通的解說，中世紀是以四〇〇年始至一五〇〇年止。便是中世紀以傾覆文化的野蠻人狂潮始，至以給世界以新光明的科學與冒險發見美洲與好望角止。但在中世紀的中間却有不同的段落。例如自一二〇〇年以往，文物復活，實際上是一個文藝復興期；而在自四〇〇年以後的八百年間，除黑暗的蒙昧以外便無他物，除非在教士中間——這便是著者把早期中世紀緊接基督教的緣故。這早期的中紀世，在諸侯 (feudal lords) 的踐踏之下，為未來文化起見的唯一救濟是基督教會的存在。這是早期的天主教會，他在修道院裏保存着因後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而爆發為大火的微小的閃爍。

現在，教會須得完成一件困難的工作，不但為文化，還得為婦女維持已經獲得的豐富的成績。他們須得對付哥德人 (Goths)，佛西哥德人 (Visigoths)，波根特人 (Burgunds)，凡特耳人 (Vandals)，後來還得對付匈奴 (Huns)，亞伐爾人 (Avars)，這些都是從多瑙河 (The Danub) 和佛士都拉河 (The Vistula) 來的野蠻的羣衆。這些哥德

族人身材高高的，額骨突出的；他們有紅的頭髮和鬍鬚，或者黃的頭髮，纏得奇形怪狀的；他們有用鹿皮帶縛住的白麻布的腳絆；他們的腦前有皮的胸甲，他們的肩上披著鹿皮的外套。他們崇拜 Wotan, Freya, Loge 等等野蠻的神祇。他們是愚昧的，他們是兇狂的，他們是殘忍的，但他們却不完全惡人。據塔西佗說，這些野蠻人的婚姻非常嚴密；他們以死罪懲罰不貞，雖然對男子比對女子自然寬容些。他們傾向於道德的嚴厲；在哥德人中間是沒有像通行於羅馬人中間的穢褻的戲謔的。他們有點和紅種印第安人相像，因為他們的婦女也是被奴視的；她們從事大部分的工作，而她們的丈夫則狩獵，飲酒，賭博；直到後來，當這些野蠻人或為基督教徒的時候，婦女纔有承襲的資格；他們的見解可以從下面一件事實看出來：當他們產生一個孩子時，他們有向公家領受補助金的權利；如果產生的是一個女孩子，補助金的數目便比給予一個男孩子的少些。

這些野蠻人的大體却比頹廢的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大體更清淨，更優雅。基督教漸漸的侵入他們，但當他克服他們時，他們便顯得忠誠，而且和前人一樣的成為好教徒了。



他們適應自由的資格，而且這應當感謝法蘭族人，便是他們願意允許婦女和男子同等的獲得離婚。逐漸逐漸的，他們被吸入基督教的組織之內；實際上，基督教在西方代替了羅馬帝國；他是克服野蠻人的衝決而陵駕其上的唯一有組織的團體。六〇〇年以後，大多數的法蘭西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都依附基督教而且受教會的統治。道德，商業，政治，社交，一切都隸屬於教會之下。隨着西方世界逐漸脫離君士坦丁堡的勢力，西方的教會便成爲弱小的國王們的主人；到了一〇五四年，教皇成爲西方唯一的領袖了。至於東方，我們可以不必說，因爲在那里還是渾沌的時代。而在這里巴巴利人，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也相繼追逐而來。基督教成爲職務的憑藉，因此便失去他的莊嚴。迫害是沒有了，但是許多長老們的生活變壞了——腐敗和詭祕的生活；遊藝場感化了教士；教會的事務常出於秘密接洽和陰謀；捐助慈善會，醫院，以及孤兒院的富有的婦女感化了僧正，而且給教士們瞻望一個時髦的氣概；君士坦丁堡的社交婦女和我們現今的社交婦女不十分兩樣。所以，東方陷入頹廢時，基督教隨着衰敗。婦女的地位的改變，單獨在西歐發達起來。

基督教對於野蠻人的政策是聰明的；他不排斥他們，却吸收他們。不管忒涪良怎樣說，基督教鼓勵和異教徒結婚，以圖傳播信仰；祇當基督教確定時，纔禁止和異教徒結合。葛萊細亞（Gratian）的命令禁止除特許以外的這樣的婚姻，但是，在事實上，到了一〇〇〇年，西歐幾乎完全屬基督教，甚至異教徒也都覺得以改入基督教為適宜了。

關於那時婦女的地位，我們看到相抵觸的事實。野蠻人的基督教徒，雖不會創造什麼新的東西，却從他們的部落帶來那造成婦女地位另一種變換的自由主義的微光；他們發展某種朦朧的見解，便是在一個女兒接受一個丈夫之先須先和她商量。這是早期的基督教徒所不知道的，所以這是婦女的更進一步。早期的基督教徒以女兒的兩親的同意為滿足，但到了五六〇年，巴巴利王克羅退耳第一（Clothaire I）禁止婦女的迫嫁。在十世紀，泰格羅薩克遜人在舉行婚禮之先要求女兒的同意。自然，這些規則不是絕對應用的；一個女兒和她的財產仍然受不經她的真實的同意的處置。通過十世紀，一個女兒平常固然沒有不先經同意而後嫁的，但她却可以被幽禁，被飢餓，被管打，以強迫她的

同意，這樣看來她不是十分受法律保護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和目下的研究有關的，便是最後產生一個見解，以爲女兒對於她本身的處置是可以說些話的。

在早期中世紀——完全是爭鬪時代——的婦女中的地位是悲慘的；國王們交戰着，獨立的城鎮自衛防寇；從挪威來的海賊（Vikings），匈牙利的馬札兒人（Magyars）地中海的薩拉遜人（Saracens），德意志的斯拉夫人（Slavs），散布着戰爭，飢饉，瘟疫，與劫掠。在八〇〇年與一〇〇〇年間，世界幾乎成爲一個充斥着海陸寇盜的大劇場，在這上面教堂被劫掠，城鎮被蹂躪。使得情形更壞的是亞拉伯人揚着回教的旗幟由非洲北部衝入西班牙，甚至衝入法蘭西。於是引起獨立的城鎮，尤其是封建制度。最早的諸侯是對待侵略者的；有人扼守要口，而後內部的人民得在他們的領袖之下整理一切，大抵是爲自衛。這些勇敢的諸侯爲十字軍造就不少的武士；他們建設和平的形式，同時他們是非常的專橫。確實，在那時，婦女的狀況比較已往的千許年來的情形更低落了。領地的主人（lord of manor）可以強迫一個十四歲的女兒嫁人；他可以爲她選擇一個丈夫，把她送

給他無稽的故事更說他有權拿她作他的寵嬖；事實上這是不確實的，但他可以禁止她結婚，除非繳付一筆款項。她幾乎降到獸的地位；她生命中最自然的欲望的支配是在替她禦寇的貴族的手中；對於他，她是一點不能反抗的。這其間，他有權力的人，和已經不屬民衆的教會相妥協。離婚雖然沒有，特許和解約却是有的。在這恐怖與混沌的時代，唯獨富有的人和有權勢的人平安的生活着。富有的男子做得到；富有的婦女却做不到。我們將要在下一章裏看到，還要經過許多時候她纔能恢復她已得而復失的成績。富有的婦女既然這樣低劣，生就貧賤的婦女的情形將要變到怎樣困苦，讀者可以意料得到罷。

## 第五章 再生

### 一 文藝復興期

許多通常的歷史，常敘述文藝復興期，敘述在一四〇〇年與一六〇〇年間流傳歐洲的文學的與藝術的潮流時，不免欺騙了讀者。他們對他設想：一個文化的爆發突然發生了，宛如一朵花兒在僅僅一個晚上自中世紀的污穢與迷信中抽出來似的。顯著的，他們假定文藝復興是，由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奪取君士坦丁堡而來的，其結果希臘的智才遁入意大利，便開始從事將文化輸入野蠻的西歐的大運動。

如今這是確實的，便是希臘學者的遁歸激起西歐的文化，但文化原是早已存在的；就大體說，歐洲是野蠻而且愚昧，但文化早已萌芽，有時在國王的廷中，更多在貴族的宮

中，更多在寺院中。文化幾乎淹沒了，但在寺院中却繼續磨寫希臘和拉丁的稿本，因為寺院是唯一的施教育的地方；修道士能夠給予年青的貴族或教士的一點教育，全賴希臘和拉丁的古典。又，脫魯巴陀（*Troubadour*）自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末，法國南部意國北部等處沿途歌唱的一派詩人，在十一十三世紀間徜徉於城市之間，沿途編造着而且唱着歌曲，這歌曲固然不常常是好的，却都把藝術的熱望具體表現了。在這個意義裏，差不多當一一〇〇年的時候，文藝復興期已經開始，那時早期中世紀的黑暗的雲霧漸漸的消散了。但在以後的三百年間，藝術與文學進展得很緩慢，所以當我們說「文藝復興期」時，我們所指的大抵是十五世紀。在以前的幾百年間，教會漸呈衰頹；十字軍使歐洲人接觸了學問較廣的亞拉伯人和希臘人；這些歐洲人將知識帶了回來，遂激起知能的努力。印刷發明了，書籍可以獲得了，禁慾主義不合時了；最後，哥倫布，加波德（*Cabot*），噴馬（*Vasco da Gama*），以及羅喇（*Sir Walter Raleigh*）等人相繼而起的世界的探訪，將羅曼斯的烈酒傾入青年男女們的耳中。從此這里有思考，那裏有討論，甚至不顧宗

裁判所的存在而有非教的人了。

## 二 脫魯巴陀

脫魯巴陀的興起是有深切的影響及於婦女的歷史的解析的。他們未來時野蠻的歌唱者所歌唱的大抵是戰爭；而脫魯巴陀所歌唱的大抵是愛。讀者會得領悟這是怎樣重要的一件事實；脫魯巴陀把婦女，她的特質，她和男子的關係，驅入光明之途。但在詳述脫魯巴陀的活動之前，先得說一說他們是怎樣的人。脫魯巴陀是一種詩人，遨遊城市宮堡之間，唱着他自己撰的歌曲，他攜帶一個稱作 (jonglar) 的樂師；大抵他是屬於紳士階級的貴族，武士，甚至連國王也都有做脫魯巴陀的，像那亞拉岡 (Aragon) 的亞爾方沙第二 (Alfonso II) 和得烈翁 (Richard Coeur de Lion) 都是脫魯巴陀。有些是比較低微的，如商人，夥友等，但總不出有某種文化程度的人。脫魯巴陀運動散遍整個的法蘭西，瑞士，意大利，和北西班牙；英國也受到些影響；德國的抒情詩人 (minnesinger) 自十二世紀

中葉至十四世紀中葉德國盛行的一派詩詞家其詩歌專以諷詠戀情爲本旨，受影響更大。有十七個婦女脫魯巴陀被記載着，從這一件事實可以看出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來。這也是重要的，因爲這些婦女反抗一個蔑視婦女的成見，這成見是這樣的固執，甚至營莎士比亞的時代還沒有一個女性的演劇者；女脚色是由男孩扮演的。

詩歌的內容是戀愛。脫魯巴陀常常選擇一個高級的婦人做他的精神的愛慕的對象；這婦人大抵是結了婚的，因爲未婚的女兒是不重要的——不過是一隻可愛的家畜。這樣，脫魯巴陀成爲他愛着的婦人的臣僕；他不自視爲她的主人。在這關係中沒有一點是感覺的，沒有一點是儀式的（*sacramental*）；脫魯巴陀的欽慕乃是美術的和情緒的。男子把自己放在女子的腳邊，這是羅馬人或希臘人從來不曾做過的；脫魯巴陀創設一個重要的見解，便是：愛是使愛人高貴的。這見解對於婦女狀況必定有關係的；她被給予高超的地位了。

許多的脫魯巴陀留下動情的詞句，例如得馬留耳（*Arnaut de Mareuil*）對埃堤拉



特(Arcade)唱：『大大的危懼臨到我，所以我不敢告訴你，夫人，說對你唱的是我！』

在別一方面，有幾個反對崇拜的。例如馬加勃倫(Marcbrun)說：『愛是大可憎厭的東西；他不用一把刀殺死了幾千的人。』一個名叫得勞海耳(Gairant de Borthe)的脫魯巴陀竟耽於心理學，解析愛的性質。

這一切的傾向是什麼呢？他及於女子的影響是怎樣呢？他昇高她；他昇高女性觀念；他使女子不再做一件被管理的財產，却成爲一個被瞻仰的典型。首先小心地創設羅曼斯的觀念的便是這些遨遊的詩人。他們的或種的優美從詩歌移入有史以來最粗蠻的貴族的日常生活中。表示這見解的是得沙尼(Geoffrey de Charney)；他說明一個武士的責任道：『信仰你的上帝，你的刀……和你的主婦。』這是被某程度的採納的，同時可笑的事情便幹出來了：例如，在一三五六年，馬舍爾格來蒙(Marshall Clermont)和約翰查多斯(John Channos)爲了一個主婦的一件飾物而爭鬪；在一三五八年，摩克司(Meaux)的貴族們準備出兵保護因暴亂而受恐嚇的主婦們，爲着威爾士的王妃的緣

故，把囚犯的贖罪金減至五萬克朗（Crowns）。愛德華第三（Edward III）赦免了愛丁堡（Edinburgh）以圖主婦道格拉斯（Lady Douglas）的快慰，他又依了他的妻腓力伯（Phillipa）的請求赦免加拉斯（Galas）的居民。這是有趣味的，愛德華第三願從這些咆哮而齒莽的主婦們，似乎視為應做的事情，却不願意讓她們自由行動。這也是值得記載的，便是女子還不會知道她應當被怎樣的待遇。腓力伯懇求赦免了囚犯，但她的丈夫却毫不遲疑的把他的母親拘禁了二十八年。還有，威爾士王奪取了利蒙日（L'Isle-Jourdain），不但男子，連婦女和小孩都被殺戮。這些都被弗羅沙特（Froissart）記載着，雖然他賦性是一個傲慢者；他蔑視下等人，視他們的苦惱為應有；但是，他的記載却是娓娓動人的。他見到一個世界，在這世界上有禮貌的行為起來了；男子仍然邪惡；親王和貴族不忠實；在戰爭中他們淫佚好利；大多數的武士道是徒有其名的。家族間的不受譴責的謀害助長野心；在和平時和在戰時一樣，很少有人克制叛逆。這是一個技巧的時期，一個形式的時期，在這時期內最重要的事實是有禮貌的模樣，遮蔽着最無禮貌的行為。誠然，編

年史者考明(Commings)把那時代的情形概述在六個譏嘲的字裏面：『成功的有體面』。高級婦女的情形也是這樣。她尚未獲得公道，她可以被殘虐的待遇；她的主人赴十字軍時，她可以在塔中被幽禁七年；或者，她也許一生受尊敬和崇拜。至於低級的婦女，景况更是悽慘；她仍然被笞打，工作過度，被販賣；她絕對不能保證她的自由或貞潔。基督教已成政治化，長老們插足貴族間，不復保護婦女了；基督教能夠替一個女子打算的，至多是容許她進入尼庵以逃避外界的恐怖。這也是考明他概括後期中世紀下等婦女的情形說：『如果一個貧乏的男子有一個美麗的女兒或妻，他會聰明地珍護她的。』

### 三 風化與世道

逐漸逐漸的，武士道衰頹了；十字軍不再興；豪強的國王崛起在法蘭西，西班牙，奧大利亞，這些國王建設了粗糙的制度；貴族們不再逍遙於法律之外；有幾個城鎮漸臻富庶，而且有防禦的設備。當一五〇〇年的時候，戰役依然類仍，但在大部分的地域却呈一種

和平的氣象；這樣，文化與起，婦女也得重見天日了。婦女首先償付戰爭的代價，現在却最後享受和平的利益。廣泛的說，在真實的文藝復興期間（意大利一四五〇年，法蘭西一五〇〇年，英吉利一五五〇年），對於婦女的態度是一個最坦直的——雖然是優雅的——猥褻。最顯明地表示這情形的記載是波喀噠（Boccaccio）在一三四八年作的十日故事（The Decameron）。波喀噠是一個開通的人，是最早的文藝復興運動中的一員。他寫述故事，一半爲他自己的娛樂，一半爲娛樂他的愛人得亞基諾（Maria d'Aguiño）。這是一部由一百首故事集合而成的有名的著作。當佛羅棧薩（Florence）發生瘟疫時，一大隊的主婦和紳士出外避疫，並且爲消遣旅居的鬱悶起見講述了許多故事。幾乎沒有一個故事不使羞怯的人臉紅；談講的事情固然很多是關於美德的，但涉及誹謗的却更多；不絕地，故事中的人物激起他們的傾聽；不絕地，聽故事的主婦們聽到粗魯的言詞，雖然薄施嗔怒，却繼續聽着，直聽到故事的末尾。她們是十分羅曼的；她們爲年輕的愛人而哭泣，她們視尼庵，僧院，宮邸，以及小舍中的惡風爲自然的事實。她們順從生活的支配，順

從愛的驅使。她們崇尚美德，她們也不非難惡行。

我們可以想像，這些主婦們是波喀噠時代的優雅婦女的代表。她們似乎假定肉體是弱的，悲哀這個弱點，並且承認貞操是不能激勵的。這些主婦們是文雅的，開明的；她們與外界隔絕，她們完全懷疑世道。她們也是卑屈的；波喀噠在序文上說，當決定出發旅行的時候，有一個主婦對別一個說：「我們祇是女子；我們當中誰也明白我們是不能夠指揮這樣一件事情的，如果沒有男子幫助我們。」她們是溫柔的，但她們是從屬的。她們是隨風飄搖的柔嫩的野草；波喀噠懷疑地說，她們會嫉妒那些被他們任意斥責的懦弱的姊妹們。

我們另外還有一個同樣的記錄，在著者想來是值得引述的，因為他證明波喀噠的話，使我們更加相信波喀噠記錄中的婦女是一三四年歐洲受教育的婦女。這記錄是特納瓦拉 (Marguerite de Navarre) 作的一本故事書，題名七日記 (The Heptameron)，在十六世紀早期法蘭西文藝復興期寫的。這里，一羣的主婦們和紳士們等候着河上遊

好一條橋，一壁講着故事。這是有趣味的，每個故事（顯然是猥褻的故事）講畢後，羣衆便有一番對於這個故事的是非的辯論。所有的主婦們虔誠地聽着，聽到猥褻的故事也不避開；她們注重宗教遵守與貞操的義務，但也有覺得這是外表的，覺得宗教已成爲虛文的。從她們的談論中間可以看出那時候的幾點女性見解來。在一處：「祇要是有極的和狡猾的男子，便所有的女子都是可欺的。」在另一處，一個主婦解釋愛的藝術說：「磨難，毀傷和墮落男子是一切女子的事務。」這些婦女說，她們願意保守忠實，但如果她們的配偶背棄誓約，她們便覺得如被釋放一般。一個爭辯者輕捷地說：「我必定要舉生找尋一個女子，她的貞潔能夠堵塞男子的『悠悠之口』的。」最後，女子對於自己的賤視可以從阿細爾夫人 (Madame Osille) 的裏話看出來。接着一個嘲罵聖芳濟僧人的故事，諾謀斐夫人 (Madame Nonnefide) 說，她與其被一個聖芳濟徒愛着，還是跳入河裏去好。阿細爾夫人苛刻地回答道：「無疑的，諾謀斐夫人能夠泗水的罷。」

在文藝復興時代，尤其在商人階級，多數人的生活猶如今日一般的平淡，但十日故

事和七日記却把大體的諷刺敘述出來了。那時的婦女也許比幾世紀以前的婦女不大端正些；這是因為她是更自由了，因為她被平等的待遇；她誤用她的自由，顯示她的輕率虛偽，與浮躁。當自由來時這樣的情形是難免的；和我們有關的是這個羅曼的和感情的自由終於存在着。時代仍然把女子和公民權及經濟權隔離開，但和被人牽着頭髮兀自號哭的 Spinah (北美土人中的婦女) 相比較，她自然勝得多了。

婦女因那時期的騷動而受到利益，文藝復興期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個時期；在短短的三百年間，我們看到科白尼 (Copernicus) 和伽利略 (Galileo) 斷言地球是動的，哈維 (Harvey) 發明血液循環說；俄農保 (Gutenberg) 和卡克斯敦 (Caxton) 首創印刷術；奇馬都亞 (Cimabue) 和喬托 (Giotto) 倡辦最早的學校；但底 (Dante) 和佩脫拉克 (Petrarch) 寫作不朽的詩句，自往古以來這是第一次。我們更發見教育上的昇進，一個名叫斐爾特勒 (Vittorino da Feltra) 的人在孟都亞 (Mantua) 地方倡辦一個理想學校 (Utopian College) 把古典和哲學同樣的教授男女學生，那時期的景象

是雜色的；學術使他光明，邪惡使他黑暗。智慧與道德分離；難得一個有名的人物是清正的；著名的金匠折利尼（Cellini）是一個匪徒和竊賊；詩人微隆（Villon）是一個竊賊，兇手，而且是一個醉漢；著名的馬基亞弗利（Machiavelli）是一個善於說謊的人。婦女在這個混亂中移動着，有時是自由的，有時是束縛的。得爾馬修道院的拉布列（Rabouais of the Abbey of Thelena）在做你願意做的事（Do What You Will）這標題上提出的概念，幾乎把羅曼的文藝復興期的諷刺完全表白了。在這樣的空氣中，敏感的婦女必須輕易的適應新的環境，必須找尋新的自由，這是十分自然的事。她不在權力上昇進，却在幸福上昇進。逐漸逐漸的打擊婦女，或公然對她們無禮，成爲不雅觀了；她們可以秘密的被虐待，甚至夾在兩塊板裏活生生的鋸成兩段，但在大眾面前她們必須受鞠躬和頌讚的待遇。我們可以再說一遍，即使婦女的價值沒有增高，她們的幸福終究增高的，而她們的進步便在這里。



#### 四 階級

讀者總得認知，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新舊衝突着，統治者忽起忽倒，在同一地方忽而開燦爛的學術之花，忽而流行權貴的屠殺……在這樣的一個時期，婦女的地位，無論已婚的或獨身的，必定有老大的差異。

婦女所不會克服的阻礙的一個是後期中世紀的建設嚴密團體的傾向。在這意義上，封建制度非常嚴密，至於庶民照例是不能和貴族合法的結婚的。時間進行着，到了文藝復興時代，在威尼斯，在佛稜斯，在熱那亞，在翰堡，在倫敦等等地方豪富的商人起來了，貴族們開始婚娶富人的女兒。在今日引導法國的公爵和英國的貴族從合衆國娶來一個商人的嗣女作妻的衝動，在文藝復興期也是有的。一個女子是願望嫁一個貴族的，因為這是優隆待遇的捷徑；一百年以後，尤其在二百年以後，一個女子能夠滿意她自己的階級，即中等社會（the bourgeoisie），但當文藝復興期間她却格外高興和一個貴族結

婚。

不幸，法律仍然有兩種——一種是爲婦女的，一種是爲男子的。在一方面，一個貴族的男子能夠隨意娶一個女子而仍然保留他的社會的地位，但如果一個貴族家庭的女兒或者一個中等家庭的女子和比他低級的男子結婚，她便嚴重地受苦了。舉一個例，在德國已經遲至十三世紀時候，一個女子因爲嫁了一個農僕而喪失自由。她在營業上又感到同樣的困難。婦女自謀生活，在一二〇〇年比在一七五〇年格外容易；大抵在文藝復興時代，便是在女子被不合理的推想的時代，婦女發見自己在給予職業上被排斥，這便埋下我們還不曾看到結果的婦女經濟革命的種子。在十一世紀撒列諾 (Salerno) 地方有兩個女醫士；有幾個商社 (guild) 是容許婦女入社的，但後來漸呈主人多買客少的恐慌，入社遂被限制；自然，首先被排斥的是婦女。

也得替文藝復興期的男子說一句公道話，便是那時期的婦女似乎能夠安於低等的地位。她仍然是十分的順服；湯麥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 甚至說兒童須得愛

他們的父親比愛他們的母親更甚些，而且婦女是知足的。威士登 (Whistone) 的尼庵長的一件事可以做一个榜樣。尼庵長是一個有身分的人，她不但是一庵的領袖，她還得管理豐富的資產，有民事上的權力，而且指揮羣衆。當在威士登地方舉行一個長老會的時候，那尼庵長自然也在被邀之列。可是她答說，一個女子是不配列席男子的會上的。她一點不躊躇的吩咐着園丁，但她却視自己是不配和僧正們抗衡的。最能夠擁護自己的祇有嗣女一種；如果她是有人格的，那就不容易強迫她結婚了。例如亞克的佐安 (Joan of Acre) 抗拒愛德華第一而和她自擇的男子結婚。這樣的事例雖不多見，却表示有身分的女子或者可以支配她自己的未來。

文藝復興時期的婚姻，情形非常混亂。理論上，親族結婚是不能夠發生的；舉一個例，一七一五年拉忒藍公會 (Lateran Council) 禁止和第三從表屬結婚。但和第三從表屬，第二和第一從表屬，甥姪女及姑姨母結婚的特許，仍然可以獲得的。沒有一個女子知道怎樣遵循婚姻法律，因為金錢和權勢能夠常常使法律糾纏，但從婦女的觀點看來，却

有一個重要的觀念當中世紀時候發達起來，到了宗教改革時期 (Reformation) 更加鞏固；這便是嫁奩的觀念。在六世紀以前，在全世界的各地方，女兒的身價都是付給她的父親的；野蠻人在這意義上還不十分野蠻，他們起頭想到，女兒的身價是和一匹牝犢的身價不同的，是屬於她自己的。他們覺得一個女兒到了結婚的時候，便喪失她本來的家庭，而進入一個新的家庭，在那里她是沒有保護的。所以他們把她的身價換作她的嫁奩。這樣，當她被丈夫離棄或者做了寡婦時，她不至於困苦地倚賴她的兒子。固然在許多情形中女子的嫁奩被她的丈夫竊去浪費，但究竟有這樣的一個趨勢，祇這一點是和我們目下的研究有關的。

必須說，這時期的婦女完全失却教會的扶助。教會已呈衰頹的景象，須賴宗教改革的強烈的聲勢來恢復他的元氣。教士的品行陷於不端，這實在是一件當然的事；確實的，格列高里第七 (Gregory VII) 曾努力刷新教會的生命，他命令獨身，但阻力很大；雖然獨身逐漸的被人採納，但通俗的意見是反對這件事的。在玫瑰的故事 (Roman de

a Rose) 上我們看到泰得蒙 (Jean de Meung) 在 1130 年辯駁教士的獨身公衆的意見贊助他。他們模胡的感到獨身不是救濟法；有許多迫害新教徒的，後來也內心贊同他們了。這是因為僧院墮落的緣故。這些僧院，以及修道院，在戰爭的潮流中曾代表一時的政治的權力。現在國王們得勢了，這些僧院和修道院因為沒有事做，便流入陰謀與失德的生活了。一四八九年，教皇伊諾森第八 (Pope Innocent VIII) 鑒於情形的可危，施行一回檢察，發見不名譽的婦女都是教會中的領袖，修道院的珍寶和地皮多被侵吞；聖奧爾班 (St. Albans) 是最壞的處所；這是非難文藝復興時代的情狀的一句話，便是住持們犯了這樣的罪，是不被斥革的；祇訓誡幾句就了事。聖奧爾班不是一件稀有的事例；一本題名“Compendium Comperorum”的書敘述各地方同樣的事例；亨利第八的時代快到了，社會快分崩，不再擁護苦人和婦女——婦女是最苦最弱的人了。

## 五 教育與感情

大多數現存和已廢的學術的中心是在文藝復興時代的最早期起來的。可以說，學校和大學是偶然的創設的。這是一個錯誤，便是設想，牛津，劍橋，波隆亞，巴黎，哈得堡等等大學是和今日的大學一般由政府撥款或富人捐贈而設立的。大學的興起，大抵是在僧院的週圍，或者是在個人的有學問的修道士的週圍。牛津大學大概是其中的一個。某個有學問的修道士著名是一個教師，是一個優美的拉丁文和希臘文學者，或者是一個論理學名家。生徒們便來到他這裏，羣集在他的週圍，像希臘的生徒們羣集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週圍一樣。他們的人數逐漸增多；有幾個自己做了教師；他們必須有一個駐留的地方，這樣便築起旅舍來；有錢的人或開通的教士捐貲建築學院，當作學生們的寄宿舍。這些學院漸漸的增多，漸漸的確定，漸漸的著名，便成爲大學了。這麼多的大學是在哥德式和羅馬式建築的興盛時代建造的，這一類的話決不能欺惑我們。他們祇是生成優

美的著者所要說明的是：在文藝復興時代教育是一件偶然的事，而女子僅賴許多偶然的事的積疊受到一些利益。

就大體說，無論修道士給予怎樣的教育，婦女不曾獲得什麼效益。我們發見在僧院中有學術的研求，而這樣的尼庵却找不到一個：於此尼見女子的卑下。修道士，特別是黑衣僧（the Benedictine）常常是一個勤勉的學者，謄寫經典以資傳播，有時精研拉丁和希臘文學以圖造就年輕的門徒。這樣的情形在尼庵中是沒有的，那里教訓婦女的，是服從，禱告，默思，扶助貧病。如果文學和哲學被保存着，這也得歸功於教會中的男子。教士們不但訓練初學者，而且偶逢開通的貴族願意他們的子弟受些教育的時候，他們便進宮儘去施教。大概，正常的教士在僧院中施行文化事業，而少數在俗的教士則出外施教。

那時的教育是怎樣的，我們不十分知道，因為在中世紀時候所用的字，到了今日意義便兩樣了。但是我們可以臆測，那時一個青年所受的教育，大概是本國文，拉丁和希臘文學，少許的論理學，初等算術，初等數學，及音樂。過了些時，他開始玩弄天文學，但實際上

是星占學，便是觀星象以預測未來。從他們的研求大可嘲笑的星占學，讀者可以認知那時的**教育必定是怎樣的薄弱**的罷。

同時，武士道的教育給予婦女的功效是教士所不能及的。在宮堡，女兒還不十分喫虧；武藝的教師被容許和她們接觸，這在教士是不被容許的。這樣，貴族家庭的女兒和她的兄弟共同享受教育。固然，這里所謂教育比教士們的教育低等的多，因為他大抵偏於運臂，騎馬，種種的戶外遊戲，及室內遊戲。但宮堡中的教育却有幾種在僧院中是不曾想到的，便是：餐規和禮儀的嫻習。除運臂以外的一切訓練，女兒們都參與；此外，她們更領受些關於理值家務和看護病人的知識；她們偶然也學習一點近代文，讀一點文學和歷史。但最大的注重還是在禮貌上面；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波喀噠說的文藝復興期視外觀比實質更加重要，那時的婦女也同樣的學得，她們的言語必須說得甜蜜，即使是毒辣的。因為文藝復興時代的婦女受到教育，而且昇到被脫魯巴陀尊視的某程度的高貴，我們看到趨奉她們，愛慕她們的男子，比在早期的更多。猶如脫魯巴陀認女子為一種審



美的極致猶如他創造羅曼斯文藝復興時代的後期更開闢男女間關係的另一種特色——感情。統觀全部歷史，愛女子的男子是有的，但爲了她的緣故犧牲自己的男子却不常有。固然這是確實的，里恩寶（Leander）每夜泅過達達尼爾海峽（the Dardanelles）和他的愛人希洛（Hero）相會，但是通常的希臘人，當海上遭災的時候大概會發出這樣的叫喊：『婦孺們最後！』現在我們到了更加寬弘的時期了；女子成爲更加珍貴，她的母性的真理給她一種特權。一二九五年厄赫特城（Urbant Castle）的故事，我們可以拿來作一個榜樣。當英王愛德華第一圖謀克服蘇格蘭時，這城堡被他圍攻。守兵被緊圍着，迫餓着，防禦物都被毀壞了；顯然的，這城堡不久定被攻落了。那時，蘇格蘭總督因爲急於要救出他的妻的生命，便叫她着了破衣，把她逐出門外。她遇見英人，告訴他們她是一個丐婦，偶然的被關在宮中；她又說，衛兵把她逐了出來，因爲糧食將罄的緣故。英人相信她的話，讓她走了；當即，眼見得女主人已經出險了，蘇格蘭的衛兵便突圍而出，卒至全軍覆滅。

這個精神，這個對於辯性的感情的接近，在十四十五世紀間逐漸發達起來；到了一五五〇年上下英國文藝復興期臻於極盛。從那時代留給我們的詩歌我們知道這情形；因國民性的不同，各國的詩也許有所不同。同是獻媚他的主婦，意大利人的詩趨重修辭，法蘭西人的簡單和文雅，英吉利人的是感情的，誠懇的，熱情的。在英國的抒情詩中，我們找得不少遺留下來的片段，在英國的詩的寶藏中儘閃耀着。這些片段頗能說明文藝復興所栽培出來的對於婦女的羅曼的態度。現在舉下面幾行威德爵士 (Sir Thomas

Wyatt, 1502—1542) 所作的作一個例：

畏，善良的手！

這裏面放着

我的被苦痛擾亂的心；

親愛的手，唉！

在小小的一塊地方

把我的生命約束罷。

還有康斯塔布爾 (Henry Constable, 1575—1615) 的：

迭腓尼像伸展着的玫瑰花一般，

在你的馨香中包含着一切的馨香，

愛人呵，我怎樣的愛你！

我愛你，像每一朵花

愛太陽的給予生命的力一般。

你的生氣會得從死中放出我來。

大概，那本質的精神，屬於文藝復興的，屬於種族的再生的，屬於喜悅的年青和光輝的，可以從莎士比亞的青年與老年 (Youth and Age) 中看出來：

老年，我憎厭你；青年，我羨慕你：

呵！我的愛人，我的愛人是年輕。

老年，我蔑視你！可愛的牧人，趕快些罷，

在我看來你站得太長久了。

但對於這個更加情緒的感聲作最美麗最純潔的表現的，還須推赫列克(Herrick, 1591-1664)作的給可以指揮他一切的安替亞 (To Anthea, Who May Command Him Anything) 的一首詩。這詩非常優美，不妨全首引述：

吩咐我活着，我便活着

做你的信仰者；

或者吩咐我愛你，我便把

一顆親切的心給你。

這樣溫柔的一顆心，這樣慈愛的一顆心，

這樣健全而且自在的一顆心，

在全世界你祇能找到一顆，  
這樣的一顆心我要給你。

吩咐這顆心留着，他便留着  
尊重你的命令。

或者吩咐他凋萎，  
他便爲你凋萎。

吩咐我哭，我就哭

當我有眼睛看着時！

即使我沒有眼睛，我也要保持着  
一顆心爲你哭。

吩咐我絕望，我便絕望

在那 cypress 樹之下

或者吩咐我死，我就

冒險爲你而死。

你是我的生命，我的愛人，我的心肝，

也就是我的眼睛：

你有一切的權力

吩咐我爲你而生爲你而死。

## 六 奇才

關於文藝復興期的婦女，我們僅僅知道一點大概的情形，但我們却特別知道那時

期有幾個受教育的陶冶奧羅曼斯的刺戟的非常卓越的女子。例如得皮散 (Christine de Pisan, 1363—1431) 是一個女性奇才，是一個詩人，歷史家和政治文著作者；岡茲加 (Cecilia Gonzaga) 十歲時便成希臘文學者，同時能夠和男孩子一樣的操習戶外遊戲；托爾那波尼 (Lucrezia Tornabuoni) 是一個詩人，神祕家，波提拆利 (Botticelli) 的贊揚者，羅稜索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的賢母；可倫那 (Victoria Colonna) 是密蓋耳安其羅 (Michael Angelo) 的愛人，柏拉圖 學說名家，一個辯論會的領袖；皮亞 (Amelia Pia) 是一個詩人，甘巴賴 (Veronica Gamba) 是別一個辯論會的領袖；伊斯特 (Isabella d' Este) 酷好繪畫，奧林比亞 摩刺塔 (Olympia Morata) 十六歲就在佛拉拉 (Ferrara) 地方演講哲學，她又寫述論文，翻譯聖經。最出衆的一個，還許是斯脫洛齊 (Marietta Strozzi)；她 脫離家庭而獨立。除勇敢的行為，詩文，批評而外，她所有的全是不幸了。

這些女子固然是著名的，我們却不能這樣草率地斷定她們的才智。這是必須記得

的伊斯特和波耳奇亞 (Theoria Borja) 因搜集藝術作品而競爭；許多名爲研究學術的團體實際上祇是聚攏來談些不正當的故事；在放蕩的作者阿累提諾 (Aretino) 的周圍有一羣著名的黨徒。關重要的是男子和女子終於爲交際而聚合，不全然爲戀愛了。雪蓋耳女士 (Miss Faith Steal) 概述文藝復興期的婦女說：

文藝復興給婦女開闢一個時代；她們從此獲得新的領域和新的地位。善的懇求，迅速的社會發達，情緒的努力，以及其他文藝復興所含有的種種活動，都足以助長她們的權力；而且她們在涼臺上面和檸檬樹叢中的習常的討論，以及她們對於『爲集合的人類的愛，爲無理性的物事的愛，爲萬能的神的愛……爲天使的愛』的解析和精密的辨別，雖然這些祇是些空想的空談，然而却這樣的適應女性的直覺，至於把她們引入社會，不被視爲武俠的<sup>30</sup>后而被視爲伴侶了。她們因爲有表現的需要，在涉獵藝術上也不見得遲緩。繪畫，雕刻，詩歌所影響於美及理想的，她們終身從事；她們是藝術的解釋者。全歐洲各國婦女，似乎脫離她們不同的國民性而有同樣的缺點和性質，同樣的眼界，認識她們



種屬的類似，相互的保持着一致。同樣的她們有豐盛的活動力和好奇心，同樣的她們表示一種質直的成熟，藝術和本能的奇妙的調和。慷慨的，喜樂的，溫柔的，有着她們自己的和別人的貴重的見解，在她們看來萬事都似乎有價值的。

她們跳舞，她們歌唱，她們督理軍隊，她們讀弗爾基（Virgil）和錫希羅（Cicero）的文字和希臘的哲學，她們教養巨大的家族，她們著述論文，她們計劃衣服，她們管轄地方。她們有烜赫的成績；她們達到了，但她們不會深入。

## 七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是沒有明確的共通點的；實際，當宗教改革興起的時候，文藝復興已經完畢了。但是人類觀念的途徑是不受制於劇烈的舉揚的；有活動，有反動，這其間某種的觀念一逕穩固地向前進行。宗教改革是不利於文藝復興期的風雅與輕傲的，但是，因為文藝復興期已經激起了學習與辯論，廣博的書籍產出了，批評的精神便從此

興起。因為教會衰頹了，因為教育和批評活動了，某種的心的自由從此起頭，而宗教改革便成爲可能了。

宗教改革是無害於婦女的，新教徒比較的更加願意承認婦女的人間的平等。最早的新教徒的一般的見解是德謨克拉西的，正和早期基督教徒的見解是德謨克拉西的一樣。後來教會鞏固了，而且和國王與貴族聯絡，新教便起頭要求更純潔的婚姻和更清淨的教士。要是更嚴厲的清淨教不與宗教改革俱來，這運動會得少造出禍害些；而且，這看起來是有興味的，便是早期的基督教徒是正和早期的新教徒一樣的清淨：清淨就是改革的願望的第一個徵兆。

當宗教改革興起的時候，商社已經消滅了，婦女感到難以自謀生活，除掉在家裏紡織，烹飪，造酒，肥皂，燭等等。然而婦女是需要保護的；在公衆面前不能幹的事情，在家裏可以對她幹起來了；於是她遭受許多模糊的暴虐。路德（Luther）和他的從者反對女子被強迫結婚，即所以保護女子，雖然他們覺得親的同意是重要的。奇怪的很，早期的新教

徒對於一夫多妻沒有根本的反對；他們依附傳說，準備容許他了；而且這是有趣味的，便是在德國，當一六四八年時候，許多許多的男子死亡於三十年戰爭之役，從這時起，在某時期內一夫多妻被認為合法的事。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者的自由主義，可以從他們的離婚承認上看出來。在德國和瑞典，這是著名的，離婚是新教會所承認的，雖然婦女還不會得到和男子均等的權利。在英國有一個時期兩方面都可獲得離婚的允准，再婚也是可能的。這是一個重要的趨勢的徵兆；在雙方離婚成為容易而且便宜之前，固然還要經過許多時候——實在還要經過二百年，但根源已在那里了。離婚是稀罕或是普通，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祇是離婚可以被容許這一點；祇是人心終於認知婚姻是不必永久的。因為婦女的歷史便是婚姻的歷史，婚姻是她的保護物，婚姻也許是她的羈絆；在上述數章中我們已經看到婚姻怎樣起頭保護她，怎樣給她權利；我們更將看到，怎樣的她鞏固那些權利，公民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在這裡我們祇須留意這一個觀念的發軔，便是婦女從婚姻獲得權利，而她是**不必以終身斷守那會得中途破碎的結合為交換的。**

## 第六章 批評的時期

### 一 十七世紀

在十七世紀，尤其在十八世紀，社會改變的很快。富於討論的興味和否認教士的神聖的特徵的新教，改變了一般公認的意見，而且於無意中竟產生了不可思議論的運動（Agnostic movement）。這樣，在人類的歷史和在婦女的歷史中，基督教重又指揮人類的樂隊。自然，新教徒們不會知道他們幹着的是什麼；大多數世俗的事務都屬這樣性質的。但當幾個重要的人物脫離天主教而開始考驗他們自己的良心時，他們纔發見了疑點。有幾個甚至吹毛求疵，因為人類的氣質分兩種：一種人生就是敬虔者，還有一種人生就是懷疑者。在十七世紀，敬虔者或留做天主教徒，或變做新教徒；懷疑者開始播植種子，

從這種子產生後來的福祿特爾 (Voltaire)

在十七世紀，婦女的教育實質上是一種禮貌教育；宗教方面，祇注重在強迫有地位婦女的遵奉上面。在這意義上，十七世紀的婦女是和十八世紀的婦女類似的，祇是她們開始作理智的思考；在那時以前，她們的思想一直祇是道德的或美術的。在現代的意義上她們不能算做受教育的婦女，還須過了二百年，一個歐洲或美洲的女子纔能希望獲得真實的教育。要是她是一個有才能的女子，她必須竊取知識。我們不當從我們知道名字的那些婦女類推一切。譬如舍文那夫人 (Mme. de Sévigné) 是一個嬌美的女子，也是一個尺牘的能手；她是優美的作者，但她祇是偶然的人材。她不是從學校出身，像現在的青年女子一般。斯屈台里女士 (Mlle. de Scudéry) 或者梅因特農夫人 (Mme. de Maintenon) 也是這樣。貫達歐洲全部，十七世紀是一個大大的光輝的時代；在司都哇忒 (英國皇室) 的宮廷，在西班牙王，法蘭西王的宮廷，議會，串戲，跳舞，喜劇等等，非常興盛；貴族仍以攻戰為事業，但是逐漸逐漸地，他們開始專心在小說，戲劇，和詩歌上面。從這里價

產生矯飾我們現代的眼睛很難想見十七世紀的富有的女子，笨重的繡領阻礙她的行動，龐大的絲絨或錦緞的衣服使她走路不便；她的手指套着多至十五個或二十個指環，她的臉上厚塗着香粉，她的頭髮梳裝在一枚鐵絲架上面……貧賤的婦女仍然是荷重的牲畜；她仍然忍受過度的工作和不可言說的殘虐；但是富有的婦女（直到現在她們指示歷史的進程）仍然是文藝復興期的婦女；脫魯巴陀的見解仍然存在着；而有地位的婦女在理論上是清淨和貞淑的。十七世紀的道德標準并不比以前的道德標準高。

無論如何，有幾個婦女是有思想的。斯屈台里女士是最著名者中的一個。她生得醜陋，黝黑；她寫述小說，雖然是帶着譏嘲的性質的。我們頗難相信她會說出下面的話：『我說這句話，好比你能够窺透我的心似的：你不能傷害我的感覺比把我做當一個俗例的婦人看待更利害的了。』但是，斯屈台里女士已經在嘲罵着她的時代。聽她說：『還有比人們處置婦女教育的方法更奇特的麼？人們不希望她們賣弄風情或放縱，他們偏應許她們仔細地學習最適合於放縱的一切，却不應許她們知道那能夠防禦她們的美德和

占據她們的心的任何東西』她更說『對於這個人——她是必須表示好的意見直到臨終，必須談話直到她的最後一息的，——凡是或許能夠使他說話更優雅，行動更多籌導的東西，他們一點沒有教給她。』

斯屈台里女士論及她遇到的老大的阻礙，因為十七世紀嘲笑着女性的要求。這固然是真的，就是著名的大僧正芬隆（Falon）信任把科學教給婦女，但就大體說，那時代還在嘲笑着。甚至婦女們互相嘲笑着；甚至梅因特農夫人也嘲笑着。這個婦人是她那個時代最著名的人物中的一個。她似乎自然造就不配做她扮演的腳色的。長鼻子，歪嘴，頭蓋圓得和砲彈一般。她自薦到路易十四世那里。她受君主的重視，伴隨着蒙忒斯班夫人（Mme. de Montespan），拉發雷耳女士（Mlle. de la Valliere），豐坦女士（Mlle. de Fontanges）等蕩婦，她做了他的一羣私生兒的保姆……過了許多年又做他的妻。她是有個性的，但是評語各異。舉一個例，史梯芬（Sir James Stephen）稱她為不相當的庸人的真型。他說道，『照當日的情形，她的拘謹和虔敬，祇能使她詭謀的，自私的，淺狹的，和

固執的根性所激起的和辨正的嫌厭更深切些。」而且她便是創辦最早的一個女子學院「聖塞耳」的人。梅因特農夫人是女界的擁護者；她希望昇高她們的心的程度。她信仰教授詩歌，信仰學習正當地講話，信仰常訪劇場及其他。但是，她是十分拘謹的，而且逐漸地她的敬虔強固起來，她試着把女兒們從閱讀科學轉身到溫順、質樸和基督教儀奉那面。爲了勉勵敬虔，她開始毀滅她自己的著作。在一處，她粗暴地概述婦女說：「婦女學習事物祇是一知半解的，她們知道了些許，就變得驕傲、輕蔑、饒舌、嫌忌乾枯的事務。」梅因特農夫人不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但她却是一個先鋒。先鋒們做事是不完全的，但他們總不失爲最初的企圖者。

這些早期的運動是受新教的影響的。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認真，因爲他們是新人，因爲他們是少數。他們引起人們的心的智慧的傾向；連天主教徒也受影響，如在保德洛耶耳（Port Royal）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保德洛耶耳是一個尼庵，確實是爲羅馬教徒設立的，但後來却受 Jansenism（Jansen 的教義，羅馬教一派）的影響，就是受道傳觀



念的意義的影響。這等熱誠的婦女激勵實際的溫順；實際的慈善；實際的貞淑。道德觀念便這樣散播在婦女中間。在審美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中期，道德觀念已經創始了，但祇在十七世紀，男女間的關係纔形成道德的約束。這是婦女進化的又一步。雖然十七世紀是瑣細的世紀，但那健全的思想，就是責任心，已經在婦女中間長發起來了。

但是這運動是緩慢的：如梅因特農夫人的自己還要嘲笑婦女……還有什麼可以期望男子呢！讀者必須揣摩這個虛偽的客廳的時代。客廳祇在那些每星期定期招接友朋的富裕的婦女們家中纔有的。客人們聚攏來談話，對於任何事情婦女們都發表她們的意見。年輕的貴族，淵博的學者，信仰不堅的教士，組成一個堂皇的聚會。講談的是戀愛，政治，賭博，詩歌。——有的談論神學。特別是在那時代婦女們起頭談論起科學來；倘若在客廳的中央看到一個地球儀，中亞非利加的暗射地圖，和紐約以西的亞美利亞暗射地圖；這家的主婦便是一個地理學者。窗口伸着一具望遠鏡；主婦便是一個天文學者。也許是一個醫生，除放血和吸血以外，不知道其他的治療方法。她是可笑的。她慣用她不會

懂得的字句，當然被男子嘲笑了。摩利耳（Molie）更是苛刻。試聽他對女學者們講的嚴重的丈夫話：

『對於你的那些不朽的書籍，我全不在意。

撇了你那厚厚的柏拉圖罷，那是加緊我的束縛的，

你從此得燒掉了這種毫無價值的東西，

聽憑科學的問題由城裏的博士們幹去。』

更甚，而且這是有趣的，摩利耳嘲罵新女子，一六七二年的女子：

『關於這一點我們的祖先真有見識。

他們說一個女子有了她需要的學問，

那時她的心知道怎樣把自己昇高到能夠辨明衣褲的區別。』

這是有趣的，因為遠在二千年前猶維那耳（Juvenal）曾嘲罵着新女子；她在一六

七二年受嘲罵，正如她在今日受嘲罵一樣。婦女是時時新的，也是時時受非議的。今日的

女子尚受非議，如梅因特農夫人這等婦女的遭遇更怎樣的難堪呵！下面的一件事例，暗示那時代的光景。當班普羅那（Pamplona）被法蘭西人圍困時，一個西班牙王女宣誓說，那城邑一天不得救，她便一天不更換衣服。圍困繼續到十一個月，終於從這個王家女兒的衣服的顏色，產生一種時髦的顏色，叫做「伊薩伯拉色」（Contour Isabelle）。這王女的名字就是伊薩伯拉（Isabelle），而這顏色就是淺黃。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先鋒的婦女是在努力造就一種印象。

同時，在英國，婦女們度着比較男樣的生活。法蘭西和意大利的騷擾和矯揉，同樣的通行於英國，但游獵的遺傳自然在英國人中間格外強烈些。例如，在一六四二年，班克思夫人（Dame Mary Bankes）守護科夫城（Corfe Castle），抵禦議會軍。她關閉城門，聚集兵士與糧食。她親自接見勸降的使者，并且用大砲對準着他們。同樣，德貝伯爵夫人 夏羅德（Charlotte Countess of Derby）儘兩年間守護拉散館（Latham House），抵禦議會軍；她自己做總司令，每次戰敗議會軍。這些都是非常的事例，當時女兒們通常

在十三歲出嫁，也有在十二歲的；我們可以想見，在這樣境遇之下，個性是難得發展的大概，當時世界的景象——三十年的戰爭蹂躪中歐，屍骸填塞江河——會有興奮的效力及於婦女們。在別一方面，黑暗的迷信流行着。有身分的婦女使用『坡奧』（一種飲料）她們把這傾入她們的被害者的酒中；無數瑣碎的事情是不吉利的；如果村莊中有一隻牝牛害病，而這村莊中住着一個老年的婦人，那就謠言大興，說她是一個女巫。這女巫是被活生生的焚斃的，或者投入河中，看一看她究竟沉的還是浮的。如果沉的，那就她不是女巫，因為河水接受她了。背馳的事情鼓勵着這世紀：這是別一個濫觴的時代。

而且，和在法蘭西一般，我們看到新教在英吉利活動着，正和他在新英吉利活動着一般。在贊助克林威爾（Cromwell）的中等社會中間，在就普利穆斯磯（Plymouth Rock）登陸的百姓中間，在創設波士頓的百姓中間，我們看到更加認真的型式，我們看到造成十八世紀和現代的婦女。道克（Sidney Dark）對於哈欽孫（Lucy Hutchinson）是一個模範的清教徒，寫述一篇有興味的論文。她我求知識，敬畏上帝，清淨地，虔誠地，

即使少許非同情地。她有音樂、跳舞，等等的教師，但她說：除我的書本以外都是我的天才所嫌惡的……除非當我的教師和我在一起的時候，我絕不玩弄樂器。道克說及她：當不幸的女孩們或男孩們被帶到她父親家裏時候，她用了比他們的母親們更加嚴肅的教訓麻煩他們。她對他們厲聲地說道：『到我瞧不起的孩子們隊裏去玩罷。』可是從她的話裏，那希奇的，混雜的十七世紀，也可以看得出來：『我常常向我母親的使女們說教，使她們把那些無聊的閒談轉到好的題目上去；但當我在主日（即禮拜日）說好了教，在每日做好了讀書說教這等正經的工作時候，我便覺得那時不論什麼事，只要不是罪惡的，我都可以自由地做了。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明白毀謗他人以外的談話也有無謂的。我以為學習或是聽取滑稽的歌和色情的曲調詩篇是算不得罪惡的。』

哈欽孫在晚年就悟到色情曲調的惡的性質了，但她雖說是一個新教徒，她內中却穿着十七世紀交爭的情調，那就是在十七世紀女子仍然是輕微的，而同時女子却也考慮着自己的救度，而且批評地觀察着自己的精神，至於十八世紀呢，她對於未來的真

獻，對於現代婦女第一批榜樣的供給，就更加來得明澈了。

## 二 「人類生就是善的」

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這句成語顯示着十九世紀最顯著的革命思想的一種。這是人類生來就含着天賦的罪惡這一種思想的大反動。盧梭的意見以爲人本來是善的，人的罪惡是境遇造成的。這種思想，一變成了論點，便起首把普通的學說推翻了：這很有功於美國和法國的革命，而且對於人們的公民權、犯罪的處置、婦女的反抗和社會主義的起原也極有影響。這種思想引起了人們的譏笑，却也感動了他們。

十八世紀知識界的成績是以盧梭這個思想爲中心的；因此讀者就可以理會這個思想對於婦女的地位，一定也有怎樣深切的影響了。我們假定着人類生就是善的，而且是壞的待遇使得他惡的，那就立刻可以斷定：如果婦女是輕微而愚蠢的，那只是因爲受了不好的教養罷了。由或一意義說，這個思想乃發明於盧梭，這是不幸的事，因爲他是生

活放蕩，狀貌奇詭的人，具着道德上失敗（不論關於婦女關於名譽）的性情的盧梭正可算得命該享有盛譽的典型的浪人。可是我們還是不能感情用事的，雖然這個思想由羅特爾（Voltaire）來發明就更好，事實上究竟不如此。實際地說，盧梭是一個無治主義者。他在他的著作上說道：『我也一向是善的。有四十年，我一直善得妥易而且美妙的。我那憎恨和惡意的行動，我從什麼時候纔在自身上發見的呢？是從我進了人間社會以後啦。我之所以如此，是社會造成的。我確信人類生就是善的，人到了能迎合社會，就變了惡了。道德上的惡是錯誤的結果。人類自以為應該迎合社會地生活。其實却應該依了自然的情形而生活纔對。』盧梭對於有組織的社會憎恨到這麼地步，他甚至把能夠思想的人看作墮落的動物。本篇的作者是要想把人描寫得像是退化的猴子的，當然不至於同盧梭衝突，不過他却懷疑着：盧梭在什麼地方可以證明他的見解呢？不但如此，盧梭同大部分逞感情的人一樣，把他的思想推到了極端；他以為人間制度是從羣衆的愚蠢的自私心，和壞人們的動作上發生的；他推定人生就是自由的，而隨處奪上了鎖鏈。這些話

都說得太過分了，因為沒有什麼可以證明人生就是自由的。盧梭到了反對戲院，說是敗德的學校時候，他簡直是狂替了。法蓋忒（M. Faguet）駁倒了這種幼稚的觀念，只指示道：『如果人生就是善的，如果喜劇是人做的，那麼喜劇怎麼會有害處呢？』而且，盧梭還憎惡教育。他隱約地相信孩子能夠自己教自己，而且我們能夠從空中取得學識的；他差不多把藝術和文字看作罪惡的機會。他在作品裏所創造的人物不是富於德性，就是十分不道德。那些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就是博愛主義。在盧梭以前是只有所謂慈善的博愛與慈善的分別，讀者須辨明了纔是。許多的人們早已知道幫助別人了，而盧梭却想到了愛別人這個觀念。

我們一說到別的先進家，像是孟德斯鳩（Montesquieu），我們就覺到一種不同的心情。他是一個懷疑家；他的著作和福祿特爾的著作有點關聯。他是所謂試驗哲學家，他把那時候剛纔萌芽的科學看得很重要，而且有着社會組織的理想。他主張人口與土地作平均的分配，然而他對於人類，也太深信了。他是一個民治主義者。他和盧梭相聯繫，不



過稍微枯燥些

還有更枯燥的，就叫做福祿特爾。他是真正十八世紀的人物，是偉大的革命家。孟德斯鳩孩子氣地構造着，盧梭狂放地唱着，而福祿特爾呢，我們只見他冷嘲着，毫不留情地說着道理，抨擊舊社會的思想。他不住地和當道奮鬥。他二十三歲上，爲了一篇諷刺當道的劇本，避到鮑司的耳（Bastille）去。六年後，他的一篇劇本就遭了檢查員的禁止。他年紀大起來，倔強的態度依然沒有改。二十年後，他那講着幻想過度的，叫做麥阿美忒（Ma-home）的劇本，又被政府當作「邪惡的非宗教的，猥褻的著作」而禁止了。他在那時以前，早就逃到巴黎了，而刑官便燒掉了他的書籍。他那哲學辭典（Philosophic Dictionnaire）是在巴黎在羅馬都給燒過的。然而這一切的情形似乎反堅了他的信仰，反使他和迭台勞（Diderot）達倫勃（D'Alembert）這班光榮的學者結合了。他的影響映照到英國和美洲，感動了專制的君王們，像是普魯士腓力得烈（Friedrich）大帝，和俄國的卡薩林（Czarina Catherine）女皇。他可以說是自由和正義的戰士。

福祿特爾的偉大是有兩重的：他破壞了舊思想，又建設了新思想。他竭力抗議書籍、戲劇的檢查；他爲了保護新教徒反對天主教的政府，喫了許多回官司。他的生涯是對於天主教徒一番長時間的爭鬪；雖然他不是無神論者，只是一個自由思想者，他却以爲教徒是造成戰爭，維持專制政治的。他對於善惡的區別是沒有信仰的，因爲善惡的標準因時地的不同而有差異。福祿特爾的生平，有一方面的舉動却也愚得可笑；他熱中於醫藥，相信天花可以用傷藥、嘔吐藥和強烈的酒來醫治。在他的信札上，可以尋出類乎這樣的荒唐的事來。然而就大體說，這個人是高尙的，他以爲正義的觀念應當從好人的心裏自然地發生；報酬觀念和責罰觀念都是可鄙的，人只要盡自己的責任就夠了。

這三個人便是不安的、懷疑的十八世紀的元勳，陰沈的可頌的十九世紀奇異的前驅。至於維多利亞時代的發生，則是從別的十九世紀，就是從娼妓、跳舞、惡俗的反動，從清教徒發生的。

如果我們不懂得清教徒和他們的生活法則，（這在今日看來，似乎是極奇怪的）

我們對於那一個時代，是不會明白的。約略地說，當時美洲殖民地創定他們的法律是根據舊約，不是根據着新約的。據埃塞脫閣（Arthur Train）的書裏所說，紐海芬（New Haven）的主教達芬保（Mr. Davenport）曾經說過：『一部聖經容納着指揮、管理全世界人們的完備的規律。』如果紐英格蘭採用了聖經，則那些藍律（Blue Laws）是清教徒所定極嚴格的法律，最初行於紐海芬城，也不至於發生了。然而事實上，那些早期的亞美利加人却定下了那些規律，說是在聖誕節或諸聖日做肉饅頭、跳舞、闖紙牌，以及弄着鼓、喇叭、猶太人的豎琴以外的任何樂器，都是有罪的。他們以為在禮拜日過河、跑路、花園裏散步、旅行、烹飪、整理牀鋪、掃地、剪髮、剃鬚、和妻子、丈夫或是孩子接吻，都是不行的。那些遵依着這等託名宗教自由的法典會覺得有曠捷桂格（Quakers）派教徒、殺害天主教徒的權利，這是不足為怪的。本篇作者援引康拉克底（Connecticut）和麥賽朱賽忒（Massachusetts）流域的這些法律，並未含有譏嘲的意味，他對於這些刻苦的開拓者，倒十分地歎賞哩。一個小小的白種人的社會，離開歐洲有六禮拜的海程，和土人的羣衆處

於對抗的地位，如果他們要團結起來，嚴酷的規律却也少不來。那些清教徒的生活是艱苦的，就一般而言，却也是清淨，高尚，獨立的；亞美利加究竟是這些所造成，不是那後來的英人，意人，德人，瑞典人，波蘭人的羣衆造成的。在清教主義底下，婦女苦惱的情形，讀者也許可以想像得到罷：清教徒的女子，順乎她們天性的優雅快樂的姿態是被禁止的。清教主義對於婦女，給與她們以公道，却不給與她們以體恤。這樣，我們又可以看出那一個時期的特徵來：就是兩性平等待遇的起端，因為在那時候，男女是平等地受着嚴酷的節制的。

可是，那時候又是一番矛盾的現象。在十七世紀，清教主義和自由思想之外，我們還可以找出極野蠻的生活狀況來。十七世紀的英國政治家，大都沒有宗教而不道德地過活；國務總理華爾波爾（Walpole）在客室裏飲酒會客，國務總理格拉夫登公爵（Duke of Grafton）披了薄婦上戲館。那時無所謂女子教育，高等小學校也只有幾所。據漢拿莫爾（Hannah More）的書上所說，在吉特坡（Cheddar）教區裏只有一部聖經，還是用

着整花瓶的。城市地方犯罪的案子很多，婦女偷了五先令以上的銀錢就處絞刑，倫敦的  
酒鋪貼着招紙，說是：貴客一個辨士就可以到本號來喝，兩個辨士就可以喝個爛醉。各監  
獄和各運輸的船隻都是塞滿了的；監獄裏男女關在一處，不道德的事情常常發生。那時  
平民的土地天天失少下去，因為給大地主們霸佔了。那時的婦女受着怎樣的待遇用不  
着我多說。總之，有身分的，她們所有的權利同二百年之前一樣，她們却又時常爲了財產  
受人家誘拐，也沒有救濟的辦法。窮苦的婦女公然地挨打，或者站在刑臺 (Gillory) 上  
都可以。她們沒有反對丈夫的權利，而丈夫却可以打她們。丈夫爲了五先令把妻子賣給  
別人，這種情形也很多；在湯麥司哈提 (Thomas Hardy) 的卡思忒橋的市長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那一部書裏，就可以見到這樣的一回事哩。

如今婦女的地位不比從前了，再過一百年還不知要進步到怎樣地步呢。但讀者須  
知在十八世紀，不但醫藥一端還不進步，不但剃頭匠還用了拔塞螺旋釘似的一把鉗拔  
牙齒，而在十八世紀中葉，那些使生活像今日這樣舒服的事物，也是一樣沒有；那時沒有

蒸汽機，因此就沒有火車和輪船；沒有玻璃窗，沒有流通空氣的設備；沒有縫衣機，沒有蒸餾水，沒有電報，電話，又沒有製造釘，或針的，和紡織的機器，這一切都得用手來做。居家的婦女自己釀酒，自己做牛油麵包。若是她健康就不免工作過度。若是她害病受傷了，人家就當她發熱時給飲啤酒，不用哥羅方而施行手術，拿寵蜜的灰塵來止血。她們年紀大了，牙齒大半落掉，而且差不多人人免不了害風濕症。那時家庭上沒有浴室，這也許就是十八世紀香料生意發達的一種原因罷。那時的國王們在膝間放一個唾壺，和宮女們談天的勢力免不了衰滅；於是漸漸地，漸漸地奴隸制度可以從白人中間移到黑人中間去了。

### 三 幾個出名的婦女

要指出可以稱為十八世紀的典型的人物來，是很困難的，因為十八世紀是種種開端的時代，也是種種結束的時代。上流社會的婦女那時已經有了求勢力求快樂的思想

了婦女的思想固然着重於快樂，但婦女能夠自己作主，那時也還是開端。在十七世紀以前，婦女大抵是她們丈夫的權力的陳列品。到了十八世紀，我們便見她們不但宴客，而且還熱烈地賭博。有很多的婦女購買著名的南海泡沫事業 (South Sea Bubble) 的股票，那是在一七二〇年破裂的投機事業，結果至於財政大臣被國會驅逐的。據說台達昔亞公爵夫人 (Duchess of Devonshire) 在投機事業上損失到十萬鎊之多，而她的姊妹倍斯鮑羅伯爵夫人 (Countess of Bessborough) 也爲了賭博被逮罰金。

十八世紀婦女的特殊的標本是俄國卡薩林女皇。她是一個異常的婦人。她嫁給一個酒徒，教她的兒子做奴隸，直至於他死。她是一個感情的耽慾的婦女，在十八世紀也可算得有學識的。她涉獵種種的學說，顯示自己是伏爾泰、爾盧梭和達倫勃 (D'Alembert) 的保護者。她把迭台勞 (Diderot) 帶到彼得格拉 (Peterhof) 來，她從頭到尾讀完了哲學辭典。可是她却受了任何美貌的宮臣的擺佈，如果那宮臣說她年青美麗，她就任他做將軍或是省長了。她雄心勃勃，把俄國的疆界開拓了許多。她是一個專制的君主……

可是她也當作民治主義者憎惡帝制的法國。她的政策混亂，而且不住地變更，她解釋這種緣故，說是她是受着「環境，推測，和種種相關的事情」的指導的。她是一個雄壯的混合體。也有一種威嚴。例如，她聽得年青的王子林納（Prince de Ligne）曾經偷看幾個自以為沒有外人看見，卸去了面羈的回教女子，她便當了廷臣的面對他說道：「諸位，這個孩子真下流，做出很不行的事來。你是住在我親手克服的百姓中間的，我想他們的規矩，他們的宗教，他們的道德和他們的偏見總得尊重着才是。」這其間有着高貴的氣概，而且有着對於一百年後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的態度的一個暗示，那維多利亞女皇聽到了一樁不正經的故事，曾說道：「我們不覺得有趣。」

十八世紀的別一方面可以從瑪賽古司諦司（Martha Custis）看得出來，她是喬治華盛頓的夫人。海立森教授（Prof. James A. Harrison）在他所做的華盛頓傳裏，對於瑪賽華盛頓二十六歲的情形，有一番動人的描寫。她是系出名門的浮琴尼亞（Virginia）人，姿容美麗，富於熱腸，她是十八世紀典型的亞美利加婦人，嫵媚而有勇敢的



氣概。她不只是一個闊婦人，却實在也是一個良好的主婦。她起身極早，在家時候針線不離手。她服飾簡樸，廚房和洗衣房都親自照料。她受着聖餐，每天費一個鐘頭做禱告讀聖經。但瑪賽華盛頓並非清教徒；她善於交際，性急躁，也喜歡美麗的衣服。她同喬治華盛頓在古老的聖殖民地過了理想的生活，但在革命期間却也可以跟從他。她在莫里司登（Morris town）的各營地和他相會，於是同了他到花奇谷（Valley Forge）住下。瑪賽華盛頓可以代表一種美麗的典型，聰慧而却嬌羞，虔誠而富於喜悅。她的爲人也許可以用華盛頓寫給她的信裏那幾句話來表現罷。那封信是華盛頓被推爲總司令時寫的，內中說道：「我從戰爭的辛苦或是危險上不覺得痛苦，不過我知道你剩了一個人，一定覺着不安，便從你的不安上纔發生我的不快。因此我勸你且抖擻了你的全副堅忍的精神，竭力稱心地過你的時間罷。」

妖艷的旁派獨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和瑪賽華盛頓比起來，是何等深刻的對照呵！歷史上把旁派獨夫人說得很壞，簡直當她是一個普通的蕩婦。其實她雖生

在中等階級的人家，却有貴婦人一切的本領。她身材苗條却嫵媚得很。她有濃厚的栗色頭髮，烏黑的眉毛，著名的弓形嘴，美麗的牙齒和眼睛。她制服了路易十五（Louis XV）到這歷程度，她到了中年，對於他不但是情人簡直還是朋友。她克服了他的心嚮。這不是因為她妖冶美麗罷了；她很受教育，會彈琴，騎馬，唱歌，又是一個完美的主婦。話雖如此，這位勞派獨夫人却也是很可注意的，因為她代表那種重要的十八世紀型。就是政治的婦人。她協同了國務總理邱素爾（Crisson）使路易十五簽定對奧國的條約。那把耶穌派教徒（Jesuits）逐出法國者是她。那在塞物爾（Sèvres）創辦瓷器工廠者也是她。她又創設軍備學校，在那地方法國至今還培養着士官人才。勞派獨夫人的個性，只消一看關於她臨終情形的記載就可以明白。她仔細地讀完她的遺囑，吩咐她的服房酬謝在她病中服事她的一切人們，又把她寫字檯裏的錢給與窮人。她那時命令手下的婦人們給她穿衣，在她蒼白的臉頰上敷些顏色。她召見郵局檢查員傑納忒（Janette），閱讀批評他呈遞給她的文件，一如她平時一樣。那時一個教士陪了她好些時候。當他要告別

的時候，那侯爵夫人微笑着留他，說道：「停一會兒，古里先生，我們一同走路罷。」過了幾分鐘她便死了。

這位侯爵夫人既經和瑪賽華盛頓不同了，那麼麥利安多尼德（Marie Antoinette）和勞派獨夫人究竟有多少的不同呢？勞派獨夫人在歷史上是被貶辱的，而麥利安多尼德則因為斷送了她那愚闇的頭顱，就被看的理想化而且被哀憐了。麥利安多尼德頭髮棕色，雙眉濃粗，並不美麗，却很媚人。她不很讀書，而所讀的也只是粗俗的書本。她愛好種種的娛樂，動不動變換娛樂的花樣。她對於珠寶非常喜歡，心裏要買了，便不管價錢多少。她養成宮廷中的奢華習慣，開了賭博的惡風。在公共場所，她毫無顧忌地和男子們交往，而且不帶僕從，獨自到巴黎去過。要是她沒有干涉政治，她也許大不了同許多不賢良的王后一般被廢了為止，然而她却事事都免不了親自去管。路易十六愚而優柔。麥利安多尼德則愚而逞能。她佔優勢也是必然的事。那早已混亂的國庫，因了她不住地要錢，竟至於弄得耗竭。她堅執着要法國付補助金給奧國。她促成法國對於亞美利加革命的援助，

這樣維持了英法間因襲的敵愾。她慫恿着推倒寶各式 (Turgo)，那人原能夠救濟財政，止住革命的。當革命開始的時候，她在賭博場中籌畫種種詭譎的計謀。起初她打算抵抗，隨後便打算脫逃。她憎厭羣衆，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求麵包。在她的時代，男子是可以用燒熱的鐵棒打婦女的。對於這種情形她又並不干涉。因此，人可以給麥利安多尼德寫一句墓銘，說是不配生存只配死的。

同時在英國產生了幾個女小說家，像是比較淺薄的埃夫拉倍痕 (Aphra Behn) 和較爲重要的芬尼般耐 (Fanny Burney)。芬尼般耐是愛惠林那 (Evelina) 的作者。在那部書裏，她描寫一個苦悶的世界，說是一位小姐和她的父親別了許多年，一旦見了面便昏暈了；書中的婦女老是哭泣着，她們的身世老是多波折。她所寫的婦女是脆弱的婦女，像是她書中的一個女子卡米拉 (Camilla)，竟以爲給男子吻了手是一個莫大的羞辱。這就是銳感性的開端，因爲般耐女士之後許多年，亨利的耳內 (Henry Thiney) 所謂「女性的怯弱，和其自身嬌媚的增高」就成了一般婦女的通病了。十九世紀的思想，

在英俄意或是德，幾乎沒有像在法國似的來得堅實。就英國而言，一般人的見解不是可厭便是粗率。飛耳定 (Frieding) 的著名的小說湯姆瓊斯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就可以拿來作一個引證。那部小說裏有一種疏略的地方，像那偉大的麥耳德羅 (Marti-borough) 毫不遲疑地接受克來武蘭公爵夫人 (Duchess of Cleveland) 的錢。男子們都揣想女子們嫁了他們是不情願的，而惠斯登爵士 (Squire Western) 竟以為結婚生活必須以些許的齟齬做基礎纔好；她雖沒拿棒威奇蘇菲亞 (Sophia) 但威奇的事差不多是有的。這種相似的見解，在約翰生博士 (Dr. Johnson) 的談話裏也可以看到。當鮑司威爾 (Boswell) (約翰生傳的作者) 替一個和丈夫離了婚的女子分辯的時候，約翰生簡短地答道：『老兄，請你不要把善惡混淆罷。這個女子總是一個淫婦，這就是了。』這種心理是很幼稚的。而司來爾夫人 (Mrs. Thrale) 只因爲用了極淺薄的態度恭維了約翰生一番，就和他要好起來。可是約翰生却也有特殊的見地；他對於女子教育，做做有些贊成，他以爲只有孱弱的男子是爲了愛情而結婚的，又以爲結婚對於男子比對於

女子需要得多。他詫異着：年青的女子有在未婚時比在既婚時得着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珍護，她們爲什麼要早婚呢？約翰生的這種見解對於他那世紀的人們有不少的影響。

從女子的見地，十八世紀是衰頹的時代也是創造的時代。代表衰頹的有如洛可可式（The Rococo Style）的印刷，書面，束書帶和底頁飾非常的繁複，頭字裝飾的精緻，弋鳥尾飾，唐草飾，和花邊弄得正文，不可辨認的版本。藝術惡化了，世風也粗野了。雕刻家造着精細入微的作品，而婦女也御着「勃蘭克」（Bianca）。「勃蘭克」是套在頭部的一個鐵架；其中有一張鐵片，塞在嘴巴裏，防止舌頭的動彈；有時候舌頭便割開而流血。凡是撒野或是好罵的女子，就可以處她以御「勃蘭克」，或站在刑架上這些刑罰。讀者不要意想這種「勃蘭克」是怪東西罷；在博物院裏有許多可以看到哩。一七四一年十二月三日，霍爾蘭（Elizabeth Holborn）在毛畢司（Morpett）便是這樣受了虐待的。遲至一八二四年，在吉雪亞（Cheshire）康來登（Congleton）地方，使潑的女人還被套着褲一般的東西。

讀者就此可以推定婦女的一般的地位了。在十八世紀法國的貴族中間，女子未婚

以前大抵沒有與聞自身的婚事，這是根深柢固的法國人的思想在拿破侖法典（Code Napoléon）之下，凡二十五歲以下的男子，二十一歲以下的女子，要結婚首須得到父母的許可。這種法律到一九〇七纔取消了。在德國，結婚並不比較自由的，而男女兩方要得到結婚很容易，但在法國拿破侖法典之下，男子可以因對方不貞而獲得離婚。而女子却須證明了另外的苦衷纔可以辦到。在那時以前，全十八世紀中間，法國除了貴婦人之外，任何婦女都不能獲得離異。至於英國，則國會法令中所定的舊式離婚制那時還繼續使窮人不能離婚，這種情形從數字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現代的離婚法是一八五八年訂定的。在當初國會法令中的離婚制通行的三百年間，只有三百七十七起離婚是認可的。但在其次的十一年中，法廷宣告的離婚案，就多到一千二百七十九起了。

這一世紀的野蠻和開明，歸納起來是很不容易的。這和以前的各世紀有些兩樣，因為這是更理智的世紀，更理智地殘酷而且理智地公正的世紀。在這世紀裏婦女更加明瞭自己的地位了：這纔在其次的世紀裏能夠加以補救了。

## 第七章 反抗與尊嚴

### 一 初期的反抗

這個題目表示着十九世紀中的一個時期，這是不可和通俗的標語『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Age)相混淆的。從一八四〇到一八九〇那五十年，大抵是重商主義的，宗教信仰的，和反動思想的時代；那幾年吝惜着供給社會的正義，而且不能把其聲譽加於達爾文和司文般(Swinburne)。那時代的偉人們蔑視他們的時代和當時的理想，而那時代也害怕而且不喜歡他那天才的『產兒們』。我們或者可以說是『維多利亞時代病』(Victorian blight)，却不可說是『維多利亞時代』。進一步說，我們不能把那些在別國產生埃勃拉罕(Abraham) 林肯，弗勞貝爾(Flaubert) 迦立勉提(Gari-



baliti) 惠格納 (Wagner) 的運動稱為「維多利亞的」。因此，我們要說到那偽善的沈澆的，卑劣的和肉感的一切事情的時候，我們便可以說維多利亞時代；我們分析那個發明新事物的，推究哲理的，為自由戰爭的時期，我們不要說「維多利亞時代」，却得說「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同以前的各世紀一樣，是站在他那「祖師們」(fathers)的肩膀上的。他大部分站在福祿特爾的肩上，小部分站在盧梭的肩上。這兩個人鋪了基石，十九世紀便建築起房屋來。這是理想的時代也是血的時代；其時美國和法國經過了革命。在那激動的空氣裏，理想的力量既經把帝王們推翻到塵埃裏了，那力量也就容易擴大了。只有兩個婦女，就是瑪麗伏爾思東克辣夫脫 (Mary Wolstonecraft) 和司退爾夫人 (Mme. de Staël) 成就了偉大，但也還有許多人起初是沒人知道的。隨後忽然出了名。在法國革命的初期，有一羣婦女吶喊着，不僅要求自由，簡直要求女性的自由。像奧琳 (Olympe de Gouges) 泰里考 (Théroigne de Méricourt) 和奧都 (Renée Audu) 這幾個婦女，

便是在初期革命中間，要求女子選舉權的。有許多成了演說家，在幾個政黨俱樂部，甚至於考台里爾（Cordeliers）的憲政黨俱樂部裏都出席。而且，在歐洲初次創立了幾個婦女俱樂部，內中有一個招集到三百會員。一七九二年，里昂發生饑荒，那主持賑務，料理糧食的供給者，委實全是婦女俱樂部。凡是要做大事業的婦女，自然也做小的事情，因為她們不單是婦女，也是人類。放蕩和不道德的事於是發生了，那結果，到了一七九三年，那些俱樂部便都被『國民公會』（Convention）封閉了。

可是同時，婦女的舊式的活動却也很振奮。婦女創設了政治的演講廳（Political Salons），鼓吹共和的理想；就中以羅蘭夫人（Mme. Roland）和勞勃忒夫人（Mme. Robert）所創設的為最有名，但是最有力量的也許是康獨綏夫人（Mme. de Courcel）的演講廳罷。賴西蒙俱樂部（Lyceum Club）便是在那邊創立的。這些婦女在人格方面，才識方面，都是超越常人的。例如，海爾惠休夫人（Mme. Helvétius）和浮內忒夫人（Mme. Verne）當康獨綏被查辦的時候，竟有膽量冒了斷頭的危險，把他藏

過。這和那只可說是羅曼的女英雄的却樂德哥台 (Charlotte Corday) 比較起來真是大不相同了。有兩個深思好學的婦女在她們的時代很出名。一個叫做羅蘭夫人，她在八歲上就讀柏拉圖的著作。還有一個叫做司退爾夫人。羅蘭夫人是一個天生的革命家；她當七歲的年紀，就居然詫異於女主人應該坐在靠手椅裏而客人坐在椅子上這一種道理。待到十六歲時候，她便是一個激烈派和不可思議論者；她當她丈夫得了內閣的官職時候，便成爲他那主要的顧問；她是被傑可屏派 (Jacobins) 梟首的。她留給我們的，有日記，對於革命的論評，以及小冊子。(在法國革命的時代，有幾種報紙都是婦女編輯印刷的。這是很可注意的事。)

至於司退爾夫人呢，她是一個美貌的婦人，生着一對大而英明的黑眼睛，和黑的鬚髮。她時常出席會議；在脾胃上，她是一個盧梭學派，耽溺於頗感情的風狂詩文。然而同時，她也是對於諸革命家一個冷靜的批判者，她有關於革命家的優美的筆記留給我們。她又有幹才，曾經用了手段使反對黨到她的客室裏會談。可是，她在思想上還不及瑪

麗伏爾司東克辣夫脫的透澈。這個婦人是嫁給革命家哥特溫 (Coppin) 的，她的女兒嫁給雪萊 (Stella)，也是一個革命家。她是因為倡導婦女革命而著名的。她不到四十歲就去世，但這短短的一生，却充滿着研究和活動，完全爲的是人的自由。在她那女權擁護論 (Vindication of Right of Women) 中顯示着她是對於男性專制一個有力的批評家，因爲她的思想是很合於邏輯的。她以爲在女子方面，教育平等必須從公民的政治的權利平等上得來。她反對一切從爵位和財富發生的榮譽。她從事於攻擊婦女的『傀儡化』方面的運動，她對於那些婦女的觀察是非常明澈的。她單是竭力的解說着，略帶一點原諒她們的意味：『試想一想婦女這許多年代是一向依賴着的，那麼有些婦女抱着她們的鏈索不放，有什麼可怪呢？』這等話在今日是很平常了；在一百多年以前却沒有別人說過哩。她又有着一種深刻的機智：『婦女是生就了和男子這樣不完全的東西同住的，就應當從自己才能的習練上，學知忍耐的需要。』她反對女子爲丈夫而受的教育。她又反對女子把自己當作『獵男者』 (Man-hunter) 這一種觀念，說是那一種

自以爲勝利的思想使得她肉麻。她提出一個問題來爲什麼女性應當訓練得討男子的喜歡呢？在教育方面，她是一個先覺，因爲她反對教師的懲罰，主張小學生的紛糾由他們自己的公正人來解決。而且她早就贊成男女同學了。這樣的婦女，當時國務總理華爾波爾（Walpole）竟稱之爲「巾幗叛徒」（A hyena in petticoats），也是不足爲怪的。華爾波爾原是一個思想褊隘的頑固的人，那里能夠認識新思想的先覺呢？

可是雖有這些婦女，世界上的變遷還是很迂緩。革命的潮流雖然風起雲湧，然而始則美國拒絕了女子參政權，繼則法國國會這樣輕蔑地對待婦女，竟至不屑討論她們的請願書。換了話說，那時代的男子，遠不能夠照了婦女的思想對待婦女。一般的男子大抵喜看散得福夫人（Mrs. John Sandford）所作，叫做婦女之社會的和家庭的地位（Woman in her Social and Domestic Character）的那一部書。在那部書裏宣稱婦女處於附屬的地位，她的努力總是附屬的，而且常得受男子的指導和扶助。又說婦女應當有淪淚和發聲這種極端女性的神態。那部書在三年中居然在英國銷售了四版。所以，

婦女雖然已經點着了火炬，這火炬却沒有發燒。然而這還是隱隱地冒煙。我們在愛奇浮司 (Maria Fageworth) 的著作裏，就見得她是對於女性教育一個有力的擁護者。在這十九世紀的初期，我們見奧司登 (Jane Austen) 對於男子，比對於女子還嘲笑的利害。其中並沒有什麼反抗，只是在奧司登 的作品裏，我們可以聽得那些把男子當作小孩看待的女子們的冷笑罷了。誠然，在這位女作家中，寄宿着排斥中產階級的勢利性，這是一種反抗精神呢。

## 二 結婚生活

分析十九世紀的結婚生活，可沒有像分析那時代的思想那樣簡單了，因為思想是公開的，而結婚生活却隱藏在感情的翳障裏。但是我們却可以說：在六七十年以前，做丈夫的指望他妻子近於絕對的服從，而常常得到那做妻子的不好干涉他，却須在他失意時安慰他，在他成功時稱揚他。如果他要公然地喝酒賭博或是要放蕩，她必須容忍着纔

是。只有一層情形還算好，就是那時代雖然流行着一種未開化的情態，男子們粗暴，野蠻放蕩的程度却比以前差的多了。他們有了尊嚴的傾向了。至於尊嚴的程度怎樣，我們在後面就可以看到。一八六〇年的男子比一七六〇年的男子來得好，只是還保留他們原有的權利。那時的女子大抵把自己的權利看作附屬者的權利；她們認定自己的生活範圍是烹飪，照料孩子，以及討男子的喜歡。她們覺得要謀獨立的生活不是容易的事，這纔要求保護了。她們並不深切地想望賭博，或是和男子交際。她們簡單的哲學似乎只是讀聖經，養小孩，唱歌給丈夫聽罷了。她們一結婚，就算定了心，不再要求人家的注意。這種現象似乎是很美妙的，而且也是爲男子的。二十世紀有許多男子也許也還想望把光陰倒流，直到那婦女沒有什麼要求的較簡單的時代去罷。但是這些男子如果真有了這等幾乎全未受過教育，有時候實用化，却不大可以做朋友的人做伴侶，說不定也要討饒，說不定也要因她的側重於社交的禮儀而厭倦，因她的動不動震顫而激忿的。

那時的婦女因爲是附屬者，所以時常受虐待。例如，却爾斯蘭姆（Charles Lamb）

曾經說過世間沒有所謂「義士」(Gallantry)這東西。他指示說：當一八二〇年左右，英國在公共地方毆打婦女的風氣剛纔有些消滅，可是婦女却也往往受絞刑，戲臺上的女伶可以用怪聲喝退，倫敦劇場的散座裏，往往女子站得腳骨痠痛而發暈，而男子安然地坐着。此外他又痛斥社會上譏笑年長未嫁的婦女的不當。這一層也是重要的，因為這還是在最近這幾年中，「老處女」(Old Maid)這個字眼纔從我們語言上消滅。在十九世紀，女子不能「擺得」一個男人，便算大失敗，這是一般人類撲不破的觀念哩。

可是，那女子即使「擺得」一個男人了，她還是在嚴酷的規律底下生活。例如，法國那時的法律規定着：做妻子的必須服從跟隨她的丈夫；要是她憎惡他跑掉了，就可以用武力把她本人追回來。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初期，僑登夫人(Mrs. Norton)因了不貞被她的丈夫控訴。法官宣告她無罪，而她的丈夫還保留從她這里奪去她那三個小孩的權力。直至一八三九年女子纔獲得了領養自己小孩的權利。那時候，如果小孩過了七歲還是可以從他母親這里奪去。因為女子是被認為低級的。男尊女卑的觀念在那時真強烈！



八四〇年美國婦女到倫敦出席反對奴隸制會議 (Anti-Slavery Congress) 該會竟至於宣稱：婦女列席會議「是違背上帝的律令」的。雖有維廉勞合格列生 (William Lloyd Garrison) 的幫忙，那些美國婦女還是不能不退席。這一回事有着很好的效果，就是激起了一八四八年生內卡福爾斯 (Seneca Falls) 地方第一次的女權大會 (Woman's Rights Convention)。

現在特別轉到結婚生活上面來說一說罷，在一八七〇年以前，英國已婚的婦女連對於自己所賺的錢的權利也沒有。如果她工作而她的丈夫閒居，他可以接收她的工資。這種習慣在一八七〇年消滅，但那時丈夫還可以管理他妻子結婚時帶來的嫁產。直至一八八二年已婚婦人財產律 (The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 纔補救了這種情形。但到今日凡在一八八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結婚的任何英國婦女覺得那些沒有劃定給自已用的財產還是由她丈夫管轄着。那學理就是：妻是弱小者；那時丈夫對於妻的債務負有責任，到今日丈夫對於妻的壞行還是負有責任。至於說到離婚，英國直

至一八五七年，那奇異的舊制度，就是國會法令所規定的，還繼續有效。這種離婚法一制定，不平等也就造成了，因為在這離婚法裏，男子要離婚，只要妻子不貞，就可以核准，而女子呢，必須丈夫另外再有拋棄或是虐待妻子的情形纔准其離婚。因此在全十九世紀中間，英國婦女是不能從不忠的丈夫獲得離婚的，而在一八七八年以前，即使有了虐待或是棄置的情形，女子也不能獲得離異。那時候，不論說到財產說到離異，女子都還是處於低劣的地位。隨後逐漸逐漸地，婦女纔獲得了自己財產的管理權。直等到一八九一年，英國的法院纔決定了丈夫不可以強制他的妻子和他同住。

### 三 工作

我們從上面可以看到：雖然那種婦女的奮鬥是劇烈的，却也是成功的。到了一八七〇年，一八八〇年，一八九〇年，婦女的桎梏便逐步逐步的割斷。我們已經知道；結婚之成爲一種法定的排他的制度是經過了幾千年的工夫的。在十九世紀，結婚是絕對的；男子

多妻就有罪；有一種離婚權也給與女子，那方面的奮鬥總算完結了，男女道德上的標準也漸漸平衡起來。於是奮鬥轉移到別一方面，而要求那些影響到財產繼承權，家族權等等的公民權了。這種奮鬥，在現代日見其勝利。這一半由於十九世紀——頗為重大的世紀——澎湃的思潮；一半也由於工廠制度和女工的驟增。

十八世紀是社會上富有勢力的貴婦人們的時代。到十九世紀，貴婦人便消滅了。她是被蒸汽工廠和中流階級所逐出的。繼起代替她的，最初是紗廠裏做工的婦女，其次是女工頭，女職員，女商人。在十九世紀末以前，發生了女稽查員及女醫生。貴婦人於是沒有立足的餘地了。到一八八〇年，有一種可驚的類型出現，那就是縮寫打字員，一種先尋工作次尋婚姻的女子。那種女子之求教育，是把教育當作自由的手段。所以，她們袋起了她們的薪資，傲然地起首說道：『這是我賺來。這是我的。』

在十九世紀，婦女用了許多苦痛的代價去賺錢。當工廠最初創立的時候，十九世紀是信仰自由的，換句話說，是信仰強者有強迫弱者照他們的意志做的權利的。在前一百

華光景，歐美的工廠沒有怎樣的條律。工廠中的事情法律任着雇主和工人自己去解決。自從十九世紀的新思潮勃興，人們纔知道過問工廠的管理問題。那時發見的情形是這樣：蘭開夏 (Lancashire) 的紗廠裏，雇用孩童，每天做十二小時乃至十四小時的工作，那些孩童被縛在籠子上，使不至於跌下去；被鋪也只備一套，這一批孩童去睡時，那一批孩童便起來做工。有一個廠主，在查察委員的前面，竟顯着泰然的神情抗議說：他沒有雇五歲以下的童工。煤礦裏面，婦女是被雇用作代替驢子拉車的。她們裸露到腰部，全身給汗和灰塵染得墨黑，一天工作到十小時以上。工業病自然也盛起來；往往十六七歲的女孩，**以**害着骨畸形，拘偻病，歪臉，喘息，和心臟病。

十九世紀緩緩地醒悟到這種情形：到一八〇二年，關於紗廠衛生的法律便通過了，但也直等到一八一九年童工方面纔獲得了大勝利：他們一禮拜的工作限到七十二小時為度。到一八四五年，女工纔從夜班除脫；而有少數稽查員在惡劣的工人中間活動起來。待到一八七八年，十歲以下的孩童，纔算從紡織廠除脫了。其時女工和童工還是受男

人稽查的，直到一八九三年纔第一回有女子做稽查員。那十九世紀的時代是，很黑暗的。我們把相距不久的今日情形觀察一下，我們對於黑暗收斂的這麼快，一定免不了覺得驚異哩。

#### 四 亞美利加

那一向進步的這麼快的亞美利加婦女，還是到十九世紀纔上獨立的路程的。那時白種人在亞美利加已經住了二百年，這其間，婦女所受的待遇正和在歐洲一樣。文藝復興和十八世紀的激動對於亞美利加婦女差不多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他們還是開拓着。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亞美利加的生活含有悲劇的分子，印第安人不住地作怪；人口時常免不了遷移，因此，婦女臨了異常的困難，須得養護自己的孩子，照管自己的家庭。那時醫生稀少，更無所謂看護婦；學校是不滿人意的；小的個人工作鋪造出來的日用品很有限。要從歐羅巴去帶東西來，須費四星期以上的時間；除城市外，沒有警察也沒有安全的

保障。亞美利加婦女沒有早想到自己的權利，這是不足爲異的。而到一七七六年她們居然澈底省悟到女性的權利，遞請願書到國會，要求和男子同等的投票權，確乎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回事。這投票權被否決了，因爲一七七六年的亞美利加人，和今日的亞美利加人是隔着一道深淵的。他們並非真正的亞美利加人；他們是含有歐羅巴人偏見的，殖民地的歐羅巴人。他們是和英國人很類同的。他們之外還須有後來的大宗移民纔形成了今日的亞美利加人。

我們要明白古亞美利加的情形，先須知道：甚至在一八四一年，猶羣還在紐約徘徊，嗅着隨地拋棄的廢物，同君士坦丁的狗羣一樣。這種情形和狄更司 (Dickens) 所描寫的景象合成一個何等奇妙的對照呵！狄更司描寫道：『好多色樣的傘兒！怎樣光怪陸離的綉線！怎樣粉紅的絲襪，怎樣纖巧的淺鞋，絲帶和絲流蘇怎樣的飄動，富麗的外衣以及華美的頭巾和裹腰怎樣的奪目呵！』那時亞美利加還在建造中哩；所以猶羣和綴服的人是並排走的。但迭更司却稱揚一八四一年亞美利加女子的衣服華麗，身體健全；他把

那時的亞美利加女子和英國女子比較，說英國女子是『粗心的琴盾整頓的不長進的墮落的』。這種話有些不大對，不過迭司原是把勤苦的開拓者和工廠制度所壓傷弄憐無人憐憫的英國女子相比較哩。有些時候，他也贊許到亞美利加人對於婦女的敬禮。狄更司對於亞美利加的知識也是很有限，他沒有知道從一八二〇年到他往美國旅行的一八四一年中間，亞美利加有了怎樣的進步。在一八二〇年，亞美利加婦女的壽命正和歐羅巴婦女的壽命是一模一樣，她們一天工作到十五小時之久；早上四點半就得到廠；生活沒有做夠，工頭就拿鞭子打她們。那時沒有公共教育；在一八三〇年，費拉台耳飛（Philadelphia）工黨報紙委員會經過：有些工廠裏面，六個男女孩童中間能夠讀和寫的不到一個。照此看來，歐羅巴的悲劇和亞美利加的悲劇是相近的。要說是不相近是沒有理由可言的。

## 五 尊嚴

『尊嚴』(Respectability)不是十九世紀發明的；這種觀念我們在十八世紀飛耳定(Fieling)和斯瑪萊忒(Smollet)的小說裏也可以看到；那些小說中的人物是不尊嚴的，但他却覺悟到這不尊嚴的事實了，這便是重視『尊嚴』的一個過程。約翰生博士(Dr. Johnson)是很尊嚴的。在十八世紀，從新教和耶生教(Jansenism)發生的道德觀念，長發起來，但到一八三〇年左右，還沒有發達到成爲光線一絲不漏的樹蔭。

『尊嚴』觀念所以不發達的更快些，因爲這並非全從思想上發生；這也從一個新的事實——就是蒸汽引起的工業革命發生。男子和女子所以變成尊嚴，是因爲譚尼司派本(Denis Papin，蒸汽機發明者)偶然注意到水壺沸騰時，蒸汽擡起壺蓋來。在十八世紀中，流階級沒有像今日一樣地存在。一切人們之上站着貴族；其下便是在浮琴尼亞，在美國南方諸州，以及在歐羅巴的武士的世族，其次是 Yeomanry (就是主有田地的農民)，雇有少數工人的匠人，和雇有少數夥計的商人；又其次便是勞動階級，其中大部分實際上是奴隸。但是這樣的區分不免過於支離了；待到十八世紀的初頭，這些階級



就消滅實際上只發現了兩個階級：就是貴族和其他貴族大抵是不和平民階級的女兒結婚的。那些例外的事便記載在家譜上，常作無價值的『傳奇』(romance)。做工人的往往娶了屨主的女兒而跟隨着他，商人的女兒也時常嫁了夥計。十八世紀漸漸地過去，而這些情形還是沒有變。隨後，浮琴尼亞，佐治亞(Georgia)，盧西那(Louisiana)，西印度羣島，和印度這些地方發大財的漸漸多了。一個新的階級於是勃興，這就是富有的商人或是銀行家，他們的財富是可以和從十二世紀到十五世紀，威尼司(Venice) 勃來門(Bremen) 或溫哲司(Winchester) 的富商抗衡的。他們女兒嫁給貴族，却沒有把階級混淆。那些女兒不過被吸收去罷了，商業依然是瞧不起的。當亞美加利革命的時期，凡亞美利加紳士，不論是英籍，法籍，或德籍，都自然地投身軍職；此外也可以做法官，入政治界，或是進教堂任職。至於商業，必須不怕給人家看輕纔可以去做。那時的紳士可以借了權力去尋錢，却不可以第一步就弄錢。其他站在紳士階級外邊的人們，直至蒸汽機發生了爲止，一逕是站在那里。

『蒸汽』創成了工廠以改造世界，因為人的血液是不能燒汽鍋的。於是發生了對於有技術訓練的人們的需要，像是工程師，製圖師，測量員，技師等等。紳士階級不能供給這些人；他們只有從勞動階級起來，而勞動階級開始去追求那些可以獲利的教育了。於是貨物不得不在市場上買賣；而需要理帳員，收支員，販賣人，棧司等等。這又使勞動階級多一種機會了。勞動階級這方面的活動從一七八〇年開始；到了一八三〇年，這類的人在社會上已經佔了頗大的成分。一個新階級於是成立了，這便是平民血統而比貴族更受教育的人們組成的。這叫做中流階級。這個階級並不立時就自己覺醒；牠雖然在全歐洲作選舉權的運動，牠的精神還是很萎靡；直至一八八〇年光景，中流階級固然還以極盡厭的態度諂媚貴族，却也已經十分曉得創造新道德了。

中流階級誕生不久便本能地悟到：貴族度着豪闊而放縱的生活，貧民度着粗陋而放縱的生活。他們對於貧民，是纔從他們中間升遷的，決定不去學他們的樣。對於貴族雖還滿心讚歎着，却也不敢學他們的樣。他們這纔消極地養成了道德觀。他們立起『尊嚴』



女所受的教育，除零任外只有繪畫、唱歌、奏鋼琴之類的技能罷了。也曾有人設法，另外再略略教她們歷史上和普通的主题上一點智識，所用的課本無非從前出過名的曼格爾夫人（Mrs. Mangnall）所著的書，叫做歷史叢求（Historical and Miscellaneous Questions for the Use of Young People）。這書是家庭教師們（大抵是貧苦的處女）所用的。牠的價值，有一個英國滑稽家加以說明：說是這是曼格爾特夫人的問題（Mrs.

Mangnall's Questions——譯考案 Mangnall 和 Mangnall 讀音相似，而含有「割裂」之意。）女子的精神的確被大部分「不可」所組成的奇異而殘害的制度所割裂了。她不可出去和男子們交際，也不可和一個沒「用意」的男子隔絕，她不可作戶外運動，她必須參與宗教的儀式，而不得加以討論；她在談話上必須避免關於政治、嬰孩，或是信仰這些主题，因為談這些事是不雅的；她得邀請那些邀請過她的人們，其他的人便不可邀請；她得傾聽她丈夫的話，到被問時回答他。換句話說，她是各方面被壓抑的。在十九世紀初期，連最正經的男子們看來，伊利沙伯時代的乖覺和欣悅已經變得惹厭了。男子們不再向

安思亞 (Anthea) 大約是莎士比亞劇本中的一個人物) 說道：「吩咐我活，我就活了，我是你的『信徒』呵。」他們却打算說道：「我吩咐你烹飪，我的忠心的吉尼，我的『信徒』是你。」凡是這樣自處的女子便算是「尊嚴」的。

作者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陰暗面，沒有篇幅再說開去了，因為他敘述那個時代是有限制的；但他却少不得從薩叩萊 (Thackeray) 的書裏摘引一段文字出來，那便是陰暗時代勢利的，偽善的，獎掖的，和暗中淫猥的一切事情光輝的顯露。在虛榮市 (Vanity Fair) 第三頁上，有品叩登女士 (Miss Pinkerton) 當亞美黎 (Amelia) 出校時寫給梭特萊夫人 (Mrs. Sedley) 的一封信，只看那信的起頭就夠了：

「夫人——亞美黎梭特萊姑娘 (Amelia Sedley) 在瑪爾 (Mall) 住了六年之後，我把她奉獻給她的父母，很覺榮幸，因為她已經是一位年青的「墨狄」 (Lady) 可以在他們溫文優雅的社會裏佔一種適當的位置了……在音樂上，跳舞上，綴字上，各樣的針線，刺繡上，她已經實現了她那朋友們最切心的願望……要獲得時髦的年青「墨狄」所

必需的顯赫的姿樣和體態最好是當心而恆久地使用「背板」(Backboard) 在這三年裏每天使用四個鐘頭。

薩叩萊對於品叩登女士有些譏笑的意味。但像她這樣的人並非他臆造出來，而那使她同時代的女子脊梁挺直的「背板」也並非他臆造出來的。自然，受着怎樣待遇的亞美黎這種年青女子，是在模型裏生長起來的，因為她是一個年青的「墨狄」倍該歇普(Bucky Sharp)則逃出了這模型，因為她不是「墨狄」。做一個年青的「墨狄」是可怕的事。做「墨狄」的不能受人家認真的待遇；她是給某個男子把玩的一顆珠子。薩叩萊在菲立普冒險譚(The Adventures of Philip) 第三百二十頁上關於婦女的特遇，給我們一個暗示。菲立普對於却樂德(Charlotte) 似乎只想「談一兩句寒暄，看一眼兩眼，或者，捏一捏小小的手兒。」這書的最後一頁上，可以看到「小小的」却樂德，她那「小小的」書桌，又有三回她那「小小的」字。(三三一頁)在全書中可以看到她有小小的

手兒，又有小小的心兒，小小的頭兒。這種神態從現代的眼光看來，不是再惹厭也沒有麼？

我們要明瞭初期維多利亞時代的女子所處的空氣，只消一看莫唐忒女士（Miss

Elinor Morfaunt）所著的家庭（The Family）

就得了。在這部書裏，我們可以看

到：那時候，女子常常因為家具沒有擦亮，麵包屑狼籍滿地，便愁眉不展。當塵埃積在壁架上，上面時候，她便用指頭寫「塵埃」這字。荏弱的孩子們，給豬肉喫；正餐時還喝啤酒，別的酒類也隨便可以喝的。做男人的呵斥自己的女人，在她的面前賭誓；要是對於她不中意了，便不和她親暱；因為子女不聽話，便可以自由剝奪他們的繼承權。可是他們却把大家庭當作體面的事。稚小的孩子是被寵愛的；過了十五歲就要挨打挨罵了。夜間嬰兒房裏燃着火爐，關着窗戶，但在別的居住的房間，却沒有火爐。家庭間起了糾紛時，那些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並不設法解決，以求愉快，反使發展開來，自尋苦惱。任何男孩或女孩，凡是微露愛好藝術的傾向的，要安頓在辦公處裏，或者交給看媽這里去居住。（看媽 Mistress 是維多利亞時代專門看管頑皮孩子的一種婦女，現在已絕跡了。）男子出外做事，到家用

餐既畢，做女人的便模仿東方的姬妾，唱歌跳舞，直至命令她停了爲止。在幼年人前面，不許提到性的事情，但在成年人之間，就連怎樣粗俗的笑話也大談特談了。那時一般的見解，都以爲婦女得把情愛看作可憎的事，把結婚看作一種天譴，爲了宗教的緣故，不得不屈受的。要是這類的問題偶然談到了，做主婦的在責任上便不得不把主題來變換了。未婚的母親是被認爲有罪的，私生的孩子則被看作該死的東西。那時普遍的衝動是道德的，虔誠的；所以，孩子到了他的生日，便給以凱勃爾（Kelch）作的基督年（The Christian Year）或者一本顯然講道德的書哀立克（Heik）。男子們時常忽視宗教，却強制他們的女人虔信。婦女既沒有錢又沒有社會上的權力，實際上是不足重輕的。客室裏，上首擺一把靠椅，是指定男人坐的；女子呢，義務上必須挺直地坐着。

在維多利亞時代，這種情形不但流行於英國，還流行於全歐；這是很可注意的。例如，在那樂天的國家，法國，我們可以看到莫泊桑（de Maupassant）在一八八七年，使一個女子說道：「我是餓得同獵人一樣了。在一個男人面前喫得太多是怪難爲情的。」



(見Mont-Orion)啊！這真活像薩耶萊書中的女主人公了！和這相似的還有一個很有趣味的例：那就是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女教師見女孩子流汗而埋怨她的一番話。那教師說道：「親愛的孩子，只有牲口是流汗的；男子們不過稍微出些汗，至於年青的小姐只有紅紅臉兒爲止了。」同時，在法國作僞掩飾的程度竟達到了頂點，自從拿破侖失敗之後，法蘭西的歷史，印行的只是從路易十六一直敘下去……彷彿不名譽的革命不會發生似的！我們要明瞭那時法國開弱的情形，只消懂得爲使頑童改悔而設的奇異的教育就得了。那些孩子們被關在彼此不相見的暗房間裏，這樣地教她們悔過。在這道德的世紀，維多利亞生活的濃密和沈滯，在“Le Rouge et Le Noir”表現得很明白，那書裏說：小說書不得安放在家裏，因爲這些有害的書籍許要引壞女孩子們和僕役們的。略略落後些，那主人公在浮惠克夫人 (M<sup>lle</sup>. de Ferragues) 的客室裏看到書幅上有塗抹的地方。他後來覺到那主婦是因爲書幅上有幾處不大妥當，所以塗改了的……這是在思登霍爾 (Stendhal) 所謂「道德的世紀」(This moral century) 十九世紀確乎

是道德的：在一八六七年，鮑伐里夫人（Madame Bovary）竟被當作不正經的，非宗教的猥褻的而遭禁止；任何現代的讀者在這傑作中尋求不道德或是猥褻的分子，一定是失望的。法國的書買有許多人也曾不敢存儲“La Maison Tellier”這部書。那時代中即在法國免不了有使用『背板』的惡風。現在從一八六四年都德（Alphonse Daudet）所作的“Le Nabab”裏，摘引一段如下：『保羅輕輕地和美貌的老太太談天，她的臉容嬌莊而且嚴肅，她那白色的頭髮堆積着，有如她的紡竿上的麻團，她筆挺地坐在椅子上，她那平直的胸脯緊緊地裹在綠色小圍巾裏，她在年青時代從未在椅背上靠過，也從未在靠手椅上坐過。』那時代，在波士頓，在列去蒙（Richmond），在費拉台耳飛，都是如此。當婦女還未覺醒的時候，全世界也都是如此。

可是時間是急促，無情，不住地進行着的。當議論被遏制的時候，種種的思想正在發展。當道德由社會和法律維護着的時候，道德也正爲人們所究詰。當人們相信地球是平的時候，達爾文正在從猿猴推求人類的起原。

十九世紀無論如何還是偉大的這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世紀比傳奇的伊利沙伯時代還偉大得多哩。這是人類初次征服蒙昧的世紀。只消看在十九世紀產生的有才能的人們，何其多呵！把那些『大家』的名字全數寫出來，這章裏是寫不完的。我們且注意下面幾人罷：

政治方面：Abraham Lincoln, Bolivar, Disraeli, Gladstone, Gambetta, Thiers,

Bismarck, Cavour, Kosuth, Kruger, Li Hung Chang (李鴻章) 等。

歷史方面：Mommson, Lecky, Bryce, Carlyle, Macaulay, Michelet 等。

文學方面：Browning, Swinburne, Tennyson, Thackeray, Dickens, George Eliot, Bernard Shaw, Heine, Hans Andersen, Bjornstjerne Ibsen, Nathaniel Hawthorne, Walt Whitman, Emerson, Henry James, Poe, Victor Hugo, Flaubert, Lamartine, Anatol France, Hauptmann, Tchekov, Tolstoi, Turgenyev, Dostoevsky.

圖畫雕刻方面 Manet, Whistler, Rodin, Cézanne, Aubrey, Beardsley, Ingres,

Degas, Burne-Jones, Turner, Corot.

科學方面 Crookes, Edison, Röntgen, Darwin, Russel Wallace, Bell, Marconi,

George Stephenson, Swan, Cayley, Maxim, Morse, Westinghouse, Wheatstone,

Nobel, Welsbach, Diesel.

音樂方面 Wagner, Berlioz, Liszt, Brahms Schumann.

這雜亂的表上，有一種極有趣味的特點，就是這些大人物（男的或是女的）差不多個個都反對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精神。在司文般中間沒有矯飾性，在達爾文中間也沒有幻覺。他們生長於十九世紀，却受薰陶於十八世紀的思潮。他們終於使他們的世紀變為偉大了，他們的世紀竭全力來降服他們，他們反而把他們的世紀降服了。

## 第八章 到將來的路上

### 一 正式的反叛

一八四〇年的景象和五十年前伏爾斯東克辣夫脫女士與法國革命時代的婦女所遇到的大不相同了。文化藉着工業的發展獲得大大的進步，並且引導婦女入工廠而激勵婦女的精神。雖然世俗還把婦女當作附屬物看待，婦女自己却也不十分不適。但疑問已經起來了，少數的婦女起頭提議基督教信仰是和財產權和選舉權不相涉。執持着這見解的婦女是不洽輿情的，她門所處的地位正和今日英國三四百名做聖麥塞公會（The Guild of St. Matthew）會員，爭論他們的信仰和主張社會主義不相涉的教士們一樣。

在一八三五年兩個英國女子被選爲王家天文學會的會員。一八四七年，安尼那哀忒（Anne Knight）寫了一本要求婦女選舉權的小冊子，反對奴隸制會議的拒絕婦女，——這是已經提起過的——和一八四七年第一個婦女會的在美國創設相助激動了婦女問題。雖然看去是荒唐的，弗勞哈斯奈丁蓋爾女士（Florence Nightingale）在克里門戰爭（Crimean War）中所顯示的光榮的組織能力，終究把男子們從來所不曾明曉的一件東西啓示給他們看，便是：女子是有理智的。於是由婦女們中間的不滿，發生一個普遍的騷動。當一八六〇年間，在英國是沒有婦女團體的，但許多煽動者的小小的社會團體開始組織起來了。還有，除婦女以外，在偉大的一八四八年男子們也激動起來；在法蘭西，德意志，匈牙利，意大利諸國，對於政治自由的努力，達到了最高的熱度。這樣的騷動繼續着繼續着：如果讀者們有一個印象，以爲一八五〇年與一八六〇年間是朦朧的時期，那就讓他放過不提。宗教，政治，社會制度，各種事情都被人們懷疑起來。自然，自奴隸解放出來的女子深深的被激動了。到了一八六七年，對於男子的自滿來了一個大大的打

聲，便是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在英國議會首先發表給予婦女政治選舉權的提議。他的議案是失敗的，但過了兩年，英國婦女終於接受了少數市政選舉的選舉權。同時瓦爾明省 (State of Wyoming) 獲得了首先給予婦女立法官選舉權這個不朽的光榮。一年以後，英國的強迫教育法案通過了，婦女被允許得選舉學校部的部員，她們自己也得被選。

這些似乎是藐小的成功，然而解放的火焰正在向各方面噴射。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期，許多著名的女子，如福綏特夫人 (Mrs. Hawcutt) 嘉曼凱脫夫人 (Mrs. Chapman-Catt) 愛倫凱女士 (Miss Ellen Key) 萊格洛夫女士 (Miss Selma Lagerlof) 亞當思女士 (Miss Jane Addams) 及其他百餘人等，起頭把絕對的女性均等的要求哄動全世界。這樣，到了一八九三年，柯洛萊侖州 (Colorado) 把選舉權給予婦女。後起者還有新錫蘭、南澳大利亞，許多美國的聯邦州以及其他英國殖民地。古老的歐洲是最後解放的，祇在芬蘭到了一九〇七年，在瑞威到了一九〇八年纔開始把和男子均等的政治

權給予婦女。讀者可以想像，這些成功不是輕易獲得的，婦女們儘繼續着遇到諷刺的文字，報紙的評論，以及音樂院的歌唱，一致吩咐着她們『回家去留心你的孩子。』也有許多做出可笑的事情來的：她們要求合理的衣服，甚至着了男子着的褲子。頸圍，眼鏡，男子式的剪髮——這些通行於一八八〇年間的可笑的事情，很阻止了婦女運動的進步，因為這樣一來，那就着實要費些時間，纔使男子們認知女性中含有愚人的成分是和男性中含有的相等；纔使他們認知把選舉權給予男性的愚夫倒不如把選舉權一起給予女性的愚人來得平均些。

幹出這些幼稚的事情來，也是不足怪的；因為我們記得：在英國直到一八五八年纔有第一回女子新聞的創辦；甚至到了一八六七年，以考察英國教育事業為職責的英國王家委員會，對於考察女子學校方面沒有顧到；因為他們看女子學校是不重要的。在一八四三年，英國雖也立了幾個優良的女子學校，然著名的『却爾登罕』(Cheltenham)却至一八五八年纔創立起來，代替家庭教師的教育。『却爾登罕』的優點便在對於



蟲小技，對於維多利亞時代貧弱的繪畫音樂的抗爭。這是皮爾女士曾經說過的，皮爾女士樹立婦女的規範，後來破壞一切障礙的便是那些婦女的門徒。這有一種緩慢的效果，就是老處女的風氣被破壞了。老處女固然在今日也還存在着，但就是一般而言，稱爲老處女的大概在五十歲左右；三十歲的未婚女子，一般人不過稱之爲未婚女子罷了。

一種理由是這樣：十九世紀的女性的努力，起頭闖進職業界中去。伊里沙白加來忒 (Elizabeth Garrett) 成就一個藥劑師；後來到了一八六九年，瑞克斯勃來克女士 (Miss Jex Blake) 在愛丁堡大學要求醫藥的學位；到那時候纔有了一種婚姻的替代物，却是一種不良的替代物。近代的讀者會得怪難相信這等事，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確然保持着  
一種見解，以爲教導女子習醫藥及手術是不體面的。在兩年間，鬭爭非常利害；醫藥學院拒絕女子聽講；一個開通些的學院，容許女子聽講，却拒絕把女子贏得的獎品給予她們。甚至英國控訴院拒絕從醫藥科出來的女子；英國醫藥會在一八七七年拒絕女子入會。但是努力還是不斷的繼續着，或開會運動，或在報紙上宣傳，而且屢次請求男子們解釋。

那能夠通過攷試的女子爲什麼得不到學位的理由。終於到了一八八八年，沙麗勃夫人 (Mrs. Schartleb) 得到一個醫藥的學位。這些情形在這里敘述的特別詳細，這所以表示出婦女在能得到謀生的途徑以前要怎樣的破除困難呵。

但是讀者不要遽下斷論，以爲黑暗的時代快就過去了。亞美利加的婦女還在大大的競勝，在那里，婦女得到學習醫藥和法律的允許，比歐洲早得許多。凡給予女子的一切權利，都只在大多數普通的人們羞說女子不能放在外邊這句話時候，纔不樂意地給予的。例如：一八八九年，英國的散赫斯德夫人 (Lady Sandhurst) 被選爲倫敦州議員，那落選的男性候選人就向法院控告，散赫斯德夫人卒被斥革。在大學中，情形是一樣的。一八六七年以前，愛丁堡大學不收女生。牛津大學雖然開放女禁，但在歐戰以前，還拒絕女子領受學位。便是到了現在，一九二三年，那因了被攻擊被嘲罵終於許可女子領受學位的劍橋大學，還否認她們在受同樣學位的男子們集會中的選舉權呢。

在歐陸，競爭的情形是彷彿的，却也有些特異的地方。例如在法國，一九〇三年就有

第一個女律師問世，這比英國差不多早上二十年光景。但是直到現在，法國還拒絕婦女的政治選舉權。不但在國家立法機關上是這樣，就是在市鎮會議和教區選舉上也是這樣。在所有拉了民族的國家中，婦女的地位依然低落。英國雖然那樣的曖昧，但在待遇婦女上却一直比他國寬弘些。也許實際上英國並非寬弘，祇是容易引起活動些。但這是關於國民心理學的問題，著者不贅述了。

## 二 男性同盟者

讀者也許會從前面講述的情形，斷定是婦女們向男子們孤寂地競賽社會的和政治的自由。但事實却不全是這樣。因為十九世紀是理想極盛的時代；自由進化，自由思想等等都是當時討論的資料，所以凡是創造這等理想的男子們，對於婦女當然不會執持舊日的沈腐思想的。至少他們的門徒總是被感化的。舉一個例：達爾文雖然自身不曾關心婦女問題，但當他和華來斯（Russel Wallace）共同致力於推翻人類起源的舊觀念

時，他鼓勵辯論，開發思想，有些思想便自然地銜向兩性均等的問題上面去了。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和尼采（Nietzsche）他們是一點沒有昇高婦女地位的願望的，但由於他們的激發人心，便把一部分人趕到寬弘的理想上面去。所以理智的進步也就是婦女的進步。一八〇八年英國禁止奴隸制度及以後繼續的嚴禁，美國內戰後的禁止奴隸制度；一八四八年騷動——這些活動便是那解放一切有生命的東西的大運動的一部分；就是一八二五年禽獸虐待防止會的創設也是和這有關係的。

就特殊的說，在解放婦女上，功績最大者要推約翰穆勒，易卜生，蕭伯納這三個男子了；他們的功績比大多數的男子們和婦女們聯合起來還要大。

約翰穆勒固然不是婦女運動的創始者，但他却是第一個有令譽及權力的人，哲羅的陳述一種判詞，以為婦女是受着男子不公平的虐待的。他的著名的論文婦女的服從（The Subjection of Women）於一八六九年出版的，是晚近參政運動的基礎。他在論文上說：『那支配現存的兩性間社會關係的原則——一性對於他性的法定的從屬——

在本身是錯誤的，而且是人類進步上一個主要的障礙。然而他並非感情的人，覺得他非難婦女的太自暴自棄，他以為婦女們論婦女的作品，大多數祇是專呈男子的阿諛。司退爾夫人的「男子可以蔑視公衆的意見；婦女必須服從他」這一句文字使他詫異了。他反對婦女必須服從男子這觀念；他反對財產傳給丈夫；他敘述妻的地位當作奴隸一般；他忿怒地說明男子管理婦女的孩子，甚至在男子死後，婦女不一定可以做她親生的兒子的保護人。他以為已婚夫婦的法律上的均等，確實是使人類的日常生活成爲道德的培養所的唯一的方法。他熱情地贊成兩性的參政均等；他主張一切公共機關對婦女開放，他這主張是以婦女具有治理瑣碎事務的無比的才能作根據的。總之，穆勒把婦女問題放在純潔的思想的範圍以內。他的作品中心思想是這樣：視婦女爲隸屬是不公平的，而一切不公平的事情便造成惡社會。這理想在讀者們看來，也許十分明白，不值注意；才能的不分性別，在今日我們大多數人看來，是這麼平常的一個理想，至於我們對穆勒的見解視爲平淡無奇了。但今日的平常的意見，在一八六九年究竟還是革新的呢？穆勒

的活動的重要價值可以分兩層說。他把婦女問題放在辯論的基礎上面，他把這問題從情緒的領域中超昇出來，他主張從心和心的比較——不是長頭髮和鬚髻的比較——來判斷。第二，穆勒的活動是實際的。他不但致力於鼓動，還注意於法律上的制定。雖然穆勒不會爲婦女爭得投票權，但他把關於這問題的辯論從會議廳，從雜誌，從小冊子，從這等幽暗的場合，引到全國的政治舞臺上去。他指示這運動是真實的，因此爲這運動求得實際的友侶，而且更有價值的，同時求得實際的攻擊的敵人。他是女權的宣傳者。

穆勒的活動對於亞美利加發生有力的影響，在那里他受着高尚的尊敬，可是他的活動是特殊的，不是一般的。當一八七〇年左右，『黃色新聞紙』還不會有，因此人類缺少一種補助上進的生力軍。『黃色新聞紙』常被誤解爲幼稚的，惡毒的，這是有着重瑣碎的舉節而把高貴的大體忽視了。其實黃色新聞紙具有一種重要的性質：便是『有生氣』。如果在一八七〇年有了一種黃色新聞紙，這就一定和婦女運動固結着，加上許多嘲笑的材料，造成日常的諷刺畫了罷。這樣就把婦女運動向穆勒接觸不着的人們那里宣傳，使

他達於成功。穆勒僅僅把婦女問題向政治家、少數的法律家、教堂，以及看太陽士報的那些高貴的人們宣傳，却不能激動那些造成羣衆意見屬於中等階級的民衆。這些民衆祇能被小說和戲劇所激動。但就大體說，小說是無什麼影響的。少數的幾本小說，如敢爲之女（*The Woman who Did*）和麥綏拉（*Marcella*），固然引起人們的討論，但小說的成爲有意義，乃是一九〇〇年以後纔有的事。而在同時以戲劇的創作著名的則有郝德曼（*Hauptmann*）、蕭伯訥（*Bernard Shaw*）、小仲馬（*Dumas Junior*）、斯德林堡（*Strindberg*），還有最著名的易卜生（*Ibsen*）。

在現在要了解易卜生是困難的。在沒有易卜生以前，劇場上表演男子和婦女，一直依照他們通常的關係；表演出來的人有好的也有壞的，但男子總是把婦女幽禁着，反抗是沒有的。他們祇在婦女領域的境限內表演出她們的高貴和卑劣來。突然間，易卜生提出一種意見，以爲婦女也有和男子相同的權利的。從此婦女不必要求戀愛，要求特殊的權利，祇要求均等的權利就是了。從婦女的觀點看來，大多數的易卜生的戲劇是革命性的。

的。他是第一個在舞臺上非難婚姻，並且表示爲婦女着想，婚姻也許是不滿意的。他創造許多最可反對的柔弱性的丈夫，不老實地把這表示出來。他很狡猾地丟棄了丈夫的舊型式，便是跋扈的，不忠實的，自私的；他却開始創造出愚蠢的丈夫來，所以在海達蓋勃來爾 (Hedda Gabler) 中，他把那丈夫寫作一個看報看得迷惑了的人，接到一件新聞便說『怪哉！』聽到女子會有自殺的勇氣便驚異了。他說『人們不幹這等事的。』在野鴨 (The Wild Duck) 中，那丈夫是一個虛傲的養夫，他每日午後躺在沙發上，對自己假裝出一副正在打算一件偉大的發明的神氣來；他樂意他的眷屬向他諂媚，以爲這是他的高貴的認識。在玩偶的家庭 (The Doll's House) 中，那丈夫是一個奇酷的，自樂的男子，他叫他的妻『小鳥兒』，並且設想他生命中的穢事是不宜入她嫩弱的耳朵的。但是稍一觸怒，他便想起她的壞處來了。易卜生創造他感到優美的婦女，而他對於反對參政方面攻擊的格外起勁，方法就是把男性的柔弱顯示出來。

從我們的見解看來，在易卜生所有的戲劇中，『玩偶的家庭』算是最重要的了。



拉爲着要獲得金錢把患肺癆病的她的丈夫送到外國去，僞造了一件證書。這樣她救了他的生命。後來那證書落到一個奸徒的手中，便被丈夫發見這事實。他立刻把她當作一個罪犯，或者一個惡人；他並不責問她，探查她這麼幹的動機；他不爲她着想，祇爲自己想：他將要怎麼幹，他的地位將要怎樣的受影響，人家將要怎樣的議論他。娜拉見到了她是一直沒有價值的，她一直和一件娛樂品，一個玩具差不多。她的性情改變了，在數分鐘間她老成了許多，對她像孩子一般的身分嫌惡起來。「當我和父親一起在家裏時候，他把對於各樣事情的意見告訴我，而我也同樣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和他不同，我也瞞過不提，爲的是怕他不歡喜。」他叫我是他的玩偶的孩子，他玩弄我正和我常常玩弄我的玩偶一樣。後來我到了你家……這不過我從父親的手中移到你的手中罷了。你隨着自己的心意安排各樣的事情，而我的心意也變成和你一樣——就是不一樣，我也裝作一樣，我究竟不十分明白。」在別一處她說：「我們從不會坐下來推究事情的底細。」於是她明白她必須怎麼幹：「我必須訓練而且教育我自己。你不是幫助我幹這件事的

人。我必須自己來幹。如果我要了解我自己以及在我週圍的一切，我必須獨自去做纔是。」最後她決裂地說：「我現在再不相信第一緊要的是我做了妻子和母親。我相信第一緊要的是，我是一個有理性的人，正和你一樣——無論如何，我總得努力做一個有理性的人。我十分知道，滔滔，大多數的人都說你的意見不錯，而且這一類的意見在書本上到處可以找到，但是我現在再也不相信大多數人和書本上所說的話了。我應該替我自己想些事情，去懂得他們。」這些詞句在一八七九年發生怎樣的影響，是容易想像的。這劇本的下場格外感人。娜拉離別了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們，把門一關就走了。當這關門的聲音響着時，人們彷彿感到婦女已經越過許多世紀了。

三巨子中最後一個便是蕭伯納。就大體而言，他不是女權擁護者，而是社會改造和一般理想擁護者。他趨向婦女解放的主張，是遵循那一條路的。換一方面說，他沒有錯覺，他觀照女子當作頗近猛獸的生物。他觀察兩性的衝突，除却對於雙方戰鬥者發笑之外，是無所偏袒的。而且蕭氏面對種種的事實，正如他觀察種種的事實似的，憐憫心和因襲

觀念一點也沒有。例如，下面這段文字，是從人與超人 (Man and Superman) 的序文裏摘錄出來的，內中反對男子攻擊着而女子屈伏着這一種普通觀念。我們把他考慮一下看：

「女子沒有做主這飾詞是滑稽劇的一部分。爲要克服男子，女子們可不是把圈套機括和陷阱遍布了全世界麼？把立法權交給女子看，不上五年，就要有苛稅加到獨身男子的身上了。就另一方面說，男子把刑罰附加在結婚上，而剝奪女子的財產權，奪取政權，他們手足的自由運用，以及古代的不道德象徵，即在神廟裏隨意脫帽子這權利——剝奪他能够使女子廢棄的一切事情。都是徒然的呵！女子是必須結婚的，因爲沒有女子的分娩，人類一定滅亡了。要是死的冒險與苦痛，危險，說不出的不適沒有阻礙她，奴隸制與包纏的膝蓋是也不會阻礙她的。可是我們還假定着那使女子經歷這一切的危機和苦難的勢力，在少女們是遇到我們的行爲的虛飾就消除了。假定着女子必須一動不動地等着，直至被求愛了爲止。而女子確乎常常一動不動地等着。這就是蜘蛛等着蒼蠅的情形。」

這等著作的價值在於透徹。這樣說來，對於女子，是屏除了感情作用的。人與起人的主人公安恆像排排拉少佐一樣，是猛進着的女子；勃拉司龐甲必丹的談話（*Captain Brassbound's Conversion*）的女主人公是活動能力很富的女子。蕭伯訥的著作上，沒有一個女子是在易卜生派的意義中，典型的反抗性的，然而我們從他一切的劇本裏却發見了賦有力，理性，勇氣的女子們；同易卜生一樣，他攻擊男子以擡高女子，不過他以爲男子較不愚蠢而較惹厭罷了。在女子，蕭伯訥的價值在於一八八五年與一九〇五年間，尤其是德英的年青人們中間，他的作品所喚起的那廣漠的理智的激動。他批評婚姻，醫藥，法律，戀愛，宗教，而這樣地就幫助了女子；他使得女子討論，也就使得女子勇不可當了。

世界自然沒有迅速地驅除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陰霾。從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的社會生活是一番重大的事情，關乎此，有些理想可以從吉森（*George Gissing*）弗來立古克（*Harold Frederic*）和健姆司（*Henry James*）的小說裏得到。狹隘的禮節限制了社會關係；十二個乃至二十個客人的聚餐會，繼之以『飛司德』紙牌戲，限制了娛樂。

那時女子還是做家庭的奴隸在家庭裏和不良的火爐不良的燈光並且和不良的僕役奮鬥。女子逐漸地受了教育了，夫妻之間就發生衝突；女子反抗婚姻上的權威，便嗜好烟草或閉書當作抗議。那時女子大約還避避著隱衷的主題。爲要表示自己的獨立，選着那些主題討論；本來還會覺着震顛的，便決定顛震。到了一八八五年，世界滿是鬭爭，滿是三十年後纔結果的求自由的無情的奮鬥。總之一八八五年的世界比一八六五年更其沈悶；服裝是怕人的，旅館快要使俱樂部消滅了，而還沒有代替牠。在倫敦和紐約，宗教是被詰問的了，而論理學還未修正。在先鋒俱樂部，尤其在考特耳夫人(Mrs. Child)那上等的臥室裏，奮鬥暗暗地發生了。考特耳夫人在那臥室裏責罵她的丈夫，是不很明白爲了什麼犯罪的。她其實是因爲他娶了自己而罵他，雖然她如果一向不結婚，却要很苦惱的。

然而時間走得很快；在一八九〇年，西歐的社會生活爲藝術所鼓舞，變得激動了。那一時期差不多恰可比之於一九一〇年，左右在美國起頭而現在已經產生了革命的戲劇小說的偉大的理智活動。歐洲正在發皇青年氣象，從青年氣象裏發生思想也得梳理

這一個強烈的要求。法國寫實主義的思潮是從莫泊桑 (De Maupassant) 和左拉 (Zola) 擴張的。不久特來富司事件 (Dreyfus Case) 震動全世界，使將領們的命令和教士們的裁判也有可疑。這是煇赫的理智活動的時期，當這時期，說出『自由戀愛』 (Free love) 或『社會主義』 (Socialism) 這些言詞來而不至爲人類社會所屏棄終於是可能的事了。

### 三 戰國派

說起來是悲壯的一件事，便是在三十年間以暴動獲得的竟勝過在一百年間以理性獲得的；易卜生，約翰穆勒，赫克爾 (Haeckel) 以及達爾文等所爲婦女効力的還不及第一個焚燒信筒的蘭格舍 (Lancashire) 的廠工來得多。所以婦女的參政權不是由理性得來的。戰國派 (Militancy) 最早起事是在一九〇五年，那時沒有一個歐洲的國家允許婦女有投票權，幾乎沒有一個人了解參政是什麼意思。但不到幾年，挪威，芬蘭，英吉利，亞美利加都降服於婦女之前：這是悲壯的。男子們起先拒絕了爭辯，現在却被喧嘩與嘈雜

征服了。

這是英國婦女的光榮，因為破壞男性的束縛的是她們。在一九〇五年，以班霍斯德夫人 (Mrs. Pankhurst) 爲領袖的『婦女社會政治同盟』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的兩個會員在一個政治會議中起來質問一個自由黨演說者，問他可曾預備提出關於給予婦女參政權的議案，他回答了些不負責任的話，事情便完了。於是，使英國人驚異的事情起來了：在每一個政治會席上，總有婦女出現，而且每一次會議，她們提出同一的質問來。她們起先是被嘲笑的。她們便施行妨害會議的手段。質問不提出了，祇叫喊着『婦女投票權』 (Votes for women) 使會議受阻撓。一九〇六年，一羣婦女衝進衆議院去，被逮捕了去。在十二月中間，舉行兩回的襲擊。大羣的示威運動和襲擊衆議院，被武裝的警察捉去了大批的人。她們爲着要謁見首相，自竊於首相的房子的欄杆旁，單調的叫喊着。她們又環立在議會週圍，日夜站在那里，對着每一個議員責罵似地注視着。

她們的運動引起了對方的用武，逐出會場，侮辱，攻擊。政府一味地逮捕，而結果却使參政權運動者金錢充足，更使無論十五歲的女兒，有了半打兒童的結婚婦女，以及年紀很大的老婦人，都加入了她們的運動。

英國的政府被擾亂了，但他還不承認她們是有能力的。一班參政運動者感到平常的抗辯無用，便進一步採用激烈的運動。焚燬幾個禮拜堂，把煤膠灌入信筒，打破倫敦街市中整千的玻璃窗；一個勇敢的名叫台維孫 (Emily Davison) 的女子在德爾培跑馬日 (Derby Day) 衝進跑馬場，阻止了在競跑的一匹馬。她便被殺死；這事震驚了英國，比威斯敏斯特寺院 (Westminster alley) 的焚燬更利害。有一個人的批評是有歷史價值的：『她也許傷了那匹馬呢。』政府到此不知道怎樣懲罰纔好，因為絕食同盟 (The hunger strike) 起來了。警察能够把婦女捉了去，而她們能夠絕食，政府知道如果讓她們餓死必定要引起全國的共憤，於是用管子插進鼻孔強迫她們進食。於是激動了羣衆的心，婦女參政便成爲非常事件。沒有一件事，婦女不會幹，不會忍受。強迫進食的苦痛，葛雷女士



(Grey) 的自殺，把婦女的熱情昇到沸點，使她們蜂擁前進，求爲真理而死。英國政府不知道怎樣屈服纔好，他不願意被暴動屈服，正如亞美利加政府不願慮華盛頓的騷動一樣。此等政府的虛偽的傲氣，却被大戰加以救濟，因爲大戰激起了別一個暴動，一般參政運動者因此宣言，爲阻止戰爭起見，她們應當不幹。

但是，奇怪的很，解放她們的却還是戰爭。二百萬以上年齡在二十與四十歲間的歐美男子的從戎，使工業制度的秩序大亂，於是祇好把婦女加入各方面的工作。在英國，大約有四十萬的婦女從事意料不到的職業，如鍊鋼，採礦，拖郵車，馱貨等等；她們更加入銀行界去，這是素來被男子占有着，視爲如寺院一般的神聖的。於是大家說：婦女是光榮的。許多的看護婦被殺了，這種辯論縱然懸斷，從他們的血裏却發生政治平等的種子了。看護婦凱微耳 (Nurse Cavell) 的鎗擊，使女子的權力擴大起來，彷彿世間初知女界中也有英雄似的。於是政府降服於婦女的光榮之前，這光榮是他們在四年以內纔發見的，以前的六十年證實是不適當的了。大戰停止還不上六星期，英國的婦女便被解放；隨着，美國

的婦女不久也被解放了。

#### 四 現在與將來

對於婦女地位的謬見，在今日是容易瞞過的。把今日的婦女地位和五十年前在倫敦或波士頓的婦女地位比較起來，我們當然發見大大的進步。在美國，英國，法國，挪威，丹麥，荷蘭，瑞士及俄國，婦女幾乎和男子平等了。在此等國家的制度上有着差異的處所，如在有些國家婦女還不會得到政治權，而在有些國家則她們不能盡職。就大體說，在美洲及歐洲的大部分，婦女在政治上多少有大部分的地位；她從事法律，醫藥，會計，建築等事務；她進入普通範圍的商業中；她也占有幾種重要的位置。但是我們還須顧到，就婦女的觀點而言，世界的大部分仍在黑暗的狀態中。在號稱文明國的法國，婦女沒有選舉權；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匈加利，全部巴爾幹，全部亞洲，大部分非洲，全部南美洲，大部分中美洲，婦女仍然居在次等的地位。不但她們的選舉權被剝奪，便是結婚與離婚

法律也不利於她們；她們在職業上的地位也被限制，而且常常是卑下的。從世界的全體看來，我們可以說，在六個女子中祇有一個得到我們所知道的中庸程度的自由。

而且，就是在婦女已經得到自由的那些國家，我們也懷疑她們的自由是否完全。婦女在大戰時贏得的許多地盤，現在又失却了。她們獲得的位置，到了兵士回來時，多數給他們取去，這還算是正當的；就是已死的兵士的位置，也仍然給與男子而不給與女子的。因此產生了一大羣的失業婦女。競爭的結果，她們的工資減低了。現在，如果不是爲了婦女的生活標準較低，她們的謀生便比男子困難。這固然不容否認，便是婦女仍然占有許多重要的位置。例如美國有做副總辯士的婦女，又有幾個做州辯護士的婦女；美洲有幾個女法官；英國有做全國健康副委員的婦女；許多婦女在商業上占有厚酬的位置。但是這些情形不能把一件事實瞞過我們，便是：如果我們一考量無論在職業上，商業上，或在公共事業上的每一階級，我們便發見每二十七個男子還得不到一個女子的比例。因此讀者可以想到，爲祇求和男子平等——不求高於男子——起見，婦女還須表示怎樣非

常的能力。這實在是一句公平話，便是婦女並不一般地顯示這個能力，她們還在忍受着壓迫，壓迫她們的屈從。所以，婦女的將來，依靠反抗還不及依靠實際訓練——使女性和她們期求着的地位相適合——那麼多哩。

關於這一點，西歐正在進行，而在美洲，則女子教育的發達已經達到非常的程度。例如，據最近的報告，在大學和中學中，有二十二萬四千名男學生，十五萬二千名女學生，這是可驚的情況，自然有他的效果。婦女這樣的受着教育，自然逐漸逐漸的受到世界被強迫地給予的權力。這希望，在美洲比在歐洲的大，因為幼稚的美洲在婦女教育上是比較的老成了。當一八五二年，那時英國還在拒絕女子入大學，而在美國已經有了兩個女子同門會（Society 畢業生的團體）而且美洲婦女的狀況一天一天的活潑起來，一天天的重要起來。當一九二三年初，美國有八百五十萬女職工，在全美洲不僱傭婦女的職業祇有三十三門。到現在，美洲有九千名以上的女醫士和牙醫，一千七百名以上的女律師，約一千八百名的女牧師。

更使我們滿意地見到的，是婦女健康上的大大的進步，大多數她們素有的惡疾，如傷風、齒痛，及種種特殊的疾病，都是因為她們被擯於競技而起的。四十年以前，婦女沒有打球或籃球之類的遊戲；當自由車通行的時候，如果有女子試用他，便被看作猥褻。美國女子起頭加入競技，還不到三十年；法國女子祇有二十五年。

婦女的從事競技是一種革命的標記，是她們要求均等的戶外的努力，正如她們心中的努力一樣。我們不僅在歐洲的黑暗部分，而且在土耳其與印度的閹閹中，找到這種革命的痕迹。當中國帝制滅亡時，婦女第一件事是放足。再沒有比這更象徵的了。土耳其的婦女仍然被禁於閹閹中，但她們還讀着書。她們真可憐，近代關於自由和思想的運動一點不得參預，猶如學會了戲法的猴子還是被束縛着。洛蒂氏 (Pierre Loti) 在他的小說，"Les Desenchantées" 把這情形完全敘述了。但革命是有的；土耳其婦女要求釋放；日本婦女加入社會主義者的團體。婦女的將來，是革命的將來，是勝利的將來。

婦女將來的情形，須視一般的社會組織如何而定，在這本冊子裏是不能冒昧地陳

說的。但是我們可以盼望，在以後的百年中，世界將要比現在更整齊更有秩序；我們可以盼望，以後的教育將要比現在的更優越。我們不應該設想，婦女將要失却她們現在已經掙得的地位；我們也不應該設想，她們將要站在和男子絕對平等的地位。實在，這似乎不會有的。我們所能預期的，祇是婦女機會的大大的擴張；她們將來會在議會中占領許多位置，也許在內閣中占領位置。這些我們現在不能知道；我們知道的祇是那進步是非常緩慢的，因為數萬年傳襲下來的男子對於婦女的偏見，不能在一百年間掃除乾淨。我們可以盼望，婚姻的束縛將要比較的寬鬆，國家將要逐漸逐漸的替代家庭做管育兒童的事務。這些我們現在不能知道；我們知道的祇是神權在現在不像在從前一般的堅強，將來還要逐漸薄弱。我們可以期待的，是公共關係的政治的團結，和私人關係的社會的解放。聰明的觀察者所見到的，就是如此而已。但是有一件事却是著者深信不疑的：中國婦女把幾百年來束縛在她們腳上的布條拿掉這一幅圖畫的印象湧上他的心頭來了。在今日的婦女的腳上是有許多束縛着的布條的；當婦女追逐着陌生的路徑走入將來的

時候雖然她們因為這樣的受着束縛所以很紆緩地奔走，但在以後的時代總不會再有膽量或願望把新的布條加到婦女腳上來：這是著者深信不疑的。





## 跋

這本女人的故事，原名"The Story of Woman"，是英國人喬治先生(W. I. George)所著，曾連載一九二四年的兩週評論(The Fortnightly Review)上。那時我任婦女雜誌的編輯，請我的朋友胡伯戀兄逐期譯出，在該誌上發表。不久我與婦女雜誌脫離了，伯戀兄也接着辭職。他因為忙於別的事務，終於沒有把這篇譯完，一直擱置着不費動筆。現在經我再三的敦促，纔抽出他職務的餘暇，努力譯成，再把從前已經發表的集合起來，經一度的修正，作為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的一編而出版。

在本書中，著者喬治先生的計畫，打算從最初回憶的「猿」以至居里夫人之間的連續着的過程，指示那女子的智能和地位。他用了廣博的材料，經濟的手腕，文學的筆致，

描寫各個時代的女子的狀態。雖然他所依據的史料多偏於西方，於我們亞洲方面的事  
情很少說及；但使我們讀了，可以知道婦女思想進步的痕跡，他的原因和他的結果，各個  
時代裏面許多先覺的男子和女子對於這運動的努力。這些，對於我國研究婦女問題，尤  
其是從事婦女運動的男子和女子們都很有益處的。

我們知道一個時代或一個國土的女子地位的高低，是那時代或那國土的文化程  
度高低的反映。我們不能從十五世紀發見一個居里夫人，正和我們不能從今日的倫敦  
或巴黎發見一件女子因翦去長髮而被殺頭的事實一樣。所以我們看了目前中國女子  
所受的待遇，如婢妾制的存在，強制結婚的流行，財產權的不確立，女子教育的不發達和  
低程度等等，便可看出中國社會的文野比較西方諸國怎樣。文化的進展，一方面是由於  
環境的轉變，一方面也由於思想的革新。各個時代各個國土的社會的發達，都是逐漸逐  
漸的，都是靠了人們的努力而一步一步地獲得成功的。歷史的事實這樣昭示着我們。近  
來我國婦女運動者中，相信社會有突變的進化的可能，用極小的勞力可以取得極大的

收穫的，頗不在少數。我希望他們能够把這本書從頭至尾的細看一遍，認識歐美的女權運動所以能够開出這樣燦爛的花架，是他們用了多少薈種，耕耘，施肥的辛苦所換來的。

我們對於中國婦女的前途並不悲觀。正如本書的著者所樂觀那樣：『婦女的將來，是革命的將來，勝利的將來。』但我們却相信：革命並不是一時可以成功的，勝利也不是安坐可以得到的。『進步是非常緩慢的，因為數萬年傳襲下來的男子對於女子的偏見，不能在一百年間掃除乾淨。』這是著者告訴我們的話，我們應該相信的。

著者舉中國婦女的放足，為婦女解放的最好的象徵。這是的確的。在中國有許多的新女子，她們都已經放足了！但是此等放足的女子，在中國究竟占到幾分之幾呢？恐怕著者不會知道罷！還有，放足的女子雖然已經從腳下撕去了又臭又長的一條粗布，但同時，她們却自己弄到一塊香豔細軟的布片束在她們自己的胸前！她們固然不必再扶着婢孃的肩頭走路了，但她們却不能自由地呼吸空氣，走起路來便覺得氣喘，這又是象徵着什麼呢？恐怕著者也不會知道罷！著者在本書的結尾說：『在今日的婦女的腳上是有那

多束縛着的布條的，當婦女追逐着陌生的路徑走入將來的時候，雖然她們因為這樣的受着束縛，所以很紆緩地奔走，但在以後的時代總不會再有膽量或願望把新的布條加到婦女腳上來。這是著者深信不疑的。」我敢在這後面再替中國的婦女附加一句：「倘使以後的婦女自己不願意把布條束縛自己身體的任何部分，別人縱然有這樣的膽量和願望，也決不能加上去。這也是我所深信不疑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校畢附記。

章錫琛。





一九二七年一月付印  
一九二七年四月出版  
一九二八年七月再版

不許  
翻印

發行所

上海

開明書店

著者 英國喬治  
譯者 胡學懃  
發行者 開明書店

改正實價大洋八角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實價大洋六角

50

—